《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》

虎爺

柳殘陽

第二冊

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

武虎爺

第二冊／柳殘陽著

合成書局總經銷

武虎爺

合成系列

合成書局 總經銷

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

題字／集古名家書帖

柳殘陽

小說專輯77

《第二冊》

武帝

第二冊

柳亞子 著

此話一出，八爺心裏突然激起了一片震盪，他沒想到疤七叔在這節骨眼上居然說出這樣一番話，他如今血債揹負一身，那敢再增加疤七叔的負擔，由七叔嘴裡，他已預感到有一番重任又要降臨到他的身上——

八爺急聲道：

「七叔，神龍旅是您一手所創，捨你而外，無人能擔當重任，劍兄弟，陸兄弟更是最好的人選，而我………」

疤七叔瞪眼，道：

「連我說的話你都不聽了！」

八爺一震，道：

「不，晚輩不敢。」

疤七叔長吸口氣道：

「那好，從現在起神龍旅的當家的就交給你，神龍旅所有兄弟由你指揮，我們的大本營三百多名兄弟雖然散佈在江湖各個角落，但，只要神龍令一下，雖天涯海角，也會如時趕來……

……」

這副重擔居然交給了八爺，八爺當場楞在當地，他是接也不行，不接也不行，看看劍虹和

柳殘陽小說專輯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　　柳殘陽　著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修羅七絕	二	360
					2	幻劍霜刃	一	180
					3	雨之魄	三	540
					4	邪神門徒	三	540
					5	如來八法	二	360
					6	星魂	二	360
					7	血斧	二	360
					8	竹與劍	二	360
					9	大龍頭	三	540
					10	劫後恩仇	二	360
					11	金鵬盟	一	180
					12	渴魔誌	三	540
					13	渡心指	三	540
					14	霜月刀	三	540
					15	大煞手	三	540
					16	神手無相	三	600
					18	梟中雄	三	600
					19	梟霸	三	600
					20	拂曉刺殺	二	320
					21	十方瘟神	二	320
					22	剪翼	一	160
					23	傲爺刀	三	320
					24	傷情箭	一	160
					25	銀牛角	三	540
					26	千手劍	三	540
					27	七海飛龍記	三	540
					28	五嶽風雲	三	480
					29	斷刃	二	360
					30	天山劍寒錄	三	480
					31	血煙劫	三	540
					32	天魁星	二	320
					33	鐵血俠情傳	三	480
					34	鷹揚天下	二	320
					35	煞威棒	一	160
					36	山君	一	160
					37	源血伏龍	一	160
					38	火符	二	320
					39	鳳凰羅漢坐山虎	二	320
					40	烈日孤鷹	三	480
					41	鐵腳媳婦	二	320
					42	渡江刀翠	二	320
					43	血刀江湖載酒行	一	160
					44	天寶誌異	四	620
					45	俠盜來如風	二	3[illegible]0
					46	血魂山之晉	三	47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　　柳殘陽　著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47	閻王梭	三	480
					48	血魄忠魂困蛟龍	三	510
					49	忠義江湖	三	510
					50	青龍在天	三	480
					51	生死鎚	三	480
					52	怒劍狂火	三	480
					53	鐵面俠心	三	480
					54	牧虎三山	三	480
					55	金家樓	三	480
					56	龍魔掌	三	480
					57	眨眼劍	三	480
					58.59	邪神外傳	六	960
					60	獨傘劫	三	480
					61	追魂帖	三	480
					62	屠龍手	三	480
					63	索命鞭	三	480
					64	洪門傳奇	三	480
					65	魔簫	三	480
					66	鐵劍丹心	[illegible]	480
					67	大雪滿弓刀	三	480
					68	千魔之仇	三	480
					69	江湖之狼	三	480
					70	關山.萬里.飄客	三	480
					71	殺伏	三	480
					72	麟角雄風	三	480
					73	巨靈出陣	三	540
						李壽民著		
					1	長眉真人傳	二	320
					2	金頂披神誌	三	480
					3	龍[illegible]幻異錄	三	480
					4	巴蜀俠蹤	三	480
					5	嘉陵風雲傳	三	480
					6	續嘉陵風雲傳	三	480
					7	大江千濤記	三	480
					8	續大江千濤記	三	480
					9	峨嵋七矮	二	320
					10	青城俠隱錄	三	480
					11	苗疆異女奇幻傳	三	480
					12	虎狼俠道	三	490
					13	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					14	續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
陸剛，劍虹伸手握住八爺的手，道：

「八爺，七叔這樣交待，你就別推辭了，兄弟們打心眼裏服氣，由你帶兄弟，神龍旅會更精誠團結，畢竟七叔年紀大了……」

說的有理，有劍虹一句話，神龍旅的弟兄應該不會有異議，不過，八爺總覺得來的太突然，心裏難適應，但，他知道自己再推辭就太小家子氣了。

八爺苦笑道：

「劍兄和陸兄也是適當人選！」

陸剛大聲道：

「不，動手過招，我和劍兄弟也許管用，說到帶人，我們就不行了，六合兄弟在道上的名氣挺响的，八爺秉持過去的經驗，一定能使神龍旅發揚光大……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各位既然那麼看得起在下，我……」

疤七叔呵呵地道：

「行了，咱們立開香堂！」

這是組合的規矩，道上的行情，要昭告天下兄弟。

五龍山是神龍旅的開山祖地。

香堂就設在這裡。

一條五彩繽紛的彩龍橫掛在五龍山那座小木屋正堂，在這裡供奉著劉、關、張三神像，雖供設簡單，但莊嚴肅默。

入夜。

五龍山在燈火中點亮了山頭，彷如神光段的籠罩著一片氫氳，神龍旅的大旗插在山道上隨風而揚，請出了祖師位，三柱信香告天地，疤七叔肅默的撚上香頭，在祖師爺的神位上點上三柱信香後，神龍旅弟子分兩排，人人手中捧香魚貫進入香堂。

香頭插香爐，冷劍橫桌上。

八爺披紅袍，兄弟立兩旁。

只聽疤七叔含指捏掌，道：

「龍行九天傳義氣。」

兩旁的兄弟立刻接著喝道：

「義字傳世水有源。」

疤七叔沉聲道：

「祭血！」

冷劍從旁邊霍地閃了出來，在一聲雞叫聲中，一隻紅冠公雞被奶了出來，顫閃的冷劍一過，一隻雞頭已飛向半空，點點血雨隨著墜落的雞顫中向空中洒落，兩旁的兄弟俱同時晃身用掌去沾洒落的鮮血，然後將手上的雞血抹在八爺身上那件紅袍上。

緊接著兄弟們同時半跪著大叫道

「大哥。」

兄弟大哥就這樣落在八爺身上，疤七叔手裏突然多了一隻金光閃閃的龍令，他高高舉在半空，道：

「小八，神龍令傳給你了。」

八爺連忙在祖師神位前跪地磕頭，雙手去接神龍令，休小看這枚小小的神龍令，在神龍旅眼裏具有無上威嚴，一令之下，威震八方，疤七叔能將這枚神龍旅的命符交給八爺，可見對他是何等的重視了。

突然——

夜空裡响起一聲暴吼，道：

「慢著！」

這些暴吼驀從半山裏响起，所有在香堂裏的兄弟俱是一楞，道上規矩，組合隱私，在江湖上最忌有人偷窺，更不容許有人搗亂，剎那間，個個兄弟手握劍柄，隨時都有一場血雨。

隨著吼聲，八九道黑衣人已如風的闖了進來，當頭的是個滿臉虬髯的中年漢子，他一進來，立刻拈了三柱香，先在祖師爺神位上上香，然後大聲道：

「七叔，屬下顧斌先見過覇子……」

疤七叔的眉頭略略一皺，道：

「老顧，神龍旅五龍山開香堂是按咱們組合規定的程序行事，你不先稟告，在這裡大吼大叫，無視祖師爺神位，也未將我這個把子放在眼裏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顧斌大聲道：

「啓稟七叔，組合要重立新覇子，當以組合兄弟爲第一優先，而這位八爺與咱們神龍旅八竿子打不到一邊，他不過是個六合的小頭兒，居然一躍爲神龍旅的總覇子，七叔，兄弟們不服……」

疤七叔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以你看誰才是適合人選……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我和小杜都有資格！」

夜煞小杜—江湖的狠角色，黑白道的頭痛人物，誰也不知道聞名天下的小杜居然也是神龍旅的兄弟，顧斌也是道上的狠厲人物，江湖上有寧遇小杜不惹老顧的傳言，小杜狠，但講理，老顧毒也不講理，八爺和這兩大高手素陌平生，却久聞其名，他想不到名傳天下的兩大高手俱是神龍旅的兄弟。

疤七叔仰首望天，道：

「小杜來了麼？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應該來了，神龍旅發生了這等大事，我們這些小兄弟那會不盡速趕來，七叔，你耐心點吧。」

疤七叔沉思片刻，道：

「來了也好，你們早已不把我這個覇子放在眼裏了，借今晚開香堂之際，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……」

劍虹和陸剛此刻雙雙將顧斌請到一邊，八爺想不到神龍旅內部地有了裂痕，以七叔在道上的輩份，居然尚有不能信服之人，他嘆口氣道：

「七叔，我是個外人……」

疤七叔一擺手道：

「別說話，我眼睛雖瞎了，認人決不會錯，神龍旅還是我當家，誰有意見盡可冲著我來……」

顧斌訝異的道：

「七叔，你眼瞎了……」

彷彿很出於他的意料，他居然不知道疤七叔的眼睛了，他惑然的明白七叔爲何要八爺來取代他的位置了，心裏頓時產生許多不同的意念——

七叔瞪眼道：

「眼瞎了，人不中用了，你可以不聽話了。」

顧斌揚頭大笑道：

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江湖代有新人出，七叔畢竟已老了，也該享享清福了，我不反對從立新人，但，這個人一定要有組合裏選出！」

七叔冷冷地道：

「這要由我決定！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七叔，我們尊重你是我們的頭，現在道上光憑長者已壓不住人，還要有眞才實學，兄弟在神龍旅也是賣過命，立過功勞，怎麼說，也輪不到外人……」

七叔怒叱道：

「住嘴！」

七叔輕易不動怒，顧斌這番話却讓他生了大氣。

驀地——

一聲長笑劃過半空，哈哈大笑道：

「老顧，你好胆子，居然惹老頭子生氣了……」

這是小杜的聲音，神龍旅的兄弟都知道小杜這獨特的話音，小杜狠、講理、人也乾脆，兄弟間對這個人大多存有好感。

話聲一落，小杜已站在了大堂中間，這眞是條漢子，昂首獨立，且鶴立雞群的別有一番神威，他環目一掃，目梢子已瞥在八爺身上，呵呵地道：

「這位便是八爺了！」

八爺拱手道：

「我也久仰杜兄大名……」

小杜淡淡一笑道：

「七叔一向很推崇你，私底下常常誇獎你，六合兄弟也曾風光過，如果八爺能來神龍旅還眞是適當人選！」

顧斌聞言大叫道：

「小杜，你同意了。」

小杜點頭道：

「七叔是我們的把子，他這樣做一定有道理，我不反對誰來當我們的把子，只要能大家心服口服……」

疤七叔冷冷地道：

「小杜，我要八爺！」

小杜點頭道：

「行，只要八爺露兩手給兄弟瞧瞧……」

這是合理的要求，八爺是眞人就該露露相，也讓兄弟們瞧瞧眞功夫，但，一個霸子並不是光靠功夫贏取別人的尊敬，還要有相當的氣度與能力，八爺懂小杜的意思，他只是略略一笑道

「杜兄是在考我了。」

小杜哈哈地道：

「八爺只怕不下場子是不能讓兄弟們心服了。」

八爺搖搖頭道：

「我不是來和各位爭名爭勢的，我只是敬重七叔這一番心意，老實說，兄弟現在是仇債一身，光毛三那筆血債就算不清了，我不想將我個人恩怨帶給兄弟們麻煩，如果各位覺得和兄弟合不來，兄弟立刻就走……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果然識時務，不愧是位俊傑！」

八爺淡淡瞄了顧斌一眼，拱手道：

「七叔，我還是走了吧，一個組合最重要的是人和，神龍旅正是日正當中，需要和睦相共，不要因爲我個人毀了七叔辛辛苦苦創立起來的基業。」

七叔沉思道：

「小八，退縮和迴避決不是大丈夫行徑，有人喜歡你，有人却決對的歡迎你，不管你承接不承接神龍旅的覇子，你還是要露幾手，讓他們知道七叔選人是有道理的，決不是因爲和你爹的交情而選了你……」

八爺一震，道：

「好，七叔，我聽你的！」

七叔冷冷地道：

「有誰和小八過幾手？」

小杜斜身道：

「我！」

顧斌一步踏出，道：

「還是由我來吧，因爲我的意見最多，如果我光說不練，只怕八爺以爲姓顧的是個耍嘴皮子的人！」

兩人這一搶，幾乎是同時站立在八爺的左右。

八爺淡淡一笑道：

「二位請同時上！」

小杜狠，顧斌毒，僅僅憑著這塊招牌已能使江湖脚踩四海顫了，如今八爺口出狂言，居然

要以一對二，如果他不是腦子有問題，就是瘋了。

七叔也是一震，道：

「小八！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咱們都是自己人，玩幾招，點到爲止，即使我毀了，也不過是哈哈一笑，七叔，放心，不會有事的！」

顧斌狠聲道：

「八爺，這可是你說的，別說我們以多勝少，你能這般誇下海口，想必有幾分把握，小杜，咱們就領教領教八爺的高招吧。」

小杜猶疑的道：

「這樣不太好吧。」

顧斌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人家挑明了咱們兄弟，那是根本沒將咱們放在眼裏，小杜，如果咱們不爭這口氣，別人還會笑咱們是一群窩囊廢呢！」

這話絕，是有意煽起小杜的怒火，小杜是個性烈的漢子，經不起太多的話嚥，手邊的劍一閃，道：

「好，那我們就來領教一下吧。」

小杜的劍厲，顧斌的劍辣，八爺的劍穩，三大高手三種不同的劍式，運用在三個不同人的手裏，威凌的攻勢直將香堂中的燭光香影揮洒的目眩神搖，片片冷光吹起了每人的衣角，疤七叔雖然雙目已瞎，他的聽覺却敏銳而靈幻，八爺的每一劍式他都瞭如指掌。而暗中讚許。

小杜揮劍如風，臉色愈來愈凝重，以他的劍，他的殺法，道上朋友能接下的人不多，而八爺不但能化解他凌厲的攻勢，而將顧斌的劍逼的連近身的機會都沒有。

突然——

八爺的劍在空中連點點點，細碎的劍光如流爍的玻璃光暈，逼得小杜和顧斌的眼睛睜不開來，就在兩人眼睛一眨的剎那，八爺的劍已收了回去，含笑的望著小杜和顧斌，小杜額頭已有汗漬，笑道：

「果然好劍法。」

顧斌大聲道：

「還沒分出勝負，小杜，再上。」

小杜苦笑道：

「還比什麼？咱們確實不如人……」

小杜的一綹髮絲從頭頂上緩緩散落下來，那是人家手下留情，如果眞要砍上，小杜的腦袋早搬家了。

顧斌一呆道：

「小杜，你……」

他才詫異的想叫出來，陡然覺得有股冷風從大胸處透進來，尙在驚疑間，低頭看見胸前衣衫已裂開了一道裂口，他吓得一顫，道：

「這！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咱們還是好兄弟，剛才……」

顧斌那張臉突然變成豬肝色了，他不信八爺能在瞬息間劃下這一劍，他怒笑道：

「好，八爺，有你的！」

手裏的劍突然一個急速的顫閃，快速凌厲的向八爺挑去，這變化來的快更來的疾，殊出任何人意料，小杜大叫道：

「老顧，你瘋了。」

老顧吼道：

「我是瘋了，憑什麼來當咱們的把子！」

八爺神情一冷，道：

「你過份了！」

在猝不及防下，八爺應變的能力夠快了，急速的一掌切下，硬將顧斌那抽冷子的一劍給拘斜了，而八爺也不客氣的一脚踹在顧斌的胸口上，哇地一聲，顧斌已張口吐出一口鮮血。

七叔暴喝道：

「住手。」

顧斌挨了一脚，氣血翻湧，剛才若不是八爺還算留情，那一脚足可要了他的命，他喘聲叫道：

「七叔，我……」

疤七叔寒著一張臉，道：

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咱們說好是點到爲止，較量技藝是互相切磋，而你，人家頭一回已留了情，也夠給你面子了，而你却偷偷下手，這行徑犯了咱們組合的規矩，依家法，我必須廢了你的武功……」

顧斌大震道：

「七叔！」

八爺連忙道：

「七叔，算了。」

疤七叔是位有名嚴峻的人，他執法如山，才使神龍旅創下了日隆的名聲，對自己屬下要求苛嚴，行事恩威分明，神龍旅兄弟人人畏他敬他也愛他，他回首道：

「不行，小八，這種行爲惡劣，如果那一劍穿了你，這後果連我老頭子也擔負不了，該賞的賞，罰也要罰，他咎由自取，那是怨不得人！」

他鐵令如山，言出法隨，任何人也阻擋不了，小杜、劍虹、陸剛是他最疼愛的人，但，此刻他們却也幫不上忙，因爲老顧確實惱歹了老先生。

顧斌還算條漢子，大聲道：

「好，七叔，我犯了規，壞了組合的名聲，自該接受組合的制裁，你老下手吧，我願意廢了武功！」

說著人已跪在疤七叔的面前。

疤七叔大笑道：

「好，神龍旅的人還都像條漢子，顧斌，我們雖是兄弟般的感情，我不能執法不公，否則兄弟們何以服義，劉老四當年犯了規，也是這樣死的，你認了吧。」

他突然說出劉老四，所有神龍旅的兄弟全都一沉，當年他們初創神龍旅的時候，劉老四給金娘子栽上淫賊之名，害得劉老四慘死疤七叔的掌下，這些情景在各人腦中記憶猶新，怎不令全體兄弟心裏一酸，劉老四之死是神龍旅的奇恥大辱，兄弟們背上雖然不說，心裏多少還在嘀咕這件事，神龍旅可不願讓人冠上淫賊之名字，今夜，疤七叔突然提起了劉老四，可見這位老把子心裏始終耿耿於懷，他也沒忘了這件慘痛的教訓！

小杜咬牙道：

「七叔，老四死的怨！」

疤七叔嘿了一聲道：

「不錯，老四是死的寃，但，老顧寃麼？當著兄弟的面，他偷襲小八，這件事不寃他吧……」

顧斌咬牙道：

「七叔，動手吧。」

只見疤七叔眼裏浮動出一股晶瑩的淚水，他雖然鐵令如山，嚴明有律，畢竟和這批老兄弟

共生死，同患難，他的右掌緩緩舉了起來！

小杜忍不住的道：

「七叔！」

七叔的手決不會因小杜的求情而稍有鬆輭，他知道自己是在執法，不能稍有偏差，暗中勁力十足，朝著顧斌一掌劈下。

這一掌威勁迸發，一股力道如山洪暴濤般的向他的手下硬壓下去。

顧斌雙目一垂，他知道自己就鐵鑄的金鋼，也無法擋得住七叔這致命的掌法。

驀地裏——

八爺的身子如疾起的幽靈，快速而迅捷的撲了出去，就在疤七叔的掌勁落下的剎那，他硬挺了這巨錘般的一掌，七叔雙目甫瞎不久，雖有敏銳的聽覺，但，却不知是何人衝出來，一掌落下，哇然聲中，他的手有若擊在鐵板上，只聽有人悶哼一聲，人已摔出去了！

七叔震聲道：

「誰？」

八爺接下那致命的一掌後，嘴角上含滿了絲絲血漬，顧斌訝異的睜開雙目，看見八爺爲自己挨掌，也看見八爺口吐鮮血，他顫聲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八爺苦笑道：

「七叔，這一掌算麼？」

疤七叔一呆道：

「小八，是你，是你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這一掌能要人命，如果你挺不過，而爲此喪命，我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爹！」

八爺苦澀的道：

「七叔，托天之幸，小八挺過來了，顧兄弟的懲罰應該以這一掌爲準，神龍旅是個條理分明的組合，七叔，你點個頭，顧兄弟就脫過一刼！」

顧斌激動的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他是個強傲而不服輸的人，但，今天武功輸了八爺，氣度更輸了八爺，他眞的五體投地的認了，叫了一聲八爺，眼裏已滲出了淚水，咚地一聲，人已跪在八爺的面前，拉著八爺的衣角，道：

「八爺，八爺，這條命是你賜的，從今以後，顧斌願爲牛爲馬，永遠追隨著你，即使你打

我罵我踹我，我顧斌決不皺半個眉頭！」

八爺急忙拉起顧斌，道：

「顧兄弟別這樣，咱們是不打不相識！」

小杜立刻道：

「八爺，請受兄弟們一拜！」

他這話一出，全場兄弟突然半跪了下去，這是他們神龍旅謁見覇子的大禮，新舊覇子交接的大禮，七叔眼裏淌著淚水，道：

「還有誰有意見！」

劍虹已將神龍令托在手掌上，道：

「請覇子納令！」

在他們全組合的希冀和盼望下，八爺想推也推不了了，他望著每位神龍旅的兄弟，雙手接過那枝名聞天下的金龍令——

八爺榮登了神龍旅的覇子，江湖上又將有番風雨……

九

寒風中，一座孤墳淒冷的聳立在小山上，野草已漫了整個墳頭，在墳頭邊，有一間破落的草屋，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婦蒼冷的在劈著柴火，此刻，屋中灶火上煮了一鍋地瓜稀飯，這老婦坐在門檻邊，兩眼盯著那座荒涼的孤墳，眼神中透著一片蒼然的淒色……

半晌，她彷彿自言自語樣的道：

「死鬼、死鬼，你這個見不得人的死鬼，人老風流，死了也不讓我們母子見見天日，朋友避著我們，兄弟不上門，爲了你，我和寶兒只能躲在這個山裡天天咒著你，你早該死了，永不超生……」

她恨這墳裡的那堆枯骨，怨死去的人，這婦人說著說著，抓起一把黃泥土扔向那墳頭，發抒出心中那股積壓已久的怨憤……

墳頭雜草橫生，黃泥疤結，顯然，這老婦人從未清理過，雖在這裡孤守枯墓，那也是怨恨的在此避世，箇中必有一段酸辛……

沒有墓碑、沒有姓名，這是何許人的墳墓？

突然——

遠處，有個赤著大足，露著前胸的髒兮兮的大孩子向這座草屋跑來，他手裏握著一根騰枝，邊跑邊叫道：

「娘，我餓死了，飯好了沒有！」

老婦人啊了一聲道：

「小寶，別跑，小心摔著了！」

她也太小心了，這孩子只有十來歲，身體壯粗壯的像條牛，這孩子別說不會摔跌，即使想摔倒他也不容易，小寶跑到母親面前，抹抹額頭上的汗漬，喘呼呼地道：

「娘，牛已栓好了，該吃飯了！」

他跑進屋子裏掀開鍋蓋，一眼看見又是地瓜稀飯，眉頭略略一皺，道：

「又是地瓜稀飯，娘……」

老婦人臉色一沉，道：

「有稀飯喝已經不錯了，如果不是你那老鬼爹幹下那種不要臉的勾當，咱們母子那會吃這種苦，要怨去怨你爹，娘能給你吃稀飯已經不錯了。」

小寶黯然叫道：

「你就是怪爹！」

他尚不明白人間世事，老母親日日夜夜在咒咀老爹，他不知道老爹幹下了什麼壞事讓老母親這麼傷心，老婦人一提起他爹，小寶就不說話了，拿起一隻碗，勻了一碗稀飯悶不吭聲的扒起來了。

稀里糊魯的把一碗稀飯灌進肚子裏，他又準備添第二碗，老婦人冷冷地道：

「少吃點，晚上還有一頓呢！」

小寶氣的把碗一扔，站在那裏猛生悶氣。

突然——

有人朗聲一笑，道：

「嫂子，飯總要讓孩子吃飽……」

話音甫落在這對母子耳裏，那老婦人和小寶全都悚然一驚，他們住在這裡已有多年，沒有人會來看她們母子，今天突然有人叫這老婦人嫂子，怎不令這老婦人驚慌失措，她急忙理了理蓬亂的髮絲，走出門外——

小杜是她認識的人，八爺陌生的緊，她急忙恭聲道：

「杜爺……」

她一拉寶兒的小手，道：

「快叫叔叔。」

小寶挺乖巧，眼裏雖有畏縮，還是低聲道：

「杜叔叔。」

小杜淡淡一笑，摸了摸小寶的頭，道：

「嫂子，神龍旅兄弟已找尋你們多年，誰也沒有想到你們會搬來這裡，這些日子兄弟全關心你們的生活！」

他說的眞實誠懇，老婦人也十分感動，道：

「杜爺，我知道你們兄弟全關心我們母子，可是我家那個死鬼老劉也太不爭氣了，活了大半輩子，還去弄女人，不但丟盡了你們兄弟的臉，連我都沒臉見人，所以才帶著小寶躲在這裡過這種苦日子……」

小杜苦笑道：

「我了解，嫂子，見見八爺，他是我們神龍旅的新霸子，他關心嫂子，也關心老劉那段懸案，所以才來祭拜一番……。」

老婦人眼裏含著淚水，神龍旅的霸子是何等尊貴的身份，想不到爲了自己的鬼丈夫，親自來了，她連忙道：

「八爺。」

八爺點點頭，道：

「小杜，叫兄弟接他們母子下山，供小寶念書，劉兄弟雖然死了，對他的家人一樣要照顧！」

小杜嗯了一聲道：

「會的。」

那老婦人泣聲道：

「八爺，謝謝你老的好意照顧，我還是守在這裡的好，老劉土坵一個，如果離開，往後他的墳都找不著了。」

八爺一怔，道：

「怎麼沒有墓碑！」

他終於發現老劉的墳雖然野草漫漫，却無些毫標幟，若不是這老婦人守在這裡，眞的無法辨認這塊墳地。

小杜訝異的道：

「從前我們以神龍旅的名義立了一塊……」

小寶雙眼紅紅的，大聲道：

「杜叔叔，爹那塊碑不立還好，立上後，我們這裡便來了一大批人將爹的碑拆了，說要爹的屍骨拋屍荒野餵野狗，我和娘求他們……」

小杜一聽怒聲道：

「誰幹的……」

老婦人顫抖道：

「金愧！」

小杜的神情變了，怒聲道：

「又是他……」

八爺臉色凝重的道：

「小杜，砸碑挖墳是件人神共憤的事情，老劉雖有不是之處，七叔已給了他應得的懲罰，這個金愧拋墳挖骨，罪無可赦，我要見見這個人！」

小杜面上殺機一湧，咬牙道：

「他是金娘子的弟弟，一個仗勢欺人的小人……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小杜，老劉之死是否有隱情！」

小杜一呆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武林大忌色爲先，劉老四惹上金娘子，逼得神龍旅灰頭土臉，連追究都說不出口，劉老四是個耿直的漢子，他倒底有沒有沾惹那個女人，小杜也不知道……

八爺想了想道：

「金娘子如今在何處？」

小杜凝重的道：

「惡人城！」

八爺的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道上傳言惡人城是以十大惡人項莊爲名，項莊出於此城，鄉野便將這裡叫成惡人之都，聽說項莊從不出此城一步，凡入城者皆歸附於他，而人人皆是爲惡之徒，金娘子能在此城混下去，想必不是好人……」

小杜嘿嘿地道：

「當然不是好人，只是……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咱們進惡人城看看！」

小杜面有豫色的道：

「八爺，惡人城不好惹，項莊更不好惹，咱們神龍旅犯不著和這個人爲敵，聽說，江湖之門九派的人全不願招惹他……」

八爺冷笑道：

「我們神龍旅是個正派的組合，遇上劉老四這檔子事總不是件名譽的事，如果他是寃枉的，神龍旅有義務替他洗刷罪名，如果他眞幹了那種事，那是他罪有應得，咱們還要向金娘子賠罪！」

小杜嗯了一聲道：

「有道理……」

老婦人突然跪在地上道：

「八爺，我家老劉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最清楚，他決不會是那種人，爲了他，我和孩子永遠抬不起頭來見人，我不爲自己想，也要爲小寶想，這孩子總不能一輩子見不得人……」

八爺扶起她道：

「嫂子，放心，我們會給你一個交待……」

給劉老四上上香，八爺算是盡了心意。

× × ×

東魔的消息永遠是最靈通的，八爺接掌了神龍旅，疤七叔的眼睛瞎了，在東魔來說有憂有喜，八爺的行踪始終在他掌握之中，他恨楚八的爹，也恨八爺像極了他爹，東魔殺人輕易不自己動手，他總是想盡辦法利用別人替自己除去心腹之患，八爺是他利用的人之一，東魔的仇人多，恨的也多，白道的不饒他，黑道的不恥他，連惡人城的項莊都不太理他，表面上兩人是同道，幹的是黑道買賣，骨子裏誰也不賣誰的帳，但，東魔是個能極端忍耐的人，他明白道兄們對他的觀感，他不急，他相信一定會有機會除去自己想除去的人，如今，他看準了機會，他要利用神龍旅除去惡人城的城主項莊。

要神龍旅血拼惡人城項莊並不那麼簡單，除非自己能把老疤送到項莊面前，否則，神龍旅不會無緣無故的殺進惡人城，當然，項莊想要老疤的命是衆所週知的事，但，疤七叔的功夫太可怕了，不但項莊怕他，東魔又何嘗不怕他。

但，要對付一個眼睛剛瞎不久的老人就容易多了，東魔是個老謀深算的人，他要殺老疤，

却要把帳算到項莊的頭上，那唯一的辦法是將老疤送到項莊的面前，這過程，東魔就要傷點腦筋了。

是夜——

空中凝結著一股酷冷的寒意，霜霜冷霧繚繞在淒冷的空中，疤七叔是位獨居者，他卸下了神龍旅的重擔，自己獨居在小半仙山頭上的茅屋裡，他除了日常飲食由神龍旅兄弟供應外，其餘的他就是練功，他想以本身深厚的功力將眼疾的劇毒逼出，寒夜裡，他額頭的額際汗珠滾滾而落，整個心神全貫注在意念中……

但——

就在這寒酷的冷夜裡，茅屋的窗子突然啓開了，一陣嘰嘰喳喳的鳥鳴聲衝突而入，只見數十隻鴿子蜂湧般的湧入，一陣寒意也撲風而來——

疤七叔的身子機凜凜的一顫，他彷彿已感覺出苗頭不對了，鴿子的振翅聲，嘰嘰喳喳的鳴叫聲，使疤七叔的聽力大打折扣，他疾速的站起來，沉聲道：

「誰？」

這些鴿子不會無由而至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放進來，他不需判斷即知道有人來了，但，屋裡的人尚未出聲，只有那些鴿子飛撲的聲音。

疤七叔神色大變，單掌護胸，又喝道：

「朋友，道上混的，場面跑的，有種來，有種去，留下名，做條漢子，這樣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，即無胆，也沒種，算是那條見不得人的道上兄弟！」

這番話又硬又損，有骨氣，講面子的人，斷不會再裝聾作啞，但，東魔是何許人？他皮厚、心毒，這點小場面還激怒不了他，他面上掛著一抹冷沉的笑意，始終沒有吭聲，可是跟他同來的黃蜂，就沒有他那麼沉得住氣了，他聞言怒道：

「死瞎子，我黃蜂坐不改姓、行不改名，今天，是你死期，乖乖聽話，你會少受點罪……」

……

他還要繼續說下去，東魔已怒道：

「你，黃蜂！」

他的聲音一吐，疤七叔的雙耳已聽的清楚，疤七叔有一種別人所沒有的本領，任何人的名字或聲音只要落進他的耳裏，再也不會忘記，東魔雖然僅僅說了三個字，但，對一個記憶超強的人已足夠了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我不認識黃蜂是誰？想必是個後生小子，可是，剛才那位的聲音，我不會陌生，如果我的聽覺不差的話，你一定是東魔……」

東魔心頭大震，道：

「老疤果然是個人物，際了這麼多年還聽得出我的聲音來，咱們青山不改細水長流，又碰面了……」

疤七叔冷冷地道：

「你知道我眼瞎了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這是最好的下手機會，老疤，也該算算那些老帳了，當年你們那夥兄弟死的死、亡的亡，留下你，嘿嘿，也要嚐嚐被殺的滋味！」

老疤怒笑道：

「東魔，據我所知，這不像是你行事的法則，你都是利用別人替你殺人，親自動手的事幾乎沒有……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現在也沒改變多少，要我殺你，嘿嘿，不如留給別人動手，我只不過是把你送給那個人而已……」

疤七叔心頭劇烈的一顫，沉聲道：

「誰？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見了面你自然會知道！」

疤七叔怒聲道：

「東魔，做事要像條漢子，吞吞吐吐的還不如個娘們，你利用我的目地何在？難道你不怕我那些兄弟會日日夜夜的追殺你，一直到你死爲止……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這正是我的目地，老疤，我只要把你送到惡人城，再放點風聲給你那班子兄弟，嘿嘿，你那群兄弟會像蒼蠅見了血一樣，瘋狂而不顧生死的撲殺惡人城，老疤，想想看，還會是個什麼樣的情景……」

疤七叔是個何等聰明之人，東魔雖然僅僅簡短的說了幾句話，但，這一石二鳥之計，却令他心寒胆顫，惡人城項莊，他是領教過了，臉上這條大疤正是項莊的傑作，雖然項莊曾付出代價，可是，這道鮮明的血疤，在他心裏永遠無法釋懷……。

他聞言大怒道：

「一石二鳥，果然好計。」

東魔得意的道：

「老疤，是要我動手呢？還是你自動……」

疤七叔咬牙道：

「東魔，你做夢，老疤眼雖然瞎了，手下的功夫還沒忘的一乾二淨，你動手吧，也許你的好夢要成空了。」

黃蜂呸地一聲道：

「他媽的，死瞎子，我不信你的臭嘴能硬過我的劍，先看招。」

他恨疤七叔瞧不起他，心量本來就很小的黃蜂，自卑感一向很重，與人相交最怕旁人看不起他，疤七叔打心眼沒瞧上這個人，觸動了黃蜂無限殺機，他有意殺人，手裏的劍双斜翻而出，照著疤七叔的頭頂劈下。

疤七叔霍地一掌劈出，叱道：

「滾！」

這一掌渾厚有勁，暗濤洶湧，黃蜂的劍才遞出一半，人已感受出那股沉重的威力，他吓的急忙縮身，可是傷口還是沸騰跳躍，差點沒吐出血來。

東魔一聲冷笑道：

「假如你妄想用劍殺了他，嘿嘿，你主少要再練十年，否則……」

黃蜂一呆道：

「這老小子這麼厲害。」

東魔不屑的道：

「咱們耗盡恁多心血的帶來那麼多鴿子爲的是什麼？黃蜂，你只要驅動那些鴿子，要殺這老小子就容易多了。」

黃蜂呸地一聲道：

「他媽的，我怎麼忘了！」

此刻屋外寒風悚悚，窗門俱已關上，屋子裏突然增加了幾十隻鴿子，咕咕之聲此起彼落，老疤早被這些鴿子的撲叫聲給擾亂了，黃蜂腦子裏意念飛閃，邪柄劍已向半空中揮去。

鴿群驀然受到驚吓，全都躍飛起來，剎那間，滿屋子的鴿子東飄西飛，疤七叔功力再高，本事再大，此刻已分辨不出東魔和黃蜂的位置，他只能嚴密的單掌護胸，頃全部聽力，想找出這兩人的方位。

東魔向黃蜂施了個眼色，道：

「砍他。」

他故意出聲，果然引動疤七叔的行動，疤七叔緊緊抓住這剎那的瞬間，一掌向東魔劈出，東魔是個老狐狸，話聲一落，人已閃開，而黃蜂這次學機凜凜，挺著劍，輕移身子，緩緩站在疤七叔的背後，疤七叔耳裏盡是鴿子的撲擊聲，他根本聽不見黃蜂的移動身，那一掌發向東魔，渾厚的掌力，劈落地上，砰地一聲，頓時將那群鴿子驚的四處飛竄，更擾亂了疤七叔的聽力。

呀——

黃蜂看準了機會，運勁將劍插在疤七叔的背後，疤七叔慘叫一聲，人已歪歪欲倒，他在痛極的情況下回身一掌，這一掌登時把黃蜂擊得張口吐了口鮮血！

而老疤人已屢頓在地上，背後鮮血直湧，顯然那一劍力道不輕！

黃蜂挨了一掌，憤然的吼道：

「媽的，殺了你。」

他被一個瞎了眼的老人打了一掌，認爲是畢生奇恥大辱，緊緊握著長劍，嘴裡含著血漬，大叫道：

「宰了你。」

東魔厲聲道：

「站住。」

黃蜂怒道：

「難道還留他活口？」

東魔冷冷地道：

「殺了他，咱們就不必費這麼大的手脚了，如果把他送到惡人城，嘿嘿，你想想，神龍旅會如何對待惡人城，那時候雙方是兩敗俱傷，咱們豈不坐收漁利，黃蜂，那一劍夠他受了，把他綁起來，送他去項莊那裏……」

黃蜂不以爲然的道：

「死的不是一樣？」

東魔不屑的道：

「當然不一樣，項莊和這老小子是死對頭，他看見這老小子後會是什麼樣的感覺，我相信項莊必會極盡的羞辱這老小子，那情景是不是更精彩！」

黃蜂苦笑道：

「是。」

這番話，字字句句全落在疤七叔耳裏，他做夢也沒想到東魔的心腸恁地狠毒，居然是利用他激起神龍旅和惡人城之間的火拼，他咬牙吼道：

「東魔，你妄想。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是不是妄想，你會賴眼目睹，老疤，想想看，項莊看見你會是什麼樣的表情，我相信他會樂的暢懷大笑，笑你老疤終於落在他手裏了……」

惡人城項莊是個什麼樣的人？老疤心裏比東魔還清楚，項莊狂妄自大，心腸惡狠，榮登惡人城老大之後，輕易不出惡人城一步，他憑著惡人城的勢力，相信舉世中能在惡人城殺他的不多，他只要不出城一步，即使三派九大門也奈何不了他……

老疤恨聲道：

「東魔，你別做夢了，半個時辰內，我的兄弟就會過來，你即使架我走，不久他們也會追上你！」

東魔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來這裡之前早已探好了路，一切全在掌握中，老疤，你認命吧。」

突然！

他的右手舒出一指，敲在老疤的身上，老疤那一劍傷的不輕，再挨上這一指，全身氣血頓時俱散，他嗯了一聲，人已暈了過去，鮮血已流了滿地。

黃蜂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老師父，何不割下他腦袋送給項莊就行了。」

搖搖頭，東魔笑道：

「你不懂，一個死人決不會給項莊帶來多大的興趣，他喜歡玩的話，就跟貓玩老鼠一樣，要慢慢的玩，一直玩死為止……。」

黃蜂喔了一聲道：

「我明白了。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光明白了還不夠，還要懂得玩，老疤只要在惡人城裡一天，神龍旅就無法安心下來，小八一定盡組合全力追尋老疤的下落，那時候咱們再放點消息給小八……」

黃蜂半知半解的道：

「老師父，你和項莊是朋友！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是朋友也可能是仇人，他巴不得我早點死，我也恨不得他早點死，他只是運氣差一點，碰上了我這樣的對手，有時候殺人未必要拼命，只要適時的出點點子，就能讓對方死的不明不

白！」

黃蜂倒吸口冷氣，道：

「老師父，你好可怕。」

黃蜂是個粗人，除了會動刀動劍外，玩心機他是差那麼一點，如今經過東魔這一點，他只覺心裏涼意嘎嘎，跟這樣一個胸俯沉深的老狐狸在一起，那一天，他把自己賣了，自己還給人家數銀子，臨死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？這太可怕了……

東魔面上殺機一湧，道：

「老黃，你覺得可怕，你就乖乖的跟著我，如果有一天你想背叛我，嘿嘿，你最好先把埋身之地找好……」

黃蜂大惊道：

「不，不，老師父，我永遠不敢！」

東魔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聲，一指老疤，道：

「帶他走！」

黃蜂一楞，道：

「帶個血人，老師父，太累了。」

東魔冷冷地道：

「隨你，這個人你只要送到項莊手裏就行了，我不管你用那種方法，如果路上出了錯，你負全責……」

說完一移身子，人已穿窗而去，沉沉夜色中，只有稀刷稀刷的冷風尚在空中鳴叫，他早已走的不知去向——

黃蜂恨聲道：

「他媽的……」

「嗯！」空中傳來一聲冷笑，吓得黃蜂一哆嗦，趕緊揹起疤七叔朝外奔去，一路上，有著鮮血的血漬……

疤七叔失踪，消息很快傳遍了神龍旅，他們通告組合內兄弟，四處追查……

十

清晨，初陽剛剛展露一點初露，金黃色的陽焰溫柔而細艷的透過雲層，緩緩而規練的射向大地，大清早的天氣裡，正是趕集旅客行程的好時刻，不冷不熱，溫和適中……

靜靜的黃土路面，金黃的一片祥和，行人也輕挪著步伐，漫踱著晨間的寧靜，突然間，這片寧靜和祥和被一輛疾馳的蓬車給破壞了，這輛車急蹄如飛，無視於路上行人的存在，趕車的揮鞭如雨，彷彿死了人似的急如喪家之犬，一刻也不肯停留——

黃土路盡頭，是座聳立的大城堡，這座城獨立山前，巨大的城門僅開了一扇，八個黑衣勁裝漢子分立大門兩邊，這就是名人天下的惡人之城，也是項莊的大本營，這種滙聚了天下惡人，江湖上多少跑路的兄弟，通通往這裡躲藏，在項莊的護翼下，追殺的人輕易不願進城——

那輛車終於在惡人城前停下了車子。

趕車的一頂大毡帽覆蓋著整張臉，此刻，他用馬鞭推了推大毡帽，一雙眼神落在那八個大漢的身上。

惡人城的八個漢子幾乎是同時將目光投落在這趕車的漢子身上，他們目光酷冷的能令人發毛，這些人彷彿沒有一點情感似的，神色間絕無半點人情味，其中一個一移身，朝趕車的漢子，道：

「幹什麼的？」

趕車的漢子也冷冷地道：

「進城。」

那漢子酷厲的道：

「方圓五十里，有誰敢隨便進城，朋友，你難道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？」

趕車的似是胸有成竹的道：

「惡人之城，在道上混的有誰不知道這鬼地方。」

那漢子冷冷地道：

「先報個名，看你有沒有資格進城？」

趕車的嘿嘿地道：

「黃蜂，夠資格麼？」

那漢子搖搖頭道：

「沒聽過，你有何種劣蹟，想跨這惡人之門……」

黃蜂聞言大怒，道：

「你爺爺殺人刼財樣樣壞事都幹過，難道稱不上惡人，朋友，照子放亮點，我可是受人之托，送樣東西給項大城主……」

那漢子一聽項大城主幾個字，臉色稍鬆，冷冷地道：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黃蜂嘿嘿地道：

「一個人，在車裏。」

那漢子大笑道：

「我們城主素來不交朋友，他一生中只有仇人，凡認識他的無不想盡辦法殺他，黃蜂，你說誰？」

黃蜂怒道：

「好，朋友，我回頭了，如果項大城主追究下來，嘿嘿，朋友，所有責任由你擔待了，我黃蜂只管送人到此，讓不讓我進城，全由你決定了……」

說完，他果然掉轉車頭，欲重回來路。

那漢子見他說的那麼眞和愼重，心裏也是毛毛的，惡人城的項大城主對待手下的手段是聞名的，任何人犯了錯，項莊是不講人情的，輕者斷手殘足，重者剜心割腹，那種手段人見人怕，誰也不敢稍有差他——

這漢子再也不敢稍慢，立刻道：

「站住，朋友。」

黃蜂一回頭冷笑道：

「你後悔了？」

那漢子連忙道：

「他是誰？」

黃蜂不屑的道：

「你不配知道。」

那漢子聞言大怒道：

「朋友，你是他媽的狗眼看人低，我佟小福雖然在這裡只是個守門的，但，道上還不是默默之輩，你居然看不起我，我就不讓你進去……」

黃蜂冷笑道：

「有種。」

他的鞭子猛地揮了起來，那匹馬早已昂首跳起四蹄，還沒起步，城內已傳來一個冷冷的話聲道：

「老佟，你眞不知死活，放了這個人，城主砍了你的腦袋都不會洩憤，你還不快請他進來……」

這話傳進佟小福耳裏，他驀覺混身透進一股寒意，這位路師爺可是項大莊主的身前紅人，江湖上要不認識路羽的人，那是沒在道上玩過，路羽嗜殺，薄情寡面，身上揹負三十六條葛家村的命案，凡姓葛的都欲殺他，他自知自己逃不過葛氏族氏的追殺，乾脆避進惡人城，在項莊的護佑下，果然過了幾年的太平日子。

佟小福忙道：

「路師爺，小的知錯了。」

他移身躍了出去，伸手拉住蓬車的馬韁，嘿嘿地道：

「黃朋友，進去吧。」

黃蜂滿臉鄙夷和不屑的一笑，揮起鞭子哈地一聲，那輛蓬車已駛進城內，一條石板道直通城內的一棟大屋前，他坐在車上，四處張望，居然沒瞧見半個人影，正在遲疑間，只聽有人冷冷地道：

「看什麼？你只管往前走！」

黃蜂心裏一惊，這話聲恍如就在耳邊，但就是不見人影，他自認也是道上高手，可是人家倒底藏在那裏，自己怎麼也察覺不出來，從對方的身手上，他知道這位路羽先生果然不是個普通人物。

人在惊疑中，蓬車已奔至屋前，只見這裡屋宇棟棟相連戶戶大門深鎖，黃蜂饒是個胆大如斗之徒，此刻也不覺得有些意慌慌的，畢竟惡人之城不是浪得虛名，在這種四處無人的環境下，黃蜂居然有股懼意。

他沉聲道：

「有人麼？」

蓬車曳然而止，正不知該敲那扇門的時候，砰地一聲大响，正中那扇門曳地而啓，只見一個全身儒裝的中年文士悄然的站立在門口，他朝黃蜂裂嘴一笑，道：

「黃兄弟，辛苦了。」

黃蜂雖然不認識眼前這人是誰？由大門口的一幕，他斷定這位書生模樣的文士一定就是那位路師爺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路師爺，我要見城主！」

路羽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把他交給我就行了。」

黃蜂一怔道：

「你知道他是誰？」

路羽哈哈大笑道：

「天下有什麼事能瞞過我們城主的，你一上路，項大城主就得了消息，黃蜂，回去謝謝他……」

那個「他」指誰？黃蜂心裏有數，他雖然想看看老疤和項莊見面的情景，也想知道項莊如何對待老疤，但，路師爺不給他機會，揮揮手，黃蜂留下車，單獨走了……

車子進了這間大屋，兩旁各燃了巨油火燈，路師爺先朝蓬車裏的人瞄了一眼，然後大聲道：

「啓稟城主，人帶來了。」

話說完之後，路羽便恭恭敬敬的站在蓬車旁邊，然後低著頭，彷彿不敢四處亂看。

半响，路師爺耳邊傳來一連串足步聲，他已隱隱約約看見項大城主在八個魁武漢子的擁簇下走了出來，這間大屋內有七八扇，路師爺雖然跟了項大城主這麼多年，他始終摸不清這位惡人城的霸子倒底從那裡出來的？

要知惡人城之主項莊生平多疑，他因壞事做盡，得罪的人太多，唯恐有人會暗算他，夜晚睡處連最親近的人都摸不清楚，更何況是路師爺了。

項莊面色白淨淨的，一副溫文儒雅之相，誰又想到這樣一個看來善良，而骨子裏却壞毒盡絕的惡霸，長的如此瀟洒溫和呢，他望著路師爺涙嘴一笑，道：

「眞是他麼？」

路師爺低聲道：

「錯不了，跟傳言中的他一模一樣……」

項莊嗯了一聲，眼珠子微微一轉，道：

「我又欠他一個人情了！」

路師爺一怔道：

「城主，你說誰？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江湖上能拿下疤七叔的有幾個，除了那老鬼外，我還會說誰？」

路師爺低聲道：

「是、是。」

項大城主根本不理會路師爺應些什麼，他略略歪著頭，彷彿在沉思某一件事似的，道：

「似語說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禮無好禮，東魔把老疤送來這裡，難道眞是那麼單純，只爲了替我舒解一下多年的悶氣麼？他會那麼好心麼？何況老疤也曾令他頭痛過，他自己爲什麼不動手直接殺了他！」

路師爺一震，道：

「城主，這老小子也許知道城主今日是一方之聖，東魔自知惹不起你，千方百計的巴結你！」

項莊眼珠子一瞪，道：

「老路，這是你的眞話麼？」

路師爺吓得全身冷汗直流，本來想拍拍馬屁，想不到項莊的智慧不是普通的聰明，一語就道出他言不由衷，路師爺能得到惡人城城主項莊的青采，當然有其獨到的慧眼，路師爺連聲道：

「啓稟城主，這是一石二鳥之計。」

項莊聞言大笑道：

「如果你連這點道理都想不出來，往後也不配在本城主這裡當師爺了，再想想，他還有什麼毒計？」

路師爺腦中意念流閃道：

「這又叫毒連環，城主，東魔果然是個厲害角色，他藉送人給你，表面上是討你歡心，暗中却借你之手殺了老疤，然後，本城必會遭神龍旅的報後，假如神龍旅飛蛾撲火，那是怪他們自不量力，東魔絲毫無損，如果咱們惡人城栽在神龍旅手裏，東魔不但除了老疤，也除了城主，這種連環毒計可謂高明。」

項莊嗯了一聲道：

「果然是燙手山芋，要我丟不下也捧不住，這小子跟我玩陰的，老路，依你看咱們如何處理老疤？」

路師爺想了想，道：

「老疤和城主的過節我不清楚，想必是仇深似海，否則以東魔的能耐，萬萬不需大費週章的送這麼個人過來，我想知道城主要怎麼處置這個人？」

果然薑是老的辣，路師爺每句話都表現他的思維愼密，淡扣啣接，項莊是老狐狸，聞言一笑道：

「殺了他不解恨，放了他心不甘。」

路師爺一拍手，道：

「那容易，爲了解城主多年之恨，咱們就千刀萬剮的整了他，但在動手之前，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城主？」

項莊眼珠子一轉，道：

「說。」

路師爺嘿嘿地道：

「咱們能否和神龍旅一博生死？」

項莊仰天大笑道：

「惡人城的名聲你是知道的，有那個不識相的敢跟本城爲敵，小小的神龍旅在老疤手裏雖然創下不小名氣，可是，他想鬥我們，那還差點！」

路師爺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神龍旅當今掌旗的是八爺，他原是六合兄弟的覇子，自從毛三洗了萬家樓子之後，八爺就投靠了神龍旅，這樣一個人雖然有勇，未必有謀，憑惡人城兩百條漢子，八漢不足道了。

項莊嗯了一聲道：

「好，將老疤弄出來。」

路師爺知道城主項莊聽完了他的解說後，前前後後已有了腹案，他一揮手，立刻有兩條漢子躍來，動作迅速的把疤七叔給架了出來。

東魔點了七叔的穴，他還在暈迷的狀態中。

項莊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弄醒他……」

路師爺伸手拍開疤七叔的穴道，老疤傷可不輕，一睜眼，看見自己落在一個陌生人的手裏，訝異的道：

「這是那裏？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老疤，認得我麼？」

老疤目梢子略略飄過項莊那張溫儒的臉上，他忍著身上的劇痛，仰天大笑道：

「你化了灰，我也認得！」

項莊淡淡地道：

「二十多年了，老疤，兄弟每日每刻都不曾忘了兄弟你二十年前所給兄弟的教訓，記得麼，老疤，二十多年的奇恥之辱，兄弟沒齒難忘……」

老疤苦澀的道：

「我臉上這條疤呢？可是你的傑作！」

項莊哼地一聲道：

「這不能解恨！」

老疤怒道：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

項莊冷酷的道：

「我要你死！」

疤七叔大笑道：

「你會後悔，神龍旅只要知道我在這裡，他們會砸了你的賊窩，別忘了，當今江湖，我那班子兄弟是最難惹的，項莊，太平日子過慣了，你還沒看過眞正的殺手！」

項莊不屑的道：

「死鴨子嘴硬。」

他的眼瞄了路師爺一眼，又繼續道：

「老路，一刀殺了他太便宜了，你看要怎樣解恨呢？」

路師爺目中凶光一閃，酷厲的道：

「太容易了，城主，咱們只要把他剁成八塊，一塊塊送到神龍旅八爺的手裏，嘿嘿，城主，我保證，神龍旅不攻自潰……」

城主項莊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那樣會激起他們的凶性……」

路師爺嘿嘿地道：

「不，城主，要摧毀一個組合的必要手段，就是要殺掉組合中最主要的人物，第一，他們失去了心中仰賴的人，會像孤兒一樣無依無靠、重心頓時，第二，他們雖有同仇敵愾之心，可是由於傷心過度，心神渙失，理智與毅力都會受到壓抑，雖能博殺於一時，久後必敗，這是人的心理，城主，你認爲如何？」

果然是個狠毒絕頂的人物，不但手段毒，更將人性的弱點摸的一清二楚，惡人城城主項莊對路羽的剝析非常欣賞，嘿嘿地道：

「老路，有你的，照辦吧。」

路師爺揮手道：

「砍。」

疤七叔咬牙道：

「好毒的人，項莊，你會自食其果，一定敗在這個人手裏，他的每一招都是狠到沒有人性的地步！」

項莊只是嘿嘿冷笑，誰也不知道此刻他心裏想些什麼？但，疤七叔的話字字句句也著實絡進他的心裏！

也許路師爺太得意了，當時居然沒有在意，他只想在項莊面前多表現一番，叱道：

「老疤，死到臨頭了，還在自討苦吃……」

兩旁的漢子的刀已抽了出來了，路師爺的手勢一落下，兩柄大刀如水樣的飄了過來，這兩個像是殺豬的快刀手一樣，哇地慘叫聲中，疤七叔的兩條手臂已給砍了下來，疤七叔有若一個血人，在地上慘叫翻滾，兩條手臂已快速的落在地上！

項莊睹狀仰天大笑，壓在心頭近二十餘年的仇恨在這一刻彷彿減輕了許多，他企盼的日子終於來了，親眼目睹的望著這個仇家哀嚎在自己的脚下，這種大快人心的快意恩仇，只怕生平並不多見！

那兩個快刀手砍了疤七叔的兩條手臂後，並沒有因爲疤七叔的痛苦悲嚎而歇止，手中長刀在幌移間又劈了出去，眞快眞俐落，七叔那僅有的兩條腿也給剁了下來，饒是七叔是金鋼不壞之體，縱是鐵鑄的漢子也經不起這殘酷的死法，兩眼翻白了，一口氣沒上來，人已死了過去。

兩條手，兩條腿橫在地上，血淋淋的觸目驚心。

目影斜移，是個殘碎的黃昏——

黃昏的餘影，懶散的投落在那座山神廟裡……

八爺的臉像塊九幽寒地中的冰渣子一樣，冷酷的令人遙遙就感覺出他身體裡散發出的那股寒意，小杜的眼直了，他凝望著窗外的晚霞，眼裏幻化著無窮無盡的變化，誰也猜不透他心中想的是什麼？只知道這位鐵錚錚的漢子想殺人了，每當小杜要大開殺戒的時候，他總是獨自坐在那裏沉思？沉思過後的殺意似乎更濃更烈……

顧斌沒有八爺和小杜的沉凝，只是緊緊的握著雙拳，指骨間發出格格的响聲，他緊緊的咬著嘴唇，一股鮮紅的血汁從他唇間滾了下來，他絲毫未覺的依舊咬著，彷彿這一點痛，已代表不了什麼？

唯有陸剛，他的淚一直流個不停，那一雙眼已經哭紅了，可是他的喉間決沒透出一點哭聲，淚是流了不少，四週的兄弟却感受不出他在流淚！

七叔失踪了，而且是凶多吉少！

他們神龍旅已知道這位老霸子已離他們遠去了，因爲兄弟們已看見了一雙手臂和一對大腿……

是誰幹的？

人人想知道是誰幹的？人人想立刻報仇……

此刻，神龍旅的巨頭幾乎全在這裡了，單單少了個劍虹，在這樣重要的節骨眼，劍虹難道會沒有得到訊息，而不在這裡聚合！

突然！

遠處响起了脚步聲，沉重有力——

八爺的眼神一閃，道：

「來了。」

劍虹像個經過千里奔波的野狼似的，疲憊又激動的一頭鑽進了山神廟，人已坐在地面上，一陣喘息後，道：

「八爺。」

八爺擺手道：

「不要管那些禮數了，有話快說。」

劍虹喘聲道：

「七叔可能死在惡人城……」

八爺咬牙道：

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定是項莊那小子……」

小杜突然插口道：

「八爺，據我了解，項莊雖然和七叔有過節，可是項莊輕易不會踏出惡人城一步，他更不會想親自對付七叔，這其中似乎還有另一批人牽涉其中……。」

顧斌怒聲道：

「管不了那麼多了，先殺進惡人城……」

八爺沉冷的道：

「兄弟，給七叔報仇是咱們大夥的心願，但是，咱們要毀惡人城，憑神龍旅的力量不是一時半刻能辦到的，咱們必須慢慢計劃，細細琢磨！」

惡人城之名，在道上的份量，人人心裏明白的很！

小杜咬牙道：

「但，七叔之死必然傳遍天下，要神龍旅兄弟不吭不哈的慢慢找機會，只怕天下人會恥笑咱們……。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我明白，我在想，咱們要如何混進惡人城……」

惡人城門禁森嚴，普通人想向裏面瞄一眼都不可能，神龍旅那麼多兄弟要混進去，只怕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。

小杜突然道：

「劍虹有法子。」

劍虹一呆道：

「我……」

小杜凝重的道：

「劍兄弟，現在咱們不是顧面子的時候了，咱們兄弟劉老四給金娘子害死的，雖然金娘子手段是狠了點，但是，她畢竟曾愛過你，也眞心想嫁給你……」

劍虹微怒道：

「小杜，劍虹打心眼裏沒愛過這女人，她爲了報復我不喜歡她，故意勾引劉老四，結果給這女人咬住了，劉老四爲這女人給七叔劈了，留下劉嫂子和小寶……」

八爺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我只知道劉老四死的冤，沒想到其中還有這一段隱情，劍虹，你和金娘子熟！」

劍虹低下頭來，道：

「她一直喜歡我……」

小杜嘿嘿地道：

「爲了替七叔報仇，咱們必須用非常手段，劍虹，娶了她，唯有辦喜事咱們才能混進城裏……」

劍虹一呆道：

「這！」

八爺想了想道：

「手段雖不高明，倒不失是個法子。」

小杜望著七叔那雙腿手，血淋淋的特別刺眼，他的心在揪，他的血在飆，他的氣在湧，突然一躍起身來，緊緊捧著木盒裏的一雙手脚，顫聲道：

「兄弟，瞧瞧七叔的死狀，他死的慘，死的冤，平常他們視我們爲兒子，個個都是他的寶

，如今，他死了，咱們還顧什麼手段不手段，兄弟，咱們要報仇啊！」

他這一哭，這一吼，這一叫，所有兄弟的眼裏全浮動出晶瑩的淚光，劍虹一跺脚，咬牙道：

「好，爲了七叔，我劍虹連命都可以不要了，還在乎娶那個女人，八爺，我負責混進城去，如何動手？那要八爺全盤籌劃了……。」

八爺目中煞光畢露，道：

「好，咱們替劍兄弟辦喜事，傳命所有兄弟，在八月月圓之日，神龍旅兄弟分成五路，全部在惡人城裏會合，惡人城裏全惡人，我要兄弟們放手去幹，還有，七叔遇害之事，不准有半點消息透露，彷彿根本沒發生這事一樣，惡人城項莊是頭狐狸，咱們愈亂他愈有把握毀掉我們，如果我們靜伏不動，他反而會坐立不安……」

顧斌沉思道：

「八爺，有件事我非常擔心！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顧斌沉思道：

「金娘子從小長在惡人城，雖然她愛劍虹愛得如狂如痴，但，在咱們發生這事件後去娶她，她會不會懷疑！」

有道理，這話還眞有道理，金娘子不是白痴，她難道不會想到這點麼？劍虹把頭一昂，含淚道：

「不要想這麼多了，我會想辦法克服這些問題。」

突然——

八爺的臉色一變，沉聲道：

「誰？」

在這重要時刻，八爺這猛然的一吼，兄弟們全閃了開來，個個殺機盈眉的盯著門口，隨著一陣步履聲緩緩傳來，只見一個自身白袍的漢子，斜揹著長劍，頭上紮著一條白布帶，一臉酷厲而無情的表情，兩隻目光有若利刃似的掃過每一個人的臉上。

半响，這神秘白袍漢子，酷冷的道：

「誰是八爺！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！」

白袍漢子一手抽出背後的長劍，冷聲道：

「拔劍吧。」

八爺微揚的道：

「朋友，留個名，道個姓，神龍旅兄弟這麼多人，你一個人想動手，難道你不怕死……」

那漢子一抖長劍，道：

「我本來就不要命了……」

泛冷的劍光有如一道寒霜一樣的朝著八爺的身上連顫七顫，這眞是快速而奪命的劍法，即快又狠——

十一

白袍漢子的刀快，八爺的動作也不慢，俱是劍道中的高手，兩柄劍在觸擊聲中，迸出一連串冷花，這個神秘而古怪的白袍漢子劍法還眞刁鑽，劍劍都是致人於死處的狠招，八爺心裏暗驚，猜不透此人倒底是何種來路？即無仇也無恨，他爲何出手就要置自己於死地，連接七劍之後，八爺突然道：

「朋友，要殺要剮，總要說個明白，你出手就殺，一定有個原因，神龍旅一向不怕事，但却不願胡里胡塗的隨便動手……。」

白袍漢子果然抱劍而退，他酷冷的道：

「我知道你們神龍旅有禍！」

這話一出，小杜、顧斌、劍虹，還有陸剛身形飄動，頓時將山神廟的大門給堵死了，這神秘漢子出口說出神龍旅有禍事發生，這人顯然與疤七叔之死有相當的關係？否則他怎會知道神龍旅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故呢？此刻，大夥俱十分傷心，一見這白袍漢子那副死氣沉沉的樣子，俱認爲此人必是來自惡人之城，即是惡人城來者，他們決不會輕易留下活口。

八爺雙目一寒，道：

「朋友，說，神龍旅有何禍事？」

白袍漢子沉思道：

「老當家的給項莊剁了，這不是禍事是什麼？」

小杜聞言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，宰了他，他一定是那邊的人！」

這漢子能一言說出疤七叔遇害於惡人城，顯然他眞了解箇中內情，八爺心裏早有譜了，但，他還眞佩服這漢子的胆氣，單槍匹馬的居然敢硬闖神龍旅的地面，不僅胆氣壯，消息也靈通的很，一個能找上他們兄弟聚合的地方的人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。

八爺凝重的道：

「先留下名。」

白袍漢子道：

「我姓葛，葛鴻元，人叫碎夢人，一個美夢俱碎的人，找上八爺，是有不得已的原因。」

美夢俱碎，一定是個傷心的人。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不了解你找我的原因是什麼？在這時機，你闖進我們神龍旅，葛朋友，你知道，這裡沒有一個人能饒了你，我更不會例外……」

葛鴻元長嘆一聲道：

「我說過我是個不在乎生死的人，能死在八爺手裏，也許正是我的解脫，今天冒昧過來，就是抱著必死之心，即使讓八爺一劍穿死也無半絲悔意！」

他說的誠懇洋溢，一點沒有虛僞之態，八爺聽得一楞，對這個人愈來愈有興趣，淡淡地道：

「能說點原因麼？」

葛鴻元長吸口氣道：

「諸位都是道上跑的，耳風極廣，我相信你們一定聽過葛家莊的慘事一莊三十六條人命，唯一倖存的就是幾個在外面未歸的人，而我正是其中之一！」

葛家莊滅莊慘事是多年前的陳年往事，但，這件事由於施毒手者手段殘酷，在江湖上流傳甚廣，八爺聽過這檔子事，心裏頓時有點了然——

八爺問道：

「我明白了，你一直在追查元凶……」

葛鴻元恨聲道：

「殺我葛家三十六條人命的凶徒姓路叫羽，目前正在惡人城當師爺，項莊雖然是善疑成形，但對路羽的話言聽計隨，深得其心，路羽這許多年一直藏在惡人城受項莊的庇護，從不踏出城外一步，而我雖然薄有功力，無奈惡人城勢力龐大，窮葛家僅餘的幾個人，決難殺進惡人城，我只好經年累月的守在惡人城的四週，對惡人城進出的人都瞭如指掌！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你要我們幫助你！」

葛鴻元搖搖頭道：

「八爺，你們不是幫助我，你們也要毀掉惡人城，咱們雙方只能說利害相同，目地一樣，有我，你們進城會方便點，沒有我，要突破惡人城只怕要毀掉太多人的命。」

八爺仰天大笑道：

「你斷定我們會跟你合作麼？」

葛鴻元嘿嘿地道：

「兩合則利，分必毀，八爺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一定會權衡利害。」

小杜衝口而出道：

「你憑什麼要我們合作，神龍旅兄弟數百，而你，葛家莊現有人手有多少？」

葛鴻元愼重的道：

「憑我對惡人城的了解，葛家也有三四十條漢子，他們一心報仇，熱血沸騰，只要有人願意拼命，杜朋友，不要小看了葛家莊，我們武功可能不如貴組合，殺敵的勇氣却是十足……。」

他說的有理，神龍旅這些漢子個個佩服葛鴻元的勇氣和胆識，劍虹最冷靜，想了半天，道：

「朋友，我劍虹有一事尚不明白，你即然要和我們合作，爲何見了八爺劈頭就殺，難道你不怕我們殺了你。」

葛鴻元聞言哈哈大笑道：

「你對仇恨之心了解多少，我爲了報這血海深仇，日日夜夜遭受痛心煎熬，我必須試試八爺有沒有能耐領導這一大幫子的兄弟，大家只要談妥合作，葛鴻元就必須聽命於八爺，我總不能隨便找個人合作吧。」

這番說辭也有理，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說說你的計劃吧。」

葛鴻元沉思片刻，道：

「惡人城裏高手如雲，黑白兩道俱有藏匿其間，項莊雖然貴爲城主，有幾個人他也招惹不起，視爲上賓般的供奉著！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有那幾個人……」

葛鴻元想了想道：

「據我暗中留意所知，項莊視爲上賓的有無影子伯山，天禪子禿頭，雷公潘武勝，這三個人俱是雄霸一方的魔頭級人物，各有一方勢力，項莊有這些撐腰，惡人城之名自然會名滿天下了。」

這三大高手的名字一傳進八爺耳裏，他心底確實一沉，單單項莊和路羽已夠頭痛了，再加上天禪子禿頭，無影子伯山和雷公潘武勝，這陣容夠強也夠瞧了，神龍旅的組合在道上固然是佼佼者，但要論起惡人城目前的實力，似乎尚差一點——

八爺眉頭一皺，沉思道：

「江湖上傳聞這三個老怪物各霸一方，誰也不賣誰的帳，他們同居一個屋簷下，却不相往來，項莊便利用這種形勢，各控制得急，八爺要擊破惡人城，這三個人必須先除去一二！」

嗯，八爺沉思道：

「我們會想辦法處理這件事，葛兄，月圓日是我們進城的日子，咱們雙方的人在城裏會合，進城各憑本事，你是否有誠意，神龍旅自會調查！」

葛鴻元拱手道：

「好，我們會按時進城！」

這個人還很乾脆，一拱手，人已轉身而去。

小杜皺眉道：

「八爺，我們信得過麼？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諒他不敢，咱們神龍旅不是省油的燈，這個人的行踪一定能掌握，我會派人調查他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劍虹和金娘子的事！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這事交給王大媽去辦，她是方圓五十里內的紅媒婆，由她負責這件事容易多了，聽說這女人進出惡人城像進自己家門一樣，月圓日，咱們劍虹兄等著娶媳婦就是了……」

這本是一件喜事，但，此刻大家可沒心神高興起來，兄弟們都知道這場殺伐是借結婚混進

城去，金娘子在惡人城是個有名的女人，一個有名的大脚女人。

一個脚大的女人，一定會些武功，金娘子不但會武功，而還是有相當功夫的女人，她二十一、二，人長的甜美皎白，如果要論她的缺點，就是那雙大脚太不敢讓人恭維了，金姑娘雖有一雙大脚，却掩不住她的美，秀麗的也能讓人沉醉，許多人也曾爲她瘋狂過……

但，她獨獨鍾情於劍虹，這是唯一能敲動她心的男人，可是劍虹從沒有動過心，劍虹一心爲組合，置她於耳後，她恨劍虹無情，更恨神龍旅剝削了她的感情，而劉老四也是霉運當頭，藉著幾分酒意，向金娘子調笑了幾句，惹得這女人硬咬了他一口，神龍旅戒律森嚴，嚴禁女色，疤七叔生性古酷，最恨色徒，居然砍了劉老四，這樁公案迄今猶留在神龍旅兄弟心中，若不是爲了替七叔報仇，神龍旅只怕不會有人苟同這件事……

王大媽那張破嘴是有了名的甜，幾句話就能動了人家的心，但，金姑娘是武林中人家的女子，她雖然一直深愛著劍虹，還不會愛到喪失神智的地步，王大媽撮合，她唯一的條件是要當面和劍虹說清楚。

王大媽當然是滿口答應，她要賺這份銀子。

夜裡。

金姑娘刻意的修飾了一下自己，一身玄銀的白衫，頭上挽著髮髻，斜坐在河邊的石椅上，劍虹準時出現了，他雖然穿得很講究，臉上却沒有絲毫歡愉之色，那副面無表情的樣子，使金姑娘心底冷了半截，她是個很聰明的女人，一眼就知道劍虹娶她決不是自己的本意。

金姑娘苦笑道：

「你來了。」

劍虹嗯了一聲道：

「你不是要見我麼？」

金娘子淡淡地道：

「我想知道你娶我是不是眞心喜歡我！」

劍虹一呆，想不到這女人會問這個問題，他耿直憨厚，不善說謊，沉思道：

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歡你！」

金娘子心底一冷，道：

「你娶我有目的？」

劍虹一震，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金娘子冷冷地道：

「你利用我，劍虹，我承認愛你很深，但，我不希望你騙我，惡人城裏誰都知道疤七叔死在項莊手裏，你們神龍旅想報仇，才想出這個法子混進城，劍虹，我知道你最敬重七叔，但，你不該犧牲我！」

劍虹被她說的心頭狂跳，一臉羞紅，他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，爲了替七叔雪仇洗恨，以金姑娘的幸福做幌子，確實是件不夠光采的事情，他苦澀的道：

「我……」

金娘子冷澀的道：

「我不嫁！」

劍虹點頭道：

「好，這種事誰也不能勉強你，我們只聽過有逼姦的，沒有逼嫁的，金姑娘，這事咱們不談了。」

金姑娘冷笑道：

「沒有我，神龍旅想攻進城，那是痴人如夢，劍虹，沒有我，你們休想報仇。」

劍虹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就不信它是鐵鑄的，項莊難道認定他的城永遠不破！」

金姑娘冷冷地道：

「我不說也許你永遠不知道，惡人城城垛上，早設計了溝道，除了弓箭暗樁外，溝道裏灌滿了油，只要有人想飛上城頭，暗悄立刻發覺，一引火，城溝裏全是火，請問有誰能穿過它的火道……」

劍虹聞言一楞，想不到惡人城上有這麼多的暗伏，如果眞如金娘子所說，神龍旅確實是無法硬闖了，這樣說來，若無子女幫忙，還眞不容易混進去呢，怪不得葛家莊三十六條人命之仇，葛鴻元始終不敢輕易妄動，難不成他早已知道城中情形。

劍虹一嘆道：

「看來七叔之仇難報了。」

金娘子哼地道：

「那也不一定，有我幫忙就容易多了。」

劍虹冷冷地道：

「我不想求人，你可以不幫忙。」

金娘子聞言大怒道：

「你不要幫忙，我偏要幫忙……」

她個性倔強，向有不肯認輸的牛性，一聽劍虹不求助於她，心裏頓時火上加油，犯了小性子，存心和劍虹嘔起氣來。

劍虹冷冷地道：

「這可是你自願的，不是我求你。」

金娘子恨聲道：

「咱們來個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聽王大媽說，妳們準備月圓日來娶我，雖是嫁娶之事，但，我不會賴著你，殺了項莊後，你走你的陽光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。」

劍虹心裏一陣難過，道：

「金姑娘，太委曲你了。」

金娘子苦澀的道：

「我毀了劉老四，心裏對貴組合一直有份歉意，這次能對你們神龍旅盡一份心意，算是還了一份欠債，劍虹，我只能幫你們混進城，至於怎麼殺項莊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，畢竟我是在那裏長大的……」

劍虹肅然的道：

「金姑娘，不論成敗，妳這份盛情我會永感心中，神龍旅全體兄弟也會感激妳，劉老四地下有知，也應當瞑目了。」

金娘子含淚道：

「好，月圓日見……」

她心裏感觸良深的含滿了淚，畢竟劍虹是她所愛的唯一男人，雖然他從沒表示過他的情意，但，她不怪他，因爲愛一個人是沒有條件的，她能爲心愛的人做一件值得高興的事，她是心甘情願的，奉獻自己的背後多少有點酸楚，金娘子的心有點沉甸甸的，但，她却滿意的移動著步子，蹣跚而淒迷的離去了。

留下傻楞楞的劍虹，他望著她的背影，修長的身影，拂亂的髮絲，突然之間，在他的心緒裏撩起一連串顫動的遐思，剎那間，他發現了她的美，她的好，也發現了她善良的一面，他眞後悔過去居然不曾留意她，難道眞是因爲她那雙大脚，一個大脚的女人難道就不可愛麼？

月圓日——十五。

這是個好日子，宜婚喪喜慶，神龍旅人才濟濟，三十二名吹鼓手全是自家兄弟，八人大轎的轎夫全由兄弟負責，劍虹一襲新郎倌長袍黃服，轎子底下全是兄弟的傢伙，媒婆王大媽坐在馬上，大紅棉襖，左顧右盼，看看劍家那種場面，這媒婆心裏暖呼呼的，只覺得懷裏那張銀票愈來愈沉重，兩頂紅彩大轎十六個轎夫，在當地算是十分光采的場面了。

吹吹打打，浩浩蕩蕩，一行人直奔惡人城。

八爺目送自己兄弟們已啓程了，他另召集了五十多名兄弟分散開來，暗中向城裏出發，有的小販，有的行旅，大家無論如何在午時要摸進城去。

任務已分配妥當，小杜，顧斌，鐵虎，陸剛已混在吹鼓手內，他們俱扮成吹鼓手，暗中留意可能產生的狀況，嚴密防止形跡外洩。

金娘子的爹金扣兒在惡人城也是頗有名聲，他席開百桌，惡人城裏的四舍鄉鄰俱在邀請之列，當然他更打點了守城的兄弟，爲的是方便迎娶的隊伍。

當然，金扣兒嫁女之事一定要先向路羽報備。

鞭炮聲响個不停，惡人城鮮有這種喜事，大人小孩俱跑出來看熱鬧，金家算是大戶，城裏的人認識不少，沖著金扣兒的面子，扶老携幼的全上了桌子。

金家今天熱鬧極了，親朋好友全到了，金家迎親的人全遠遠眺望著城外，鑼鼓聲已遠遠傳來，遠遠的一隊行伍，場面挺壯觀的，鞭炮聲已响徹雲霄，守門的兄弟全得了金扣兒的好處，早將兩扇大門啓開，一行迎娶的隊伍浩浩蕩蕩的開進了城裏，城頭上，路羽站在城垛子上，暗暗望著行進的人群，他雖然也爲這份喜氣而興奮，但，眉宇間却有種不以爲然的憂悒。

行列繼續行進，已進了大門，鑼鼓喇叭吹奏的更响，這些吹鼓手更更身體皎健，虎背雄腰，而抬轎的夫子，彷彿不費吹灰之力，搖幌著大轎，輕鬆的奔走如飛。

突然——

鑼鼓手中，有人低聲道：

「兄弟，注意了，咱們已進城了，瞧瞧兩邊的人，有不少在暗中監視我們，可不能讓他們看出一點破綻，否則，咱們的計劃就泡湯了！」

嗯！

連轎子裏的劍虹都聽出誰在說話了，他暗中注視著外面的動靜，從轎簾中的縫隙中偷瞄著每個看熱鬧的人，雖然大夥兒兄弟爲這次娶親的事演練過不少次，畢竟他們不是職業的行家，行動上難免會讓人啓疑……

驀地裏——

有人站在高處暴喝一聲道：

「停。」

這聲大喝有如晴天霹靂，鑼鼓點雖然敲擊的震天而响，但，這聲大喝依然能穿過每個人耳裏，領導前進的是神龍旅兄弟鐵虎，他外表憨厚，有種傻氣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只有揮手停進……

……

路羽在七八個漢子的伴隨下從城垛上緩緩走了下來，鑼聲繼續，笛管不歇，鐵虎迎著路羽嘿嘿地道：

「這位爺，有何吩咐？」

路羽冷冷地道：

「我看看裏面有沒有我們不歡迎的朋友……」

他的目光飄過每人的臉上，從那雙銳利的目双中，彷彿要看出點什麼？轎中的劍虹低聲道：

「王大媽，妳還不過去。」

王大媽是惡人城的常客，她可認得這位路大爺是何許人，急忙一挾馬腹，朝前衝去，大聲道：

「路爺，你好，我是王媒婆，今天可是金大爺嫁女兒的好日子，看好的時刻是晌午，路爺，吉人吉時吉良緣，路爺，你不會躭誤他們的好時辰吧。」

路羽冷冷地道：

「列行檢查，不碍事的……」

王大媽嘻嘻地道：

「我先謝了，待會兒別忘了，過來喝一杯……」

這媒婆雖然徐娘半老，風韻却挺健的，隨便輕拋個眉眼也夠讓人消魂的，路羽雖然是個老江湖了，但從他洗了萬家莊後，長年躲在惡人城，早已不知人肉味了，此刻王媒婆這一賣弄，他還眞有點心恍神搖，斜睨著馬上的王媒婆，嘿嘿地道：

「你可要陪我喝一杯！」

王媒婆大笑道：

「何止一杯，我千杯不醉……」

她是個很靈巧的女人，苗頭對了，揮手道：

「路爺，待會見……」

鐵虎那會錯過這瞬間的機會，揮手，浩蕩的隊伍已前進了，神龍旅的兄弟個個機凜，在行進中，小杜已離開了行伍，他已溜進了人潮中，他負責接應八爺這些兄弟進城的任務，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溜回大門口。

他往回頭走，在城底下的長廊中，突然有隻大手從他背後抓來，小杜悚然一震，一回頭，只見一個面黃枯瘦的漢子站在他身後，他微微一震，道：

「朋友！」

那漢子低聲道：

「閣下可是杜爺！」

小杜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我是姓杜，你是！」

那漢子四處望望道：

「我是葛鴻元的手下，人家叫我小丁，葛大哥要我通知杜爺，葛家的人大多已混進來了，只要八爺一到，他們就會發動，這城分東西南北四個樓子，項莊居無定所，據城裏的人說他大多住在西樓，告訴八爺，先攻西樓……」

這漢子說完這幾句話，人已一溜煙的溜了，小杜若無其事的已摸進大門邊，他蹲在牆頭一角，靜待八爺這些兄弟衝進來。

照預定的計劃，八爺在晌午時刻硬碰硬指名向項莊挑戰，他若不能進城，這計劃就要完全改變了。

大花轎抬進了金家門，劍虹一襲新郎倌服，英氣煥發的進了金家，新娘子在伴娘的扶持下和新娘子向全家祖先叩頭，門外鞭炮不絕，顧斌穿梭於衆兄弟間，人人已準備硬幹了。

金娘子在和劍虹跪拜爹娘的瞬間，低聲道：

「你們什麼時候動手？」

劍虹也低聲道：

「八爺一到就行動！」

八爺和三十來個兄弟早已守候在城外，看看迎娶的隊伍已進了城中，八爺的命令已下，道：

「進城吧，咱們要行動了。」

三十多匹健馬如箭簇般的衝殺出來，在陽光下蜂湧似的奔騰，一股黃漫漫的沙霧迤邐的令人目眩，惡人城因爲惡名遠播，道上朋友，江湖兄弟莫不繞路而行，今日在城前突然展現出恁多快騎，的確不太尋常，守門的漢子雖然早已瞧見，但，項莊大名名滿天下，有那路不開眼的朋友敢在老虎頭上拔毛，這批快騎縱是筆直而來，他們也有恃無恐的認爲只是路過而已。

八爺正是希望他們有這種心態，他們愈鬆弛，神龍旅愈有利，眼看距離城門只有丈遠的路城了，守門的吳小侯已沉聲道：

「老巴，快响鐘，這些人來意不明，咱們還是小心點，不要給人家混進來了，咱們還當是客人呢。」

老巴懶散的道：

「行，响鐘就响鐘，不過，我老巴就不信有那個不開眼的東西敢招惹咱們城主，就憑咱們幾位大爺的名字，就能讓他們胆顫心惊了。」

嘴裡雖說著話，他還是去撞鐘了，他不怕一萬只怕萬一，萬一眞有人不長眼睛，那是自找霉挨了。

吳小侯望著衝來的八爺，吼道：

「媽的，停，這裡可不是朋友玩耍的地方……」

八爺一閃而至，道：

「躺下。」

他進得城來就不想太仁慈了，右手疾快的一閃，已劈在吳小侯的腦袋瓜上，頓時鮮血直迸，吳小侯乖的沒吭出半聲，人已躺下了。

五六個守門的漢子已發現情形不妙了，有人喝道：

「快關門……」

不論他們動作多快，也沒有八爺的身手快，八爺早已躍進城了，其餘的也魚貫而入，小杜早已守在門邊，老巴才移身子就給小杜一劍穿死，其餘的有誰能逃過小杜的快劍。

城裏頓時有些慌亂，畢竟這變化有些突然，四處有人奔跑，而喊聲也响個不停，鐘樓裡的大鐘噹噹而响，剎那間，城中央只剩下八爺這三十餘人，那些看熱鬧的人潮俱躲進了屋子。

八爺斜跨在馬上，大聲道：

「各位朋友，我們是神龍旅的兄弟，進城是要向項莊討回公道，沒事的請躲在屋裏別出來，想要替項莊出頭的，那就別怪兄弟不客氣了！」

話聲沉渾有力，字字句句傳進每個人耳裏，果然，城裏的人家已有人掩上了門，但，惡人城還眞名不虛傳，僅僅剎那間，四週已有了回應……

城樓上已有了人跡，百來名黑衣漢子俱手持大弓，長箭已拉在弓上，將城中央的八爺兄弟瞄準了，只要是命令一發，萬箭齊發，八爺兄弟中一定會有人喪命。

小杜四處一瞄道：

「八爺，咱們被困了。」

嗯，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這早在意料中，咱們站的是城中央，弓箭力道不太可怕，可是咱們的目標是項莊，不知道他住在那裏。」

小杜連聲道：

「西樓，葛鴻元派人傳話了。」

八爺目梢子剎那間落在西邊那棟大屋上，他略略一算計，自家兄弟只要奔出二丈多遠就能撲進西樓，那些弓箭對自己兄弟造成的傷害不會太大，道：

「小杜，殺過去。」

小杜嗯聲道：

「好。」

他剛想和八爺移動身子，半空裏突然响起一聲冷笑道：

「朋友，是那路的……」

是路羽，惡人城的名師爺，掌管整個城裏大小事務，他在十來個紅袍漢子的擁簇下，已站在城垛上，一臉不屑而又得意的神態，瞄著八爺，靜等八爺回話。

八爺冷笑道：

「楚八和神龍旅兄弟來探望項大城主。」

路羽嘿嘿地道：

「原來是八爺，六合的霸子，神龍旅的頭頭，八爺，久仰了，路羽有幸能和你會面，八爺，進惡人城容易出城就難了，你進城之前難道沒想過這後果麼？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路兄。小八要來就來，要走就走，留下我，嘿嘿，要付出相當的代價，你最好叫項莊出來。」

路羽冷冷地道：

「八爺，我只要一聲令下，你這幫子兄弟非倒下幾個不可，不如大家留點交情，先退出城外，項城主和你們組合的事，嘿嘿，咱們再慢慢商量。」

他不愧是個厲害的角色，惡人城雖有上百漢子，但神龍旅也不會是省油的燈，單憑神龍旅那些手下，就知道八爺決不是簡單人物，如果眞要拼殺起來，鹿死誰手猶在未知之數，除非項莊親自出手，權衡利害，路羽想先將八爺送出城外，再逐一追殺……。

八爺冷澀的道：

「路羽，你不夠格在這裡說話。」

路羽大怒道：

「給臉不要臉，八爺，你也太不識相了。」

一揮手，大聲又道：

「射。」

他在惡人城拔扈慣了，城裏城外有誰不稱他一聲路爺，八爺雖然是雄霸一方的人物，但在

路羽眼裏也不過是個稍有名氣的小混混而已，八爺不給他面子，他當然不會嚥下這口氣，心裏頓時有了殺意。

剎那間，無情的箭簇如雨而落，八爺躍身而起，一片劍光揮洒，將數十道箭矢擊落地上。

小杜吼道：

「我操。」

小杜狠，老顧毒，道上兄弟人人都知道小杜的手段，那個「操」字一離口，人已如一道幻影般的直躍而起，揮洒著手中利劍已拔躍落向城垛子，衝入那些黑衣漢子群中，冷劍連著穿了幾個人，但站在城垛子上惡人城的高手有百數十個，小杜雖狠，要宰掉那麼多人也不是易事，沒殺幾個，已被七八個劍手困住。

突然——

城垛一角有人叫道：

「杜兄，速退！」

小杜正在惊疑間，已瞄見那是先前和他連絡的漢子，他知道此人居然是向自己示警，一定有其原因，他毫不遲疑的道：

「謝啦。」

這個人的劍法太凌厲了，每一劍都是致人於死的狠招，連著發出七劍，他已向城中央落去，而城上的人却不急於追殺下來。

猛然間一聲大叫——

「火——」

城垛上突然竄起了火亮，那火苗子一起，迅快的在城牆上燃燒起來，快速的令人猝不及防，城上的漢子一見大惊，紛紛向城內落去，顯然這把火逼得他們根本無法再在城垛上立足了，他們如下躍下就會被火燒死。

八爺異聲道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那知惡人城項莊爲了防止敵人攻城掠地，早派人設計了火溝，滿是火油的城溝，只要一點燃，牆頭口頓成火海，再強的高手也無法跨過那片火海，攻城之夢必然幻滅，這次設計果然歹毒，却想不到自己人今天反受其害。

小杜急聲道：

「別管了，咱們殺……」

神龍旅三十來個兄弟早就不耐了，此刻一見城頭的漢子紛紛下落，立刻大吼一聲，衝殺過

去，眨眼間，已有七八十人被砍殺的遍地是血，屍首一地，神龍旅兄弟是以逸待勞，那些漢子尚未著地人已中劍，在形勢上神龍旅是佔盡了方便。

在血肉橫飛中，有人叫道：

「路羽，那裏逃？」

路羽也沒想到自己設計的火溝會突然著起火來，埋伏的弓箭手剎那間潰不成形了，他再狠再厲也惹不起這些火苗子，急速的躍向地面，誰知當他再站定身子，已有人迎了上來。

這個迎上來的漢子一身玄白衣衫，頭上戴了頂帽子，手中劍双顫嗡有聲，他不禁厲聲喊道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那漢子冷冷地道：

「你不會認識我，我却認識你，路羽，你是貴人多忘事，也許你不記得葛家村那三十六條人命的事了。」

路羽心底突然一寒，腦門子頓時發麻起來，血屠葛家村的樑子他死也忘不了，雖然這件樑子他死也忘不了，雖然這件樑子已隔了十餘年，可是他却夜夜都會夢見這段往事，也最怕有人提起這件事，更不願去想這件事，所以他才投入項莊的門下，他想憑著惡人城的顯赫威名，葛家的人不敢再找他，那想到葛家的人還是找上門了……。

他厲聲道：

「你是葛家的老幾……」

葛鴻元淒厲的大笑道：

「我是十五弟，葛家唯一倖存的，爲了你，我隱忍了十幾年，皇天有眼，今天我終於又見著你了，路羽，咱們這筆帳該怎麼算？」

路羽奸邪的道：

「你和他們一路……」

葛鴻元冷冷地道：

「風雲際會只能算是適逢其會……」

路羽狠厲的道：

「眞是太不幸了，這裡是地獄，是陰曹地府，你們進得來出不去，姓葛的，你瞪眼瞧瞧，目前有多少隻眼睛正在注視著你們，惡人城裏幾乎人人都是高手，我只要一聲令下，少說也有上百個人會要你們的命！」

其實葛鴻元和八爺早就知道惡人城裏臥虎藏龍了，他們雖然還沒發現眞正的高手，却覺得

眞有無數的眼睛在偷偷瞪著他們，這些隱於暗中的人雖未照面，可是那股子逼人的殺氣却已深深銘進每個人的心中——

是那些人有這麼濃烈的殺氣？是誰？

八爺凝重的道：

「葛兄弟，先拏下姓路的？」

這是殺害葛家莊三十六條人命的眞凶，葛鴻元早就有些耐不住了，他霍地拔出劍，道：

「八爺，謝謝。」

路羽的神情略略一變，目梢子已逼在葛鴻元的身上，葛鴻元那會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一柄劍已快速的向路羽劈了過去。

路羽不是個簡單的人物，身形略略一移已避開這狠厲的一擊，他能連砍葛家三十六條人命，可是功夫是何等厲害，人在移身間，已一掌劈向葛鴻元的肩頭。

葛鴻元猛地挫身，喝道：

「納命吧。」

劍光斗地在空中顫起八個銀顫的浪花，快速激烈的將路羽圍在劍叉中，路羽似乎沒有料到他的劍法這等犀利，道：

「萬劍門的人……」

十二

萬劍門這幾個字一落，遠處突然響起一聲長嘯，一道灰濛濛的快速人影像一團黑雲般的向場中直落而至，人才站定，已沉聲道：

「誰是萬劍門的……」

這是個古黑古怪的老叟，兩道眉毛是白色的，頭頂光禿的有如射散光來，但，那張臉却紅潤的有如一個嬰兒，一雙眼睛雖然其小，精光却四射，一看就是個大有來歷的人物。

路羽嘿嘿地道：

「好呀，老小子，這個人可跟你有點關係，他仗着萬劍門的劍法，居然殺進惡人城，這件事如果傳進項城主耳裡，嘿嘿，只怪項城主不會諒解。」

那老叟瞪眼道：

「住嘴，我門中的事用不着你插嘴。」

他緊緊的盯着葛鴻元，冷冷地問道：

「說，你可是萬劍門的弟子。」

葛鴻元咬牙道：

「不是。」

那老叟聞言大惊道：

「你不是萬劍門弟子，萬劍門劍法非本門弟子不傳，小子，說，這套劍法你是從那裡學的！」

葛鴻元冷冷地道：

「你是誰？我爲何要告訴你。」

老叟聞言大怒道：

「小子，你竟敢在我童子黃面前逞口舌，萬劍門中萬流歸宗，只要是萬劍門弟子見了我莫不叫我一聲童三叔，如果你不說實話，嘿嘿，你今天休想活着離開這裡。」

童子黃一落進葛鴻元耳裡，心裡暗中一顫，萬劍門叛徒童子黃居然是藏在惡人城裡，萬劍門萬流歸宗劍法秘技聽說此人已得之八九，自從背叛師門就無影無踪，想不到在這裡倒碰在一塊。

葛鴻元冷冷地道：

「姓童的，如果你還是萬劍門的就先助我殺了路羽，其餘的咱們事後再談，否則你給我站一邊去。」

童子黃在萬劍門中是何等尊崇的地位，捨門中三位大師兄外，他的輩份最高，葛鴻元名不見傳，居然對他又吼又叫，這張老臉實在是掛不住，他厲聲道：

「嘿嘿，小子，不管你是誰的徒弟，你對老夫如此無禮，老夫絕不饒過你，小子，拿命來。」

這老小子年歲雖已不小，火氣却大的出奇，他自從背叛師門之後，便躲在惡人城裡，頗受項莊的器重，今日遭一個後生小子的喝叱，早已面上無光，一怒之下，抬手快速的一掌抓向葛鴻元。

葛鴻元冷笑道：

「你是找死。」

他居然不移動半絲身勢，任童子黃的手指抓來，童子黃集數十年功力，掌指所落之處，力道何等奇厚，那知當他手指觸及葛鴻元身上之時，已大叫一聲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僅這一觸之間，指掌間已是鮮血直流，痛的童子黃大叫一聲，一張臉剎那間由紅變黃，顫聲道：

「穿命甲。」

葛鴻元冷冷地道：

「不錯，萬劍門的穿命甲，是萬劍三寶之一，你是個叛徒，得這報應是爲天報，童子黃，想活命，立刻給我拿下路羽，否則，三個時辰後，你的老命就報毀了。」

童子黃是萬劍門弟二代弟子，當然知道這個穿命甲的厲害，他暗中後悔，一移身子吼道：

「小子，我會宰了你。」

鮮血沿着指光流下，童子黃憤怒難當，一臉殺氣，路羽嘿嘿地道：

「老童，別急，他們有誰能逃出這裡，咱們跟他們玩定了，今天，一直玩死他們爲止。」

童子黃嘿嘿地道：

「路兄，請先將我手上的血止住。」

穿命甲果然厲害，僅僅是針眼般大的小洞，血却無法止住，路羽也有些好奇了，他想了解穿命甲的威力，立刻道：

「好呀，老童，咱們現在是魚帮水、水帮魚，再不合作，就讓這老小子給玩定了……」

止血必須封穴，路羽的掌迅速拍在童子黃的後肩，童子黃突然一指朝向路羽的腰際，路羽一怔，那一指已點了他的穴道。

路羽大惊道：

「你幹什麼？」

童子黃嘿嘿地道：

「路兄，抱歉了，我必須要活命，穿命甲的毒天下聞名，如果不拿下你，那小子不會給我解藥，爲了活命，我什麼事都幹的出來，你只有委曲了。」

路羽再精再狠也料不到童子黃會玩這一手，此刻他穴道被制，要狠已沒有本錢，嘿嘿地道：

「老童，你縱能活命也逃不出惡人城，背叛項城主的人有那個能活過明天，別忘了，這裡是項城主的天下，誰叛他誰死。」

童子黃大笑道：

「我顧不了那麼多了，先保命再保生，老路，你乖乖認命吧，誰叫你殺了那小子三十六條人命……」

童子黃這一招殊出大夥的意外，葛鴻元一楞，道：

「將他押過來。」

童子黃搖頭道：

「不，先拿解藥。」

葛鴻元冷笑道：

「洗了惡人城我自會給你解藥，老童，由不得你了，眼下我也是聽八爺的，在這裡誰也做不了主……」

童子黃不知八爺是何許人？但從葛鴻元嘴裡知道八爺一定是個人物，不覺向八爺瞄了一眼，八爺連看也不看童子黃一眼，道：

「小杜，通知兄弟，各樓搜索，務必活捉項莊。」

路羽失算栽在童子黃手裡，追隨在他身邊的那些漢子誰也不敢輕舉妄動，唯恐失手傷了路師爺，這些人惶恐急的只能隨在路羽身後。

響炮沖上雲霄，這是通知神龍旅兄弟的訊號。

葛鴻元知道發動攻勢的時候了，他大聲道：

「押走。」

守在牆角四處的漢子疾速的衝過來，這是葛鴻元帶來的人，沒有葛鴻元的命令，他們俱混在人堆裡，此刻知道路羽已擒，再無顧忌的紛紛湧上，剎那間將路羽身邊的那七八個漢子殺的四處奔散。

童子黃居然拗不過葛鴻元，將路羽交了出去。

四個漢子已把路羽綑綁起來，拉過一匹健馬，用繩子拉住路羽，要將他拖出城外，路羽能砍殺三十多條人命，什麼風浪沒見過，他面有冷笑，居然絲毫也不爲意。

突然！

惡人城的鐘樓傳來數聲敲鐘聲，東南西北四方樓子的大門突然開了，神龍旅兄弟進城至今猶未見着正主兒，這東南西北四方樓子俱是百門深鎖，八爺正調集人手要搜查這四個樓子，鐘聲響過，樓門俱開，八爺知道眞正的搏殺要開始了，項莊擺出這個場面顯然是有持無恐，剛才故意避着無非是在暗中觀察自己的實力。

東樓的門口站着一個頭有戒疤的灰袍和尚，這和尚方圓大耳，兩隻眼珠子快要吐出眼眶外，他瞪着那雙銅鈴似的眼珠子瞄着八爺，緊抵着那張嘴唇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南樓的大門一開，一道藍衫已呈現在衆人面前，這個人個大不大，身體粗胖，兩撇鬍子又厚又濃，他盤膝坐在地上大聲道：

「我雷公老潘在此，誰要想毀了這個城子，我老潘就先讓他嚐嚐雷公掌。」

雷公潘武勝果然聲音宏亮，一句話說下來，居然震的每個人耳中嗡嗡直響，其嗓門之大可見一般。

東樓天禪子禿頭，南樓雷公潘武勝全現了踪影，北樓無影子伯山也慢條斯理的現身了，獨獨西樓大門雖開却久久不見人出來。

半響！

西樓終於有了脚步聲，八個錦黃袍子的漢子先分列而出，站在西樓大門兩旁，不多時，一個白髮略黑的老人在一個美艷少婦的扶持下緩緩走了出來。

葛鴻元顫聲道：

「項莊……」

八爺瞄着項莊冷笑道：

「他終於出來了。」

惡人城城主項莊能以這座土城創立了獨樹一幟的惡人之名，自有其不凡的馭人之術，單看東南西北四樓的當家覇俱能聽命於此人，就知道項莊這個人決非泛泛之輩，他若非有大智大慧，也必是大奸大邪之徒，否則，他決無法統馭這麼多的江湖人物。

項莊的目光早已掠過每個人的臉上，當他看見路羽遭人綑綁在馬後邊時，他的眉頭已是略略一皺，道：

「誰有那麼大的胆子，居然在咱們城裡綁人？」

路羽聞聲立刻大叫道：

「莊主救我……」

葛鴻元已喝道：

「住嘴，世上已沒有人能救你了。」

五六個漢子早已奉命將路羽守護着，此刻別說東南西北四樓距離此處極遠，即使人在丈內，要搶救路羽也非易事，葛鴻元說的話沒有人會懷疑它的眞實性。

項莊不屑的道：

「我不信。」

葛鴻元哼聲道：

「那就試試。」

項莊瞧也不瞧項莊一眼，轉頭道：

「格達布……」

藏人格達布屬藏邊第一高手，他雖未在中土露過面，可是他那閃亮的名聲却遠近俱知，項莊突然叫出他的名字，全場俱是一陣聳動，只見一個大黃衣袍的漢子已斜飛而出，他光禿着一個油亮亮的大頭，手裡抓着一個薄似蟬翼的半圓形怪異兵器。

格達布嘿嘿地道：

「城主，有何吩咐？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路師爺在人家手裡，咱們惡人城還沒這樣丟人過，我要你把他弄回來……」

格達布大聲道：

「好。」

空中只見一團黃影乎空躍起，他的右臂突然振動的揮起，一道盤旅的光影帶着嗄嗄的呼叫聲，眞像空中閃過的疾電一樣，猛地直飄而去。

哎！

他那神秘無匹的旋飛武器太玄妙快速了，僅一眨眼，守護在路羽身邊的五六條魁武漢子在慘叫連連聲中，斗大的腦袋已如西瓜般的向地上滑落，刹那間鮮血滲着頭花般的腦漿漂落滿地。

而黃影如電，已彈射過來，格達布的動作快，身形神速，人在翻騰中，已將路羽連人帶繩子的抓回西樓，將路羽平放在地上。

這變化太快，更讓人覺得突然，他殺人救人全是一氣呵成，將本身功夫發揮到了極限，葛鴻元有若夢中一樣，看見自己手下僅一眨眼就躺下了五六個，這一惊當眞是非同小可，他顫聲道：

「這是什麼武器？」

他是萬劍門的頂光高手，一手萬劍法出神入化，可說是見多識廣，就是不知道這種能旋飛殺人的兵刃在兵譜中列爲何門武器。

八爺一臉凝重的道：

「廻旋斬。」

這種獨特的藏人「廻旋斬」在邊錘之地，大人小孩都會玩一手，邊塞之地，黃沙漫漫，一望無垠，但兀鷹却翔飛啄屍，藏人爲驅趕兀鷹而發明了這種廻旋刀刃，不但準而且狠，中者無不斃命，想不到格達布用這個當武器，殺人快速又俐落。

葛鴻元顫聲道：

「這玩意對付不易，八爺，你可有好法子。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這種東西刁鑽輕靈，要毀它不易……」

小杜低聲道：

「八爺，我有法子。」

他從腰下掏出一把鐵彈弓，暗中扣上一顆鐵彈子低聲又道：

「他只要再要一次，我有辦法打它下來。」

八爺那知小杜原本是個孤兒，從小跟隨獵戶上山追殺野獸，由於年紀小，他練了一手好彈弓，任何奇蟲怪鳥，只要落在他眼裡，他連看都不要看就能打下來，故從小就有神彈子之稱。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待會兒你試試。」

僅這幾句話間，路羽已鬆了綁，他是惡人城頭號師爺，居然當衆讓人五花大綁，這個面子他實在丟不起，鬆綁之後，暴跳如雷的道：

「城主，捉我的是童子黃……」

自從城主項莊露了面，童子黃那顆心就沉進了冰窟，項莊能領袖惡人城這麼多萬惡不赦之徒，其手段決非泛泛之輩可比，他陰狠其毒，最恨屬下背叛他，路羽的話一落，項莊瞪着童子黃，道：

「老童，你過來。」

童子黃嚅嚅地道：

「城主，這不能怪我……」

項莊淡淡地道：

「你知道叛我的人是怎麼個死法麼？」

童子黃全身一顫道：

「城主，我……」

項莊不屑的道：

「殺了吧，這種人留了也沒有用處。」

在他嘴裡殺個人就像劈個柴火那麼容易，輕淡的不帶點丁人味，格達布就像是項莊的左右手一樣，他聞言一移步，道：

「殺。」

這個人殺人沒有動作，略略一幌肩，那隻「廻旋斬」有若凌空得月般的疾速向童子黃的頭頂射去，這回童子黃已見識過它的厲害，一見它追殺而來，嚇得急速縮身幌移，閃開原地七尺，可是「廻旋斬」的快速眩人眼目，一擊未中又彈射而至，快的你速閃都閃不及。

八爺低聲道：

「小杜，射！」

小杜早已等待機會了，在它第二次洩落的刹那，他的鐵彈弓早已拉起，嗖地一聲暴射出去

，叮地一聲輕響，那快速的一彈果然擊在正在半空裡旋飛的「廻旋斬」上。

剎那間，「廻旋斬」在急速的墜落中一分爲二，居然讓小杜的鐵彈子擊斷了，這種變化殊出任何人的意外，格達布暴吼道：

「那個幹的？」

小杜大笑道：

「你爺爺。」

童子黃死裡逃生，一看是小杜幫了自己，心裡十分感激道：

「謝了。」

格達布臉色鐵灰，厲道：

「你能擊了我這隻『斬』，可見你的功夫不錯，我格達布雖是藏中好漢，敬重的也是英雄，你過來，我要領教。」

他朝項莊一拱手道：

「城主，我先上了。」

項莊是何許人？他知道格達布也是堂堂之尊，衆衆睽睽下自己的兵刃給人毀了，這在面子上決對掛不住，他要殺小杜，殺小杜爭面子，這是常情。

項莊揮手道：

「小心，這人姓杜，挺難纏的！」

格達布的血都快衝到腦門頂了，他在惡人城項莊對他十分禮過，他也一直沒機會表現，那知今天頭一回出手就讓小杜毀了兵刃，這一氣，格達布是七竅生煙，上下噴血，項莊的話未落，他人已撲了出去。

格達布像一道黃霧似的已落在小杜面前，他兩眼緊緊盯着小杜，似是不信這樣一個看似老實的人能用彈弓擊斷他的「廻旋斬」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是你。」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不錯，是我。」

格達布怒聲道：

「我要殺了你。」

小杜冷笑道：

「你吹牛。」

格達布是藏人，漢語並不太靈光，簡簡單單的他會，複雜的他就不靈了，小杜說他吹牛，

他可聽懂了，大吼一聲，一柄大禪杖已從背後揮了出來，這個藏僧功夫很邪，禪杖藏在黃袈裟之後，若不揮洒出來，誰也不知他將禪杖藏在身後。

禪杖長，範圍大，這一揮洒頓時風聲四射，杖影如林，小杜狠，早已響譽武林，一柄劍靈活的比一條蛇還迅速，他身子一移，冷劍劈空飛去，居然向格達布的腰際點去，格達布渾厚有力，乍然碰上小杜這種講究小巧動作，身形上就顯得遲鈍多了，他吼聲連連，巨杖猛揮，兩個人剎那間纏鬥在一起。

突然！

小杜的劍有如一道溜閃的光芒般的平空射了過去，他的劍是射出，劍已離手，這種射殺是武者大忌，一旦劍射落空，自己的兵器就失了，格達布乍見劍光一閃而至，大吼道：

「找死。」

那枝大禪杖迎向射來的冷劍，叮噹一聲，火花四濺，小杜的劍有如枯枝般的向旁邊飛落，格達布仰天一聲大笑，長杖已舉了起來。

但，小杜的動作太快了，他彷彿早已料準了格達布會有這一招，在格達布剛剛擊落他的劍的時候，手裡的鐵彈弓早已拉起，嗄地一聲，一彈已穿空而去。

哇！

鐵彈珠的速度太快了，快的令人根本看不清楚，格達布早已慘叫一聲，捂住自己的右眼而倒，一臉的鮮血迸流出來，那顆鐵彈子正中的穿進格達布的眼眶子裡，一隻眼正中的被鐵彈擊碎！

項莊睹狀大惊，道：

「格達布……」

那一鐵彈子太厲害了，格達布慘叫之後，人已翻滾在地上，他是藏邊第一高手，想不到栽在小杜的手裡，當他中彈之後，這才知道中土高手如雲，一個小杜就毀了他半生奮鬥的絕高名聲。

格達布在顫抖中，突然寂然不動，他昏過去了。

小杜緩緩拾起了劍，面色酷冷的瞪着項莊。

項莊那張臉像抹上了一層灰那樣難看，惡人城創立迄今，何曾讓人在城裡這樣囂張過，先是綁架了路羽，再毀了藏邊第一高手，這面子可丟不起，他嘿地一聲道：

「誰是神龍旅的霸子？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，楚八。」

項莊仔細的瞄了這條令他懼畏的漢子一眼，道：

「八爺，你有種，江湖道上能在本城撒野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，而你就是僅有絕無的頭一個，我項莊佩服你的胆氣，只是你八爺要枉費心機了，惡人城能名震天下，決不會再乎別人敢來砸場子，我鄭重的告訴你，你，還有你的兄弟，每人砍下一隻手立刻滾出去，項莊就網開一面，給你們一條活路。」

八爺聞言大笑道：

「項莊，你是過糊塗了，小八敢來這裡就沒打算要活着回去，水裡來，火裡去，神龍旅兄弟沒有一個會皺個眉頭……」

項莊不屑的道：

「憑這點人手。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這還不夠麼？格達布自稱是藏境第一高手，那又怎麼樣呢？還不是躺在那裡，像條死狗樣爬不起來，你—項莊不會強過多少，我也一樣要你躺在我的脚下……」

這番話可說是掃盡了項莊的那張老臉，殺了疤七叔後，項莊打心眼裡沒將神龍旅放在眼裡，更沒將後生小子八爺擱在心上，那想到愈讓他瞧不上的人愈能威脅到他，八爺不但衝進了城，更帶來了這麼豪壯的聲勢，甚至於連他都沒擺在眼裡。

項莊愈聽愈火，道：

「八爺，瞧瞧四大樓子的主人，那個不是響叮噹的人物，憑你們神龍旅這點人手，只怕後不濟急！」

不錯，天禪子禿頭、無影子伯山、雷公潘武勝確是脚跺四海顫的一流高手，但，疤七叔之死令神龍旅旋盪在拼死之心，人人無懼生死，這股力量就大的令人可怕了，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項莊，他們都是前輩，我尊敬他們，但是，如果他們要不被我們尊重，他們盡可出手，神龍旅兄弟已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情況了。」

天禪子禿頭大笑道：

「好小八，我和尚愈來愈喜歡你了，不過和尚要勸你一句，見好就收，惡人城畢竟不是普通的地方，這裡有許多人是你沒見過的。」

八爺拱手道：

「前輩好意，小八謝了，我和惡人城從來就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是，我們老當家疤七叔雖然和項莊略略有點過節，項莊却不該將我們老當家的分了屍，這是血債，血債血還，老前輩你說，我小八不該來麼？」

疤七叔三字一落進天禪子禿頭耳裡，他臉上突然一冷，側過頭去一道：

「老項，這事當眞？」

項莊苦笑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雷公潘武勝呵呵大笑道：

「死了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。」

天禪子禿頭怒道：

「姓潘的。」

疤七叔在武林輩份至尊，他和這天禪子曾有過數面之緣，知道疤七叔是個俠義之人，項莊殺疤七叔，天禪子禿頭十分不悅，加上雷公潘武勝那副蠻不再乎的樣子，令天禪子怒火中燒，有點暴怒了。

雷公潘武勝嘿嘿地道：

「禿子，吼什麼？你喜歡那小子，我還未必看的順眼呢，惡人城是咱們的避身之地，誰也不能看着它完了，我姓潘的不管項莊殺了誰？要找他報仇，到外面解決，誰要敢在這裡動手，嘿嘿，我老潘第一個不依。」

說到避身之處，惡人城裡每個人都有一段不能說的惡事劣行，誰都不願輕易出城，城外有許多人等着追殺他們，雷公潘武勝一句話說到每個人的痛處，天禪子禿頭雖然還有話要說，想到大家都在一條船上也就默然了。

但，神龍旅的人並不會顧慮這些，雷公潘武勝的話音一落，從樓角一隅突然跑出二十來條漢子，劍虹當頭，金娘子隨在他身後，他倆身上尚穿着新娘新郎的服飾，但，劍虹手裡握着劍，這就不像是新郎倌了。

項莊一楞道：

「路師爺，他不是金家的姑爺麼？」

路羽訝異的道：

「是……」

劍虹冷冷地道：

「我是神龍旅劍虹！」

項莊聞言大怒，狠狠瞪了路羽一眼，道：

「你這師爺當的眞好，居然讓他們用這法子混進城來，怪不得神龍旅那麼輕易的進城呢，路羽，你該死……」

路羽顫聲道：

「城主，我……」

項莊一掌揮出，將路羽劈了滿地找牙，這眞是丟人丟到姥姥家了，金扣兒居然勾結神龍旅殺進城來，這是路羽失察，疏忽職守之責，這一掌理應該打，項莊怒道：

「死罪可恕，活罪難免。」

他似乎已怒到了極點，仰天一聲長笑，驀從懷裡掏出一枝黑布織成的令旗，這就是名傳天下的惡人令，惡人城裡蛇鼠雜陳，各行其事，但，項莊是個有頭腦的人，他唯恐這些在江湖上以惡爲名的人難以控制，特地組織了一個黑衫隊，百名的黑衫隊不聽任何人指揮，只聽命這隻小小令旗—惡人令，因爲項莊認爲這城是屬於全體惡人的，如果此城被毀，多少人將無處容身，流落江湖必遭仇家追殺，黑衫隊一成立，惡人們個個參加，但只限於護城，其他恩怨，黑衫隊絕不參加。

惡人令一出，人人動容。

在遠處看熱鬧的人俱長年住在此城，項莊成立黑衫隊迄今，從未動用過這些護城的高手，沒想到神龍旅逼得他不得不運用這些人了。

惡人令翻揚在空中，鐘樓的大鐘立刻響遍四野。

一股寒人的殺意隨着鐘聲而瀰散開來，人人都感覺出一場令人顫悚的殺戮即將展開，因爲黑衫隊奉令之後將永不停歇的追殺至死方休。

鐘聲緩緩散開，四面八方已有人人跡！

黑衫隊的人終於露面了，個個黑衣黑褲，人人長刀斜揹，已分成十個小隊向城中央集中。

十人一隊，共有十隊，正好百人。

項莊的眼睛亮了，道：

「八爺，這是最後機會，你是滾還是拼？」

八爺早知道惡人城決不是輕易能洗的，他暗中默默察看形勢以後，眼看自己的兄弟也已向這邊集中，劍虹率領的兄弟全到了，他在進城之前已分配好各人的職守，暗中一琢磨，道：

「顧斌和劍虹負責阻殺黑衫隊，小杜、陸剛和鐵虎隨我追殺項莊。」

葛鴻元低聲道：

「八爺，我的人有三十來個，應付四個樓子的魔頭由我們葛家莊的人負責。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謝了。」

黑衫隊俱是道上有名的惡徒，他們俱有未足的江湖經驗，雙方已對峙在一起，人人將背上

的大刀握在手中，只等那枝惡人令一下，那場殺戮即會展開。

小杜的眼睛一直盯住着項莊，他狠厲道：

「八爺，幹！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兄弟，殺！」

顧斌和劍虹各領着四十多條漢子，在一陣暴喝聲中，他們像放出籠子的鴿子，個個帶着滿腔的熱血和殺意，向黑衫隊衝去。

無影子伯山依舊站在他的樓子裡，下面的殺伐他連看都不看一眼，天禪子禿頭彷彿置身事外，面上始終掛着一絲微笑，誰也猜不透這個出家人心裡，雷公潘武勝天生嗜殺，他一看這場面這麼熱鬧，大喝一聲道：

「好小子，要幹一塊幹。」

人像一隻大鳥，驀地騰空而起，揮起手裡的刀向神龍旅兄弟衝了過來，葛鴻元已向八爺保證看住樓子裡這幾個怪人，一看雷公潘武勝衝殺過來，怒喝道：

「操，你這老婊子。」

他這次是爲了葛家三十六條人命而來，心裡的恨火壓了太多，那股怒火那會輕易壓下，罵完之後，劍已如電的洒出，手下的弟兄立刻全跟了上去。

剎那間將雷公潘武勝困在中間，刀劍如雨的劈向雷公老潘，居然逼得雷公潘武勝連連後退。

八爺的身手更快，血腸劍隨着身勢拔出，在幾個起落間，人已躍向西樓，朝着項莊撲去。

路羽一劍揮來，道：

「大胆，敢動城主。」

小杜的動作更快，身子緊緊貼在八爺的身後，路羽的劍才出，小杜已劈出兩劍，他的狠聞名道上，這兩劍殺的路羽翻身而退。

八個紅袍漢子俱是項莊身邊的護身，八爺的人剛踏上樓子，那幾個紅袍劍手已圍撲過來，八爺今天是純報仇而來，出手那會客氣，他的劍一沉，喝道：

「滾。」

眞快眞厲的劍，頭二個紅袍劍手的劍也不過是剛剛出鞘，八爺的劍已穿進了這兩個人的胸口，鮮血飛洒中這兩人也不過是剛剛倒地，另一個腦袋已給八爺的劍砍了，他連殺三人，頓時將其餘的人震懾住了。

項莊一震道：

「好小子，你狠。」

他是一城之主，若非逼不得已輕易不會出手，一眼看見無影子伯山和天禪子禿頭還躲在樓子裡不動，暴喝道：

「你們死人，還不給我拿下這些人……」

無影子伯山搖搖頭道：

「惡人令已下，黑衫隊出面的事情，我們就不一定要出手，我們只負責保護你有難之時，決不幫你殺人，目前你尚未至死地步，我們不想出手。」

項莊怒道：

「你們該死。」

僅這兩句話的功夫，八爺已解決了那幾個紅袍劍手，鮮血濺滿了一地，屍首東倒西歪，這種威勢，以項莊這麼沉着的人也不禁駭然色變。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項莊，說，七叔和你何仇何恨？要這樣對付他？」

他那犀利的冷劍已逼在項莊的喉間，項莊非常沉着的冷笑一聲道：

「這不能怪我……」

八爺一楞，道：

「不怪你，我該怪誰？」

項莊冷冷地道：

「八爺，你也是道上的頂光人物，去外面打聽打聽，我項莊從創立惡人城至今，從未出過城一步，老疤和我有仇是事實，但，我決不會吃喝睡足了去抓他過來，這是有人故意陷害……。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有人陷害……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你八爺是聰明人，會想通其中道理，如果不是有人送老疤過來，我項莊那有機會殺了他。」

八爺心底一沉，疤七叔雙目瞎後斷不會自己送到項莊手裡，他了解疤七叔，七叔將神龍旅的棒子交給他，那就表示七叔要從武林中退休了，他不會再自找麻煩的向項莊下手，項莊是黑道梟雄，說話還有點份量，他不會編造一段故事來欺詐自己，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是誰送七叔來的？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我明白了，他知道我和老疤王不見王，見王必死，故意把老疤送來這裡，嘿嘿，他眞狠，知道江湖上能和本城一搏的只有八爺的神龍旅，兩虎相煎，必有一傷，他是坐收漁利！」

八爺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他是誰？」

十三

殺人者項莊，設計的元凶又是誰？八爺此刻並不急於立刻殺項莊，他要追尋元凶，項莊決不是省油的燈，他決不會輕易的受人利用，雙方鹿死誰手猶在未定之數，但項莊一定會抖露出其中內幕，他是個永遠不吃虧的人，這種悶虧更不能吃，要他不吭不哈的背起鍋，除非有更大的利害相衝，否則，項莊一定會抖出幕後的元凶。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你想知道。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相信你一定會說，這個人能將七叔送到你手上，就是要置你於死地，項莊，虧你跑了大半輩子江湖，這點門道也看不出來。」

項莊心神一顫，道：

「當時我收了七叔之後，就知道上了那個人的當了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那個人平白無故的將老疤送來惡人城，一定有其需求和目的！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你本來可以化解這場恩怨的，可惜你沒有！」

項莊苦笑道：

「化解？有那麼容易，疤七叔是個什麼樣的人，我相信你比我還清楚，他那種火爆性子寧死不屈，逼得我不得不殺他……」

八爺恨意掩面的道：

「你是自己種下了禍根，神龍旅怨背必報，道上兄弟沒有一個不敬重七叔是條漢子，你殺一個被人尊重的漢子，註定給惡人城帶來了厄運。」

項莊是個硬漢子，這次神龍族大舉攻城，他本來沒放在眼裡，等和八爺朝了面，以八爺的感態和氣度，居然把他的氣焰給壓了下去，他本來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梟雄，那想氣勢一短，被八爺像審犯人似的左一句右一句的數落半天，當着那麼多漢子的面前，當當一城之尊，豈能矮人一截，他愈想愈氣，怒道：

「八爺，你能活在這裡跟我說話，是我看你八爺還是個人物，否則，嘿嘿，你跪下來求我，我也未必肯見你。」

八爺怒笑道：

「大胆，在這節骨眼上你還敢大言不慚，項莊，說那個人是誰？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如果我挺得下來，你八爺就不必要知道那個人是誰了，因爲那個人比我還厲害，連我也畏他三分，說多了得罪人，不如不說。」

八爺的劍一顫，道：

「殺了你也不說。」

項莊大笑道：

「不，殺了我我會說，因爲命沒了，顧忌也沒了，不過你沒那個本事，瞧瞧，你帶來的人可佔到分毫便宜！」

八爺聽項莊這麼一說，暗中向四處一瞄，只見黑衫隊以百人之衆，居然和自己神龍旅兄弟殺的血肉橫飛，神龍旅在顧斌、劍虹和陸剛的統馭下雖然死傷和黑衫隊的人差不多，但，半點也沒佔到便宜，而黑衫隊俱是江湖多年高手，出手狠厲多了。

小杜突然道：

「八爺幹了再說。」

他是個最鬼靈精的人，知道雙方這樣耗戰下去，自己兄弟必然要損傷大半，話聲一落，一

劍悄然攻向項莊，項莊此刻全副精神放在八爺身上，那會料到小杜會突然施以暗襲，當小杜的劍已穿向他的小腹之處，他才警覺這人的劍法犀利，急速的向左邊移去。

八爺的動作更快更速，小杜的劍一展，八爺的一脚已踢了出去，項莊的武功再高也禁不住這兩大高手的聯手，雖然避開了小杜那一劍，却挨了八爺那一脚。

項莊的身子一歪，小杜的劍又以切下，他慌亂的急閃，手裡那枝惡人令已墜落地上，八爺立刻搶到那枝名傳天下的小令。

項莊一呆道：

「還給我！」

他眞是丟人丟到姥姥家了，當着那麼多人的面給人拍掉惡人令，在憤怒中，看見路羽、伯山、禿頭俱冷眼相觀，有如火上加油般的向八爺飛撲，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項莊，拼命了。」

項莊吼道：

「他媽的，你們是死人？」

他不是罵八爺和小杜，那是罵天禪子、無影子和路羽，在他情況最危急的時候，自己人居然袖手而觀，這股火的確讓他受不了。

他那知路羽是嚇得不敢出手，小杜的劍法已嚇破他的胆了，天禪子禿頭和無影子伯山却未必想出手，他們雖然寄居惡人城，未必看順眼項莊的爲人，當初入城之時雙方即有約定，若非項莊有生命交關之時，他們決不插手項莊的私人情仇，雙方雖是口頭約定，但俱信守不一，這也是項莊無法嚴加苛責的道理了。

項莊終於有機會出手了，他失了惡人令，冷劍迅快的拔了出來，小杜是最會把握機會的人，他認定了項莊一連三劍，刹那間和項莊纏鬥在一起。

突然！

八爺的耳際傳來一陣話聲道：

「楚八，快揮動惡人令，黑衫隊只聽命這枝小小令旗，阻止他們出手可免了雙方的浩刼……」

這是千里傳密，八爺感激的瞄了天禪子禿頭一眼，天禪子禿頭有如老僧入　，盤膝坐在那裡動也沒動一下，彷彿世間之事與他然關一樣。

八爺吼道：

「通通住手。」

一旗在手，號令天下，別小看了那枝小小惡人令，在八爺手裡却有如氣拔山河，排山倒海

之威，那些黑衫隊的高手果然紛紛抽刀而退，俱滿臉驚疑的望着八爺手裡的令旗，怎麼也想不透這枝令旗會到了八爺之手。

他們認令不認人，立刻退了下來。

要知惡人城裡每個人都是獨霸一方的角頭，平時誰也不賣誰的帳，只因在外結仇太多，而避禍此城，雖落戶於此，還是那股江湖習氣，誰跟誰都不相往來，項莊善攻心計，他們愈不往來，他愈能控制這個城池，項莊並不甘心讓這些人白住其內，召集他們組成黑衫隊，其主要任務是護城，防止外敵侵入，他們進城落戶只是圖個安逸，爲項莊賣命自有不甘，但要護城誰也推不了責任，於是組成了黑衫隊，他們在外俱頗有名氣，若全聽命項莊又覺了滅了自己威風，才想出制定這面黑衫令，奉令聽命，任何人都不能指揮，這就是惡人令之由來。

項莊被小杜逼得一吼，驀地從袖間射出一蓬黃霧，小杜那想到這老小子玩陰的，哎呀一聲，已被黃霧噴倒，項莊長嘯一聲道：

「黑衫隊，誰叫你們停手的！」

黑衫隊人人望着他，沒有一人答話。

八爺上前扶起小杜道：

「小杜，怎麼樣？」

小杜全身軟軟的道：

「別管我，八爺劈了他。」

八爺倏地射向項莊，怒道：

「你暗算我兄弟……」

他憤怒到了極點，在顫閃的劍影中，血牙小刀已被空穿了出去，項莊目睹八爺的血腸劍狠厲劈來，揮劍迎上，那想到八爺暗中扣了一手，在閃顫疾厲的雙劍交合中，冷艷的劍光滙聚成一團森白光幕，在觸擊聲中，那柄血牙小刀已斜穿而入，眞準、眞狠，一柄如牙的小刀已切進項莊的腿骨上。

項莊慘叫一聲，人已仰翻於地，他望着腿骨上的血牙小刀，顫聲道：

「血牙刀！」

八爺冷澀的道：

「這一刀本來是插進你的咽喉，爲了我兄弟小杜，暫時饒你一命，如果你不拿出解藥，下一刀就是你斃命的時候！」

說着，一柄血牙刀已挾在指縫間，並且隨時都會彈射出去。

名列十大凶器之首的血牙小刀果然威名如雷，不但將項莊給震懾住了，連天禪子禿頭和無

影子伯山都惊動了，幾乎在同一時間，兩大高手已到了八爺身邊。

天禪子禿頭合什道：

「八爺，手下留情……」

八爺咬牙道：

「不行，這個人非死不可，他殺疤七叔，爲神龍旅所不容，此次殺進惡人城正是爲他而來。」

他對天禪子禿頭十分友善，知道這個佛門僧者還相當厚道，雖列入惡人之中，決不是泯滅心智之人，憑剛才他暗中指點自己惡人令之舉，自己就該給他一點面子。

天禪子禿頭道：

「八爺，你讓我們爲難了。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天禪子禿頭斜睨了項莊一眼，只見鮮血泊泊地從他腿骨間流下來，血牙刀雖不會要了他的命，可也受傷不輕，至少他行動已不方便了。

他長吸口氣道：

「我和伯山跟項城主有約在先，如有人危害他生命時，我們才會出手，假如八爺一定要殺他，貧僧和伯山只有和八爺你論論長短了……」

八爺一笑道：

「大禪師說只要留下他的命，你們就不會插手。」

天禪子禿頭道：

「不錯。」

無影子伯山道：

「八爺能給我倆留點老臉，我們會感激不盡……」

八爺嗯了聲道：

「行，我不殺他就是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一柄血牙刀斗地穿了出去，已射在項莊的左臂上，項莊一聲慘叫，吼道：

「你不是說不殺我麼？」

八爺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殺了你了麼？大師和伯山老前輩說過，只要留下你的命，他們就不會伸手，我不會殺了你，七叔的仇要慢慢來。」

項莊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，你會後悔，姓項的不會永遠這麼背！」

八爺看他也不看一眼，道：

「二位，我要將他帶回租合裡，七叔的英靈未安，兄弟要用他的血祭七叔……」

天禪子禿頭沒哼聲，無影伯山却在皺眉頭。

項莊栽了，全場的人都傻了，路羽的臉色蒼白，他一直不敢再插手，在大夥不注意他的時候，他想溜，想悄悄離開西樓，但，小杜雖然全身酥軟，目光一直盯着他，而除了小杜之外，還有葛鴻元的兄弟早已盯住他了。

惡人城的霸子倒了，雷公潘武勝滿身鮮血而退，他雖然殺了幾個葛鴻元手下，自己也挨了三刀，這個人識相的很，神龍旅的聲勢太壯，如果天禪子禿頭和無影子伯山不出手，他知道已無法挽回頹勢。

項莊聽八爺說要血祭七叔，大吼道：

「八爺，要血祭老疤決不會是用我的血，那個該死的東魔才是你要找的人……」

事關生死，項莊已硬不起來了，爲了保護自己，他居然將東魔咬出來了，八爺正是等他這個口風，當項莊吐出東魔名字之時，遠處突然響起一聲梟笑，只見一條灰淡的人影從鐘樓後飛起直往城外落去。

是東魔？

全部的人目光聚落在那道灰淡的人影上，八爺從疾落的身影中彷彿有些熟悉，但，東魔的身法太快了，快的使人無法多加思索！

果然是個厲害的角色，從神龍旅進城，項莊被扳倒，惡人令失效，八爺怒傷項莊，種種情形俱在東魔的眼底下溜過，他眞溜滑的如一條泥鰍，讓你永遠抓不住他！

元凶東魔，這名字永遠絡在每位神龍旅兄弟心裡！

小杜中的毒不深，陸剛給他吞了顆藥丸，將他扶起來，小杜雖然中了毒，他還是不甘寂寞的道：

「老葛！」

葛鴻元上前道：

「杜兄有何吩咐？」

小杜一瞄路羽道：

「三十六條人命的兇手在那裡，你處置吧。」

路羽的神色在慘變中露出一抹怒恨之色，他突然揚起了劍，緩緩向葛鴻元行去，道：

「姓葛的，葛家莊三十六條人命是我幹的，路羽殺人是有原因的？你葛鴻元只知道要替葛家三十六條人命報仇，你可知道肇因在那裡麼？」

葛鴻元一呆道：

「你不是爲了洗刼財物！」

葛鴻元看見路羽那麼愼重其事的說出這番話，心裡頓時疑念叢生，老實說，他只知道葛家村三十六條人命是路羽一手造成，時至今日，他尙不知路羽何以會那麼歹毒的速殺三十多條人命，葛鴻元冷冷地道：

「說吧，我還眞想知道你殺人的動機。」

路羽哼哼地道：

「這話要從葛家村說起……」

葛鴻元一楞道：

「你也是葛家村人……」

路羽長吸口氣道：

「我不但是葛家村人，還是唯一的外姓人，葛鴻元，你大概記得葛家村的小寡婦路媚吧，那是我娘……」

葛鴻元一聽路媚兩字，心底頓時一沉，路媚是什麼時候移居葛家村，什麼時候死了丈夫，他已記不清楚了，可是他却知道路媚是葛家村最富有的女人，葛家村五分之三的地都是這女人的，葛家村有大半的耕地是向她租用的，膝下只有一個兒子，想不到路羽會是她的兒子。

葛鴻元呆呆地道：

「是這麼回事。」

路羽面上突然殺氣盈眉，道：

「你明白了我的身世就該知道我爲什麼會殺人了，姓葛的，我娘徐娘半老，但風姿不減，你們葛家的人不但貪圖我娘的美色，還想覇佔我家的地產……」

葛鴻元怒道：

「胡說，我們……」

路羽根本不讓他說下去，吼道：

「你知道個屁，葛大通、葛世傑這兩個人面獸心的東西，平常以長者自居，暗中欺侮我娘，逼我娘交出地契和房產，我娘不從，硬强沾辱，我娘走頭無路，帶着我去找葛村長哀告，誰想到全村無人相信葛大通和葛世傑會幹出這種事，你們葛家村在村長的統馭下逼我們母子離出村子，還毒打了我們母子一頓，我和我娘是上告無門，哭地不靈，娘在忍無可忍下投井自盡，

而我發誓報仇，連夜跑出葛家村。

葛鴻元愈聽愈寒心，葛家村逼死路媚的事他也風聞過，却不知道其中還有這麼一段隱情，他嘆口氣道：

「路羽你說得可眞？」

路羽大吼道：

「我娘給人姦污的事還能亂說。」

八爺的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葛兄，如果你們葛家眞做出這種事，的確是有不是之處，路羽殺人手段是毒了點，但，欺負人家孤兒寡母，也是天理不容，這事你最好弄清楚，勿枉勿縱，務須還人家個公道……」

路羽忽然一拱手道：

「八爺，我服了，你說了公道話，這比砍我三刀還痛快，我路羽敢做敢當，殺人者死，我並不再乎生死，只要能還我公道，雖死無憾，我隨葛鴻元回葛家村，等他查明眞象後，如何處置我，路羽決不吭半個屁……」

從這番話裡，路羽還算條漢子，葛鴻元雖恨路羽太過歹毒，但，如果葛家村眞做出這種天理難容之事，其罪也不能全怪罪在路羽身上，他沉思道：

「八爺，謝了，我們葛家村和路羽的恩恩怨怨會有個公平的論斷，現在我要帶路羽先走一步了，日後貴組合有需要兄弟的時候，請隨時傳話過來……。」

說完一拱手，他帶來的那三十多條漢子立刻押着路羽上路了，童子黃是萬劍門的前輩，他似乎也不願意在惡人城再待下了，也跟着葛鴻元走了。

神龍旅兄弟已列隊排列整齊的靜等着八爺下令，他們俱憤怒的瞪着項莊，項莊殺了老爺子，這股血仇是無法化解的，疤七叔的靈堂設在總堂裡，他們說過，不殺項莊誓不回堂，八爺已說過要拿項莊的血祭七叔，項莊想留下都不可能了。

八爺沉聲道：

「帶人！」

陸剛和鐵虎雙雙躍了過來，已將項莊挾了起來，天禪子禿頭突然一嘆道：

「八爺，這代價會很大……」

八爺咬牙道：

「神龍旅兄弟即使全死在這裡，也要將他弄回總堂，七叔的血仇是非報不可，任何人都無法阻擋……」

天禪子禿頭合掌道：

「八爺堅決如此，老衲就不再攔阻了，不過，八爺要小心了，惡人城的勢力不會低於神龍旅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謝謝大師提醒，我顧不了這麼多了……」

他望了兄弟一眼，堅定的道：

「小杜、劍虹左右護法，顧斌照顧後面兄弟，我先來開路！」

任務分配完畢，八爺當先跨出，小杜、劍虹嚴密的守護在兩邊的兄弟，陸剛和鐵虎在兄弟的護送下，架着項莊一路往城外行去。

神龍旅果然不是普通的組合，他們行動迅速，動作劃一，百多個兄弟個個精神抖擻，愼防有變，雖然黑衫隊已不會再出手，天禪子禿頭和無影子伯山已放棄對立，可是由天禪子禿頭口裡，他們相信惡人城一定還有更高的高手，否則，天禪子禿頭不會那麼愼重……。

城門已不遠，可是每個人心頭像壓了塊千斤重鉛似的，壓的他們透不過氣來，但，四野清風飄逸，天際白雲冉冉，看不出有任何警兆，說也奇怪，愈是沒有警訊，愈讓人覺得會有事情發生！

那股子說不出又能讓人感覺出的殺意像重重魔障一樣，始終圍繞在每個人的心湖，八爺的臉色更形凝重了，他暗中咬着牙，機凜的留意着四周，他曾對所有兄弟說過，我帶你們進惡人城，也一定要把你們帶出來，要死先死我，兄弟決不輕易犧牲！

八爺健步疾行，全部精神凝注在四野的動靜裡，他忽然覺得身上這副擔子好重好重，疤七叔將偌大的組合交給他馭率，雖然神龍旅上下對他那麼恭順和依存，可是江湖險惡，人心叵測，神龍旅將會遇到何種阻碍尚在未定之數，即使是今天，神龍旅雖然如願的進了城，如願的擒住了項莊，但，這個有惡人之名的城子太詭異難測了，如黑衫隊只聽命於惡人令，天禪子和無影子只負責項莊的生死，只要項莊不死，他們就可以袖手，這種種事情太不可思議了，天禪子和無影子不出手，惡人城裡還有誰會出面呢？難道城裡尚有自己不知的絕頂高手……。

驀地裡！

半空裡響起一道藍焰，從城裡東北角上暴起，一直射向城外，八爺的人眼看就要跨出城外，突然射來了這道響箭，八爺當機立斷的一揮手，道：

「兄弟，看清楚點，咱們可不能栽在這裡！」

緊接着，東北角一棟黑屋子裡傳來數聲震天長嘯，只見五道黑影如穿梭的銀光般向這裡飛快的撲落。

小杜仗劍喝道：

「什麼人？」

他的劍有若流閃的電光朝當先撲來的紅髮怪人身上戮去，在他想像中這一劍必能將對方的身勢逼退下來，那想到他的劍碰在那人的手臂上，只聽噹地一聲，紅髮怪人不僅毫髮未損，小杜的劍居然讓人家反手一拍，長劍已掉在八尺外。

小杜是何等功夫之人，一身功夫沉厚紮實，在人家手裡居然輕易的被這紅髮怪客砸飛了劍，他一呆道：

「好厲害。」

八爺冷笑道：

「小杜，別灰心，你中毒未癒，力道自然差點！」

他有意安慰小杜，小杜心裡有數的很，自己雖然中了點毒，功夫也不會差到讓人擊飛掉手中的長劍，他出道十七八年少有敵手，這回驟然失手，使小杜猛覺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自己往後要更下苦心了。

紅髮怪人長毛幾乎拖肩，他聽八爺說小杜中毒未癒，居然嘿地一聲，俯身將小杜的劍拾起來，抖手將劍又塞進小杜手中，道：

「再來一次。」

小杜心頭火起，對方居然這麼瞧不起自己，拉開身勢，果然一劍刺出，他這次不攻向紅髮怪客的上身，一劍點向這怪漢的小腿骨處，叮然聲中，小杜只覺手上的劍有若點在鐵板上，震的劍都彈起來了，而那怪漢已眉頭大皺，從地上跳了起來。

他哇啦哇啦的道：

「小子，你使詐……」

那一劍雖沒有傷了他，却讓他疼的在地上直跺脚，他氣的仰天一聲大笑，伸手來抓小杜！站在他身後的另一個綠髮漢子已喝道：

「老二，別鬧了，咱們還要救那小王八蛋呢。」

這綠髮漢子彷彿是這三個怪漢的龍頭把子，他一句話，紅髮漢子只是瞪了小杜一眼，果然沒有再動。

綠、紅、白三個怪漢子突然落在八爺面前，全城的人俱屏住了呼吸，這三個人在惡人城裡彷彿是殺人魔王一樣，令所有的人俱產生一股畏意，即使是天禪子和無影子和雷公潘武勝都寒懼的各退了半步。

綠髮厲猛、紅髮厲洪、白髮厲鵬，流傳江湖三十年的舉世魔道殺人魔厲氏三兄弟竟然藏匿在惡人城，這消息如果流落出去，只怕天下各門派都要震惊不已。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三位想必是厲三魔了。」

厲氏三兄弟人稱三魔，遂有厲三魔之名，八爺見聞多，閱歷深，從這三位獨特的外形上，他想起傳言中的厲三魔，傳說三魔在十五年前已被一位前輩高人所殺，從此消失於武林，想不到這三位人見人畏的三大魔手居然好端端的活在惡人城裡。

厲猛嘿嘿地道：

「小子，有眼光，道上　能認出我們三個的人不多，你一眼看出我們的身份，可見你是有點見識，不過，小子，我們這張老臉你多少要給點面子。」

八爺眉頭一皺道：

「小八對前輩高人一向尊重，如果前輩們肯高抬貴手，小八日後當登門致謝……」

厲猛嘿嘿地道：

「這話說的太早，我們和這位小城主還有點問題要解決，要不要給你點面子，那要看項莊肯不肯點頭。」

話聲一落，厲三魔同時移向項莊面前，神龍旅兄弟已知道這三個人是頂光中頂光的高手，人人緊緊握劍，嚴密的守護在項莊四周，唯恐項莊被這三個老怪物帶走。

項莊腿上依舊插着血牙小刀，他已行動不便，厲氏三兄弟雖然已和他遙遙相對，他還是那副愛理不理的樣子，從他的神態上，厲氏三魔彷彿與他交情不深的樣，他並沒有因爲三魔的出現而高興，反而露出一種不安的表情。

厲猛一瞪眼，道：

「小項，咱們是否該談談了。」

項莊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沒什麼好談的。」

厲洪怒道：

「小項，你別不知好歹，我們三個老東西用不着看你的臉色，現在，你落在人家手裡，要不要我們伸手，全看你自己了。」

項莊冷冷地道：

「有條件伸手。」

厲猛大笑道：

「當然，姓厲的做事一向是有條件的，我們三個老不死的已困在惡人城十多年了，若不是你老子玩了一手，嘿嘿，我們早離開這裡了，現在，你只要交出那張血書，我們立刻助你重登

惡人城城主之位。」

項莊聞言面上不但沒有一絲興奮之色，反而露出一抹淒涼悲慘之態，在他內心裡彷彿有極大壓力一樣，他沉思了半響，道：

「我寧可死在八爺手裡，也不會把血書交給你們。」

厲猛吼道：

「行，你死了，我們三個就把惡人城的人全部殺光，讓這裡變成一個鬼城，我倒要看看那張血書重要，還是城裡數百人的性命重要。」

這話字字句句傳進每個人的耳裡，人人神情慘變，厲三魔的手段在這些人耳裡已聽的太多了，如果三魔連手屠城，當眞是無人能夠抵擋。

天禪子忙合掌道：

「惡人城刼難來了！」

項莊聞言顫道：

「好，姓厲的，你用這種方式逼我交出血書，當世之中能制你們三魔的就是那張血書，我爹臨終再三告誡我，生命可以不要，血書決不能交給你們……」

厲洪吼道：

「你那個該死的老爹，讓我們過十五年的苦日子，只准我們在那棟爛房子裡過日子，要不是血書，我們早翻天了，今天你要不交出來，我就先剝了你的皮……」

原來厲三魔當年確曾遇上北海神道子老禪師，神道子因爲厲三魔殺人無數，遠從北海出關，一心一意要降服這三個血魔，雙方約在舟山島上會面，神道子苦諫不成而與厲三魔拼鬥了七天七夜，厲三魔果然厲害，居然和神道子拼個兩敗俱傷，項莊之父項一帆有藥王之譽，他遠去舟山島採藥，無意中碰上神道子和厲三魔，此時四大高手俱已奄奄待斃，藥王項一帆和神道子有一面之緣，立刻窮畢生之功將神道子的內傷醫好，厲三魔見他神醫無邊，懇求項一帆賜藥，項一帆早已耳聞過厲三魔的手段，雖有意救助他們，但懼於厲三魔的無情手段，在和神道子商量之後，要他們發下重誓並寫下血書爲憑，永不踏出項一帆給他們限定的地方—惡人城，厲三魔爲了救命只有答應，三魔雖惡，却極有信，住在惡人城果然未踏出城外半步，可是他們雖不出城並不表示不嚮往出城，要出城就必須撕掉血書毀掉誓言，但有個先決條件，項一帆必須過世才可以，三魔久困惡人城，日久生煩，想盡辦法要設計項一帆死，在項一帆救厲三魔時，神道子已嚴重警告過項一帆，玩火自焚者，養虎讓虎食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要愼防愼防，項一帆爲避免悲劇發生，便雲遊四方，絕少回城，氣的厲三魔空有一身本領，一直等項一帆病死才動血書念頭。

厲三魔久盼的機會終於來了，神龍旅一進城，這三個老魔就樂的跳脚，他們希望神龍旅能一舉破城，最好八爺能擒下項莊，果然如他們所料，他們只要助項莊敗部復活，項莊就會交出血書，想不到項一帆早交待他兒子了，寧死也不准交出血書，否則江湖再無人能治厲三魔了。

項莊已落在神龍旅手裡，有八爺在，神龍旅一定會拼死不讓自己落在厲三魔手裡，他善心機，利用這種情勢，厲三魔最好拼個兩敗俱傷，漁翁之利便垂手可得，他嘿嘿地笑道：

「姓厲的，我人還在神龍旅手裡，你又能如何？」

厲猛冷冷地道：

「一句話，你只要肯交出血書，我兄弟不但幫你解決神龍旅這些雜碎，還助你重登城主寶座，並傳告天下，任何人都不准進惡人城五十里之內。」

八爺眉頭一皺，對厲猛那句「雜碎」十分不滿的道：

「厲前輩，口下留德！」

厲猛嘿地一聲道：

「天下除了神道子教訓過我兄弟外，舉世中能批評我們兄弟的人不多，你最好站遠點，惹火了老子，嘿嘿，先把你這領頭的腦袋揪下來。」

八爺怒聲道：

「別人怕你姓厲的，神龍旅可不罕糊！」

厲猛冷笑道：

「好。」

厲三魔個性怪異，三個人給關在這裡有十多年之久，行事早已不按常理行事了，厲猛是三魔之首，他那個「好」字甫從唇間吐出，右掌已幻化的一掌向八爺身上劈來，八爺沒想到這老東西的掌法這麼快速，倉促間也是右掌進出，他身爲神龍旅的霸子，豈可隨便示弱，硬挺之下，兩掌剎那間交接在一起！

「砰！」

在砰然聲中，八爺的身子彷彿挨了鐵錘似的，搖幌的退了半步，而退下的那半步，整隻脚陷進泥地裡，厲猛也未比八爺輕鬆多少，他雖略佔上風，身子也是震動了一下，厲猛滿面訝異的望着八爺，道：

「小子，你眞行。」

在他想像中，這一掌至少能將八爺打得滿嘴鮮血，憑其數十年功力再加上這幾年在惡人城的苦修，茫茫塵世中，他自信已無敵手，何況，令他們兄弟頭痛的神道子早已坐化，他們根本無所顧忌，但，厲猛這一掌下去，八爺挺住了，不但挺住了，面上還若無其事。

八爺長吐口氣道：

「那裡，厲前輩才是高手。」

厲猛得意的道：

「小子，你現在知道厲害了，很好，這個姓項的手裡握有一項很重要的東西，這樣東西對我們三個老不死的很重要，你先把這個人交給我們，等我們拿到東西之後再把他交給你。」

這三個頂光高手俱是老狐狸，三個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，已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，在他們想像中，項莊一定會懇求他們先解了目前的困境，誰知項莊寧可死在八爺手裡也不肯交出血書，他們知道項莊只要被八爺帶走，厲三魔就沒有機會再弄到血書了，因爲沒有血書誓約就無法破解，他們就永遠不能出城，一直老死城裡！」

八爺斷然的道：

「不行。」

厲三魔那想到八爺會斷然的拒絕了他們，以他們的名字浩浩江湖有誰不賣帳，但，八爺就是不賣這個帳，厲猛、厲洪和厲鵬幾乎同時神情一變，厲鵬是三兄弟中最陰沉的，也是最毒的，他白眼一翻，嘿嘿地道：

「你說什麼？八爺，你再說一遍。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前輩咄咄逼人，小八恕難從命。」

厲鵬仰天笑道：

「很好，數十年不在江湖上行走，難怪人家不賣咱們兄弟的帳了，看樣子咱們厲三魔不再開一次殺戒，江湖上就不會知道咱們兄弟的厲害。」

說着他向八爺行了過來，面上露出一片凶光。

劍虹揮劍躍了過來，叱道：

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厲鵬嘿嘿地道：

「我要殺人，殺光這裡的每一個人……」

他翻着白眼，根本沒將劍虹的劍放在眼裡，兩掌揮洒居然伸手將劍虹拍倒地上，劍虹因弄不清楚他的底細，猝然遇上這麼深厚的高手而被擊倒，他倏地又躍了起來，連着七八劍，劍劍劈向厲鵬。

那知厲鵬太滑溜了，他也知道劍虹是在拼命，閃過劍虹那流閃的劍光，厲鵬突然向旁邊的兄弟下手，只見他一手抓起一個兄弟朝地上揮去，那兩個神龍旅兄弟閃避不及下，兩個人的腦

袋頓時迸裂開來，只見腦漿血溢，鮮血如泉噴洒，登時斃命當場。

顧斌吼道：

「媽的，宰他。」

神龍旅兄弟全聳然動容，自家兄弟居然讓人家當面活活摔死，這股仇，這份怨，頓時紛至沓來的湧進每個人心頭，只見人人揮劍，人人動刀，數十道劍影向厲鵬攻去。

但，厲鵬功夫太高了，他大手連揮，殺招不絕，剎那間，神龍旅已有五六個人遭其毒手，八爺眼裡散射着可怕的神光，血腸劍已斜斜舉起，悲憤的道：

「姓厲的，你們欺人太甚……」

兄弟手足，挨人一劍自己肉痛，八爺想不到厲鵬手段這麼歹毒，竟連殺兄弟數人，他是堂堂神龍旅霸子，豈能容許自己人任人宰割，劍式如山洪暴起，流轉而無情的撲向厲鵬。

厲鵬嘿嘿怪笑聲，身勢急速暴退，他畢竟是識貨的人，八爺的劍法與劍虹的出招又自不同，劍虹只能算是凌厲，招式俱在人意料中，八爺不同了，他不但劍式沉穩，更達練的讓人琢磨不透，每發一招全在厲鵬意料之外，這種劍法就不能不讓厲鵬小心了，畢竟人身是肉做的。

厲洪訝異的道：

「這小子還眞有兩下子。」

厲猛哼地一聲道：

「如果老三解決不了這小子，咱們今天就聯手毀了它整個神龍旅，讓他們永不翻身。」

這兄弟倆已有默契，但此刻兩人還不想出手，厲鵬的脾氣他們很清楚，他不招呼誰，誰也不能上前幫忙，否則即使是親兄弟他也一樣翻臉。

厲鵬被八爺逼得速退速回，沒有機會再殺人了，他是個半性子的人，愈無法殺人愈想殺人，但，一時間又無法突破八爺的劍式，頓時氣的嘿嘿怪叫，雙掌有如蝴蝶般的不停擊拍。

小杜　地竄出去了，喝道：

「八爺，我也上。」

他的劍更快更激了，八爺借小杜那快速的劍法，暗中已捏住了血牙小刀，他知道今日不拼神龍旅的下場非常之慘，兄弟已死了五六個，這結果若不施殺手，會讓神龍旅兄弟悲憤難平，他劍式連發，配合小杜的搶攻！

突然！

從八爺手指間流浮出一束星餘的光影，連站在旁邊的厲猛和厲洪都沒有看出那是道什麼樣的光影。

十四

顫閃的光影彷彿是來自天邊曳落的星暈，那麼快速而無半點徵兆的向厲鵬飄去，厲鵬也警覺出這點光暈的犀利，他雖然快速的移轉著身子，能避開小杜鋒芒般的快劍，可是，八爺的血牙小刀却已鑽進了他的肋骨間——

「哎呀。」

厲鵬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叫，一隻手已捂住胸前之處，鮮血從指縫間流出來，染透了他的衣衫，他痛苦的坐在地上，詫異而驚奇的瞪著八爺，顫聲道：

「你！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你必須付出代價。」

厲鵬重創太出厲猛和厲洪的意外了，他們兄弟成名於三十年前，憑三個人獨特的功夫，還沒有人能弄倒他們任何一個，誰知三十年後，居然被一個後生小子給弄倒了，不但是人丟不起，簡直是老臉無光，他倆在吼叫聲中雙雙撲向地上的厲鵬——

厲猛急聲道：

「小鵬，怎麼樣！」

厲洪吼道：

「沒關係，我殺了他給你出氣！」

他眞是怒到了極點，轉身從身上亮出了一柄緬鐵黑劍，這枝劍一片赤黑，像墨樣的發出烏光，明眼人一看就是一柄鮮爲人見的好劍。

但——

厲鵬突然咬牙道：

「慢著！」

厲洪大聲道：

「怎麼？他刺你這一刀還不夠深不夠狠，你還想慢慢跟他玩，老三，瞪大你的兩眼，他可是會咬人的狗，不吠不叫的給你一口……」

厲鵬咬牙道：

「你先看看他的暗器！」

厲洪這才留意厲鵬脇骨間的那柄深入骨間的小刀子，那是一柄令人觸目惊心的薄刃小刀，

厲洪可認得這柄名傳天下的血牙小刀，登時大惊失色道：

「血牙、血牙，天下十大凶器之首……」

厲猛的眼珠子一翻喝道：

「血聖……」

厲洪顫聲道：

「快問他，血聖在那裏？」

血聖在所有人耳裏是十分陌生的名字，可是無影子和天禪子却知道血聖是何許人了，血聖有二寶，血牙和血腸，兩椿武双俱有過顯赫的過去，厲三魔彷彿和血聖有極大的關連似的，三個人的臉色俱變蒼白，六道目光全落在八爺身上。

厲猛臉色沉沉的道：

「八爺，血聖跟你有什麼關係？」

眞現實，連口吻都不一樣了，八爺搖搖頭道：

「我不知道血聖是誰？」

厲洪怒聲道：

「小子，你眞他媽的，以穿皮襖裝老羊，在我們兄弟面前玩片湯，告訴你，你要是不把血聖的去處交待清楚，咱們這筆帳就永遠算不清楚了……」

八爺哼地一聲道：

「早算不清楚了，姓厲的，神龍旅現在要離開這裡了，你要是敢再攔阻，別忘了血牙奪命，殺手無情！」

厲猛怒聲道：

「好，厲鵬已挨上一刀了，你再發一刀試試，血牙雖利，碰上我們厲氏兄弟，它就無法顯威風了……」

厲洪的黑劍一展，道：

「讓我來。」

八爺一刀傷了厲鵬，早已觸怒了厲洪，他恨不能立刻將八爺的腦袋揪下來，此刻，厲洪再也不容情了，他那柄黑色鐵劍在空中抖出一片嗡嗡之聲，一股黑光刹時沖天而起，全場圍觀的人頓時發出一聲惊呼。

「黑煞劍……」

這三個字如雷般的响起，黑煞只是道上人物的傳言，誰也沒有眞正見識過，今天厲洪突然扯出這柄名傳已久的神劍，自是令人訝異了。

八爺臉色突然凝重起來，他雖然沒見過這柄稀有的劍刃，但却耳聞已久，想不到世上眞有這種通體如墨的冷劍，八爺愼重的舉起了那柄血腸劍，這柄血腸劍雖不若血牙小刀那麼威武，在兵譜中也是極夠份量的一柄神刃，八爺也不敢稍存大意，他知道血腸對黑煞，鹿死誰手只怕場中無人能夠預測——

八爺凝重的道：

「請吧。」

他與人對敵從沒像今天這麼愼重，暗中一運氣將全身眞力俱灌進劍刃之中，只見一溜雪白的光暈中突然透出一蓬血紅色，使那柄劍的劍刃眞像是條血腸一樣——

「哇，這是血腸！」

先前八爺使勁之時，無人能認出這柄神劍的來歷，觀看它射出血樣的光芒後，大家才知道八爺手中這柄劍也是大有來歷之物。

厲洪本來要痛下殺手，他一看八爺手下那柄劍心裏還眞有點發毛，因爲這柄黑煞已跟了他將近二十年，他愛逾生命的利器，驟然碰上血腸，唯恐兩劍相擊，會傷了他這柄黑煞，出手間頓時緩了下來。

他嘿嘿地道：

「好呀，這柄劍我要定了。」

自古多劍贈俠士，烈駒配英雄，只要是道上朋友，莫不喜歡名劍名戟，血腸劍的名氣大，識者更多，厲洪是玩劍的練家子，自己雖已有一柄稱霸天下的名劍，看了血腸劍的神韻後不禁砰然心動——

八爺聞言怒笑道：

「你只要有本事割了我腦袋，這柄劍就是你的了！」

厲洪喏喏地道：

「說的好，我就先砍了你的頭顱再說。」

斜運長劍，絲絲劍氣已森森暴出，站在八爺身邊的鐵虎似是看不順厲三魔的囂張和狂妄，一劍推出，道：

「媽的，你太目中無人了！」

八爺睹狀道：

「鐵虎，不可。」

鐵虎的劍已運勁揮出，嘶裂的吼道：

「八爺，不能老讓您老動手，兄弟又不是做假的，我先上，你別擔心我！」

憑著一股血氣之勇，鐵虎才不管厲洪的劍有多厲害，斜彈著冷劍，迅快而疾速的一劍斬落下。

厲洪劍隨發笑道：

「找死。」

那一劍硬往鐵虎的劍挑去，眞如削泥的快刀，鐵虎的劍甫傷及厲洪手中的黑煞，已叮然的斷爲二截，鐵虎悚然一震，厲洪的劍已在閃顫中原式不變的閃了過來。

這一劍已臨近鐵虎的胸腹之處。

八爺惊道：

「閃，鐵虎。」

八爺可知道黑煞劍的鋒利，他急速劈出血腸劍，而一脚已踹向鐵虎，這動作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鐵虎已慘叫一聲，胸口已被鋒利的劍鋒劃了一道，若不是八爺那一脚踹的快，鐵虎穩死劍下，饒是八爺出手的快，鐵虎身上那道血口也令人難受了，登時暈倒地上。

顧斌撲過來抱住鐵虎，叫道：

「快，止血葯！」

八爺已顧不得鐵虎的傷勢輕重了，身形快速的迎上厲洪，先讓顧斌替鐵虎止血，他雙目如流電似的逼視著厲洪，暗中將功力緩緩畢集在劍刃上，嚴密的準備一擊，但，也讓八爺心裏有了陰影，因爲——

厲洪一劍劃了鐵虎，並斷了鐵虎的劍，這威勢確實震惊了所有神龍旅兄弟，八爺已知道今日遇上了勁敵，他那柄血腸劍已畢集了全身功力，狠厲的迎向厲洪的黑煞劍，雙方都是劍道中的高手，那種激烈的劍法使兩個人的身影化成兩點影子，唯能看清楚的還是一黑一紅的劍刃，叮叮連响中，兩個人的身法雖離卽合，刹那間又纏在一起，兩人交手迅快的各遞了五十餘招。

站在厲洪身後的厲猛看數十回合過去猶難分出勝負，心下也是駭然，他想不到三十多年來走出江湖，一個後生小子不但打傷了老三厲鵬，與老二厲洪又平分秋色，他臉色瞬息萬變，愈看愈惊道：

「老二，退。」

厲洪不知老大爲何叫他退下去，他生平中最信服的就是老大，老大叫他退，一定有原因，他身形一斜，人已躍了出來，道：

「還沒殺他，爲什麼要退！」

厲猛目光盯著八爺，道：

「小子，你是血聖傳人！」

這話又使八爺一怔，他根本不知血聖是誰？厲三魔却口口聲聲說他與血聖有關，不禁道：

「我不認識血聖！」

厲猛嘿嘿地道：

「如果你不是血聖傳人，你這身功夫是誰教的！」

八爺這身功夫是老師父教的，老師父雖然傳他武功，却從不以師徒相稱，更不准他叫師父，八爺小時候就有這個疑問？老師父傳授武功而不以師父自居，難道老師父眞有相當隱情，而怕傳至外面，八爺此刻心裏疑念叢生，不禁道：

「老師父教的！」

厲猛一怔，道：

「老師父，那一定是血聖！」

八爺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你怎能斷定他是血聖！」

厲猛嘿嘿地道：

「道理太簡單了，血腸和血牙便是血聖身邊之寶，你不僅擁有血聖的成名武器，那身武功也是出自血聖的身法，雖然血聖教你武功時，盡量變化他的手法，若仔細推敲，普天之下捨血聖而外，無人能教出你這樣的武功！」

八爺訝異的道：

「你認識血聖的功夫！」

厲猛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何止認識，我們厲三魔跟他交手不下五次，對他那身功夫閉著眼都能摸索出，雖然他教你時已盡量掩飾他的獨門身法，在我們眼裏，他再變再隱瞞也難逃我們三兄弟的法眼，小子，告訴我，他現在在那裏，我們兄弟要那毀掉誓約，就是要找這個老東西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沒用的，老師父不會見你們！」

厲猛呸地一聲道：

「他只要知道我們兄弟沒死，保證會挾著尾巴藏起來，托天之幸，讓我們碰上你這小子，有了你，血聖他不能不來。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血書還在項莊手裏，你這輩子別做夢了。」

厲猛瞄了項莊一眼，道：

「項莊，咱們談個條件！」

項莊冷笑道：

「有啥條件可談！」

厲猛嘿嘿地道：

「項莊，你從小在你爹的呵護下長大，武林中大多念在你爹的情份討你客氣三分，從小你懷有大志，一直想超越你爹，可惜，你有心無胆，一直無法趕上你爹的成就，惡人城在你手裏只能維持現狀，無法開拓更高的境界，那是因爲你沒有好幫手！」

這番話聽在項莊耳朵裏，眞是心神搖幌，這是他內心多年的心事，想不到厲三魔雖不與他來往，居然能摸透了他心中的隱痛，但這個人一向倔強，冷冷地道：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

厲猛正色道：

「你只要交出血書，我們兄弟不再受誓言所縛，嘿嘿，我們兄弟保證讓你登上武林盟主寶座，你當了盟主之後，成就高出令尊許多，項家一定會以你爲榮！」

那句「武林盟主」四個字，像一帖催情的葯粉一樣，剎時在項莊心湖中泛起了陣陣連漪，他長年困守惡人城，雖也震動武林，畢竟無法讓人尊重，只能稱他一聲城主或是暗篤他是惡人之王，假如自己眞能跨上盟主之位，身份地位俱不一樣，自可爲項家大大爭一口氣，那份成就感決不會比爹爹遜色多少。

項莊砰然心動的道：

「那份血書眞這麼重要？」

厲三魔幾乎同時道：

「沒有血書，我們永遠無法毀掉誓約！」

厲三魔雖惡，却極端信守誓言，當年兄弟三人立下血誓之時，就答應項一帆，誓言要破，必須等項一帆死後，撕毀血書才能毀誓，如今項一帆已死，血書却尙在項莊手中，厲三魔不能竭盡心智收回血書了。

項莊哈哈大笑道：

「那我更放心了，只要血書握在我手裏，你們三個就必須聽我的，厲三魔，我當上武林盟主之後，你們三個是不是還聽我的！」

厲猛一怔道：

「誓約卽毀，永不約束！」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不行，不行，毀了血書，我當上武林盟主又有何用，你們不聽命於我，我那盟主又能玩多久，說不定你們兄弟一翻臉，又把我給宰了！」

這個人畢竟是個聰明之人，厲三魔個個武功高絕，以項莊的本領萬萬不是他們的對手，此刻厲猛的條件雖然能讓任何人心動，可是却是糖心毒葯，表面又甜又好吃，吞進肚子裏就會後患無窮——不死不休。

厲猛沉思道：

「永不爲敵如何？」

項莊想了想道：

「可以，不過，你們先殺了八爺。」

他已被武林盟主的神采迷惑，聽厲氏三兄弟說永遠不和他爲敵，那份顧忌便沒有了，殊不知厲三魔不但惡，更狡猾的緊，將來是什麼樣？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

久站不語的天禪子聽完項莊和厲猛這番話後，面上在剎那間連變數變，別人不了解厲三魔的利害，他是最清楚的，顧不得厲三魔會怎麼對付他，已喝道：

「八爺，速將項莊弄走，如果血書眞毀，莽莽江湖又將死傷數百人，那可是武林大浩劫……」

八爺當機立斷道：

「好。」

他面對厲三魔，揮手告訴兄弟道：

「突城。」

神龍旅似乎已愛染到這股逼人的殺氣了，在覇子的交付下，小杜立刻道：

「兄弟，盡管走，別顧我們了。」

神龍旅兄弟俱是久戰沙場，有足夠的應變能力，剎那間人影幌動，顧斌和劍虹護著兄弟，已將項莊押回城門口，他們行動迅速，眨眼間已出了丈外。

項莊叫道：

「厲猛，你還不出手？」

顧斌怒道：

「媽的，你還叫！」

他手下可不留情，一掌拍在項莊背上，這一掌又重又沉，拍地一聲，項莊僅僅啊了一聲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，顧斌不但重重打了他一掌，借機會點了他的啞穴，可見神龍旅兄弟是何等痛恨這個人了。

厲猛先瞪瞪天禪子一眼，道：

「多嘴！」

他大神一揮，人已向前欺來，八爺始終面對著這個大魔頭，厲猛的身子一動，他的劍已迅快遞出去，一溜劍光在顫鳴中，逼得厲猛不得不收住身勢。

但厲猛功力深厚，決不是個省油之燈，八爺雖然逼得他暫時一退，他已一掌拍出，那渾厚的掌力，居然逼得八爺倒退了好幾步。

厲洪根本不管八爺和大哥的交手，他只想迅快的搶回項莊，一聲長嘯向神龍旅移退的兄弟追去，小杜似早已料到這一招了，早已從兄弟手中拿來長劍迎上，小杜這次已學乖了，知道厲洪的劍能吹毛斷鐵，決不跟厲洪以硬碰硬，全用小巧功夫，刁鑽的令厲洪十分頭痛。

突然——

躺在地上的厲鵬有如神助似的從地上躍起，帶著亙創恍如一頭盤旋半空的食鷹，在悽厲的長叫聲中，猛然向神龍旅移動的兄弟身上落去。

他眞是一頭凶猛的怪獸，受了那麼重的刀傷，依舊能翻身攻擊，那深厚的功力固是他的本錢，還有更大的戰鬥力才是他驍勇的支柱，他負傷出手，殊出任何人意料，頭一拳已擊在顧斌身上。

哇地一聲！

顧斌猛地挨上一拳重擊，張口吐出一口鮮血，人已栽倒地上，劍虹和陸剛雙雙迎上，但，厲鵬像頭虎，像個食人的豹子，居然將他倆逼得自顧不暇，根本傷不了厲鵬絲毫毛髮，這一攻守，神龍旅兄弟的隊形大亂，移動間已緩了下來。

天禪子睹狀慘聲道：

「上吧，爲武林蒼生也要盡一份力！」

他彷彿已能預見整個武林將被這三個魔獸般的凶徒殘殺，無數的人將賠上生命，雖然天禪子自己也犯過殺生，也曾被武林目爲凶僧，但，那一點佛心，那一絲善念，促使他不能再佇足不前，身形一飄，已揮動兩神向厲鵬撲去。

厲鵬吼道：

「老和尚，你不活了。」

天禪子嘆道：

「爲天下計，我寧可先入地獄！」

他已無法再控制自己那份明哲保身的意念了，老和尚的功力深厚，居然攔下了厲鵬的殺手攻勢，有了天禪子出手，劍虹和陸剛壓力頓緩，四個人頓時翻飛激鬥。

最慘的是小杜，他和厲洪的差距太遠，除了能暫時轉生厲洪外，根本無法傷及對方分毫，厲洪可不是普通之人，雖拿小杜沒轍，可是只要一出劍，定逼得小杜連退四退，幾次都差點喪命他的劍下。

突然——

無影子的身子一動，道：

「八爺，惡人令給我！」

這個人有無影子之名，其身法眞是快的眩人耳目，八爺還沒看清楚怎麼回事，無影子已從他身上抽去那枚惡人令旗，這本是項莊手中的王牌，此刻落在無影子手裏，只聽他沉聲道：

「惡人聽令！」

惡人城裏黑衫隊是認令不認人，他們只聽命這枝小令，舉世中唯有惡人是他們的主宰，此刻無影子揮動令旗，四處的黑衫隊在大叫一聲後，同時擁了上來。

無影子喝道：

「立刻攻殺厲三魔！」

「殺！」

剎那間，四處一片喊殺聲，厲三魔想不到連無影子也背叛了惡人城，在驚疑之下，只見這上百的黑衣人已朝他們撲殺過來。

黑衫隊的組合雖然是城裏的落戶者，個個都是道上惡名之人，他們爲逃避仇家追殺而避居惡人城，和項莊簽下惡人令之約，除了那枝令旗能指揮他們外，任誰也無法調動他們，即使項莊，無令也沒法指揮他們，此刻，無影子有令在手，如項莊持令一樣的有效，眨眼功夫，厲三魔已被他們團團困住。

天禪子略略一退道：

「八爺，你還不走！」

八爺立刻移身抱拳道：

「謝謝兩位前輩相助！」

無影子嘆道：

「八爺，人都有份良知，這三個人如果流落江湖，天下將不知還要死多少人，爲了整個武林，我們只有略盡棉薄了！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好，謝啦。」

有了這股喘息的機會，神龍旅的兄弟已移出城外，金娘子伴著劍虹直出城外，在大門口，

金娘子揮手道：

「劍爺我不送了。」

劍虹苦澀的道：

「妳不跟我走！」

金娘子眸子裏突然浮現出一抹淚光，顫聲道：

「劍爺，金娘子不是不明理之人，你娶我不過是借名義進城而已，在你娶我之前，我已了解了，當然，我不會怪你，你是爲了組合，不這樣神龍旅兄弟也進不了城！」

劍虹面上有種愧意，道：

「金姑娘！」

八爺適時過來，道：

「劍虹，金姑娘已是劍家媳婦，我輩武人言誠有信，現在我命你立刻帶令姑娘回組合，今夜圓房！」

金娘子感激的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八爺揮手道：

「什麼都別說，回組合再說。」

八爺護送自己兄弟先撤，自己走在最後，此刻惡人令下，黑衫隊蜂湧般的向厲三魔撲殺，八爺忽然想到天禪子和無影子日後如何能躲過厲氏三兄弟的追殺，停足回頭向天禪子道：

「老前輩，神龍旅撤後，你如何善後？」

天禪子禿頭突然仰天一聲長笑，悽傷的道：

「八爺，你盡管放心，只要厲三魔不出此城，天大的事老僧也能頂住，但願八爺能上體天心，多爲武林添點正義……」

八爺拱手道：

「大師，保重，日後小八必再登城拜會……」

天禪子禿頭突然道：

「八爺，老僧有一事相求！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大師請說。」

天禪子嘆道：

「留項莊一條命，他只是心智狂痴，一直想登武林盟主，其實此人心地還不壞，如果你了

解他，也許……」

八爺一呆道：

「這不可能！」

八爺想到七叔之死，腦門子那股血便沖上來了，七叔是神龍旅的神，神給人家砍了，神龍旅兄弟怎會輕易罷手，自己即使給天禪子一個面子，也擺不平這件事！

天禪子看八爺有爲難之處，嘆道：

「疤七叔和項莊之間的恩怨錯綜複雜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，老僧只舉一個例子說，以疤七叔的脾氣，他統馭神龍旅，自然早該來惡人城了，而他遲遲不踏進惡人城範圍之內，至少說明項莊不該死，項莊殺七叔，是七叔讓人給抬進了惡人城，那是有意嫁禍，項莊碍於面子，不殺七叔，勢難領導這裡……」

八爺怒道：

「他可以不殺七叔！」

天禪子搖搖頭道：

「七叔也確有該殺之處！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這爲什麼？」

天禪子苦笑道：

「老僧說過，內情複雜，如果你了解眞相，我相信你一定會同意老僧說的話，當然，這件事必須由你自己深入了解，我相信項莊不怕你將他劫走是有一番道理，因爲項莊想要活命，你們組合今天要付出更慘痛的代價……」

八爺愈聽愈糊塗，道：

「老禪師，我不懂！」

天禪子嘆口道：

「還好你不懂，項莊之父項一帆是一位極有名聲的草葯郎中，他一生救人無數，不論是黑白兩道受其活命之恩的人不少，老城主知道這個兒子頗不成材，臨終將項莊托付給江湖上九大高人，如果項莊爲惡天下，人人都可將他殺死，假如項莊尚不算太惡，只是略犯小錯，這九大高人必須保其性命……」

八爺全身一震，道：

「那九大高人……」

天禪子搖頭道：

「你不必知道，但願你能先行化解這件事，否則，神龍旅必有惡報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多謝老禪師指點，我必秉公處理這件事，如果項莊天理難容，老禪師，即使全江湖的高人來保他，我小八也不能容情！」

說完，八爺再也不看厲三魔的狀況如何，拱手後，他轉身往城外行去，八爺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只覺老禪師天禪子這番話，像一潭秋水被人扔進一塊大石頭一樣，不僅擾亂了平靜無波的一潭秋水，而更令八爺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，他忽然想起疤七叔來了，這位父親的好兄弟看來正氣渙發，爲人四海，難道他也有許多不爲自己所知的秘密，爲什麼天禪子語外玄音那麼重，處處透著不可理解的謎團……。

爲替七叔報仇，神龍旅已全數動員，兄弟間爲報覇子之仇已流了血，難道天禪子幾句話就能壓抑住他們那股仇恨之火……。

小杜守在城門邊，他是迎接八爺，八爺遙見兄弟們已向歸路邁進，天邊片片雲絮浮盪，八爺嘆道：

「小杜，回咱們窩口……」

浩浩蕩蕩的一隊行伍，在疲憊中緩緩行去……

×　×　×

蒼空裏透著一片陰霾，冷颯的寒風刮在地上片片枯葉，刷啦刷啦的在空中旋轉，這種寒冷天裏，神龍旅的正義堂已掛滿了白布輓聯，一個斗大的「奠」字用鮮菊花綴成，放在堂門口，疤七叔的神位供在大堂正中，白燭長香早已燃起，這是告別式——

神龍旅兄弟早已列在大堂兩旁，人人面上冷清嚴肅，一副眉不展，嘴不裂的悽涼神情，八爺站在七叔神位前上音之後，兩旁兄弟突然同聲喊道：

「殺項莊祭七叔……」

「殺項莊祭七叔……」

在這番激昂的情緒中，八爺已沉聲道：

「帶項莊！」

四個慓形漢子已押著項莊走了進來，項莊雖在惡人城裏獨覇一方，目睹靈堂中這股肅殺的氣氛，神色也不禁瞬息數變，他不是個怕死的人，由於在惡人城裏面對的惡人太多了，那種場面都可能碰到，但，像這種要殺他的場面畢竟還是頭一回，他臉色居然蒼白，有點失措的樣子呢。

陸剛一腳踹在項莊的小腿，喝道：

「跪下。」

項莊想逞能都不能了，人已操控在人家手裏，陸剛那一脚部位準、力道足，他身子一輭，人已跪了下去，項莊怒聲道：

「大丈夫寧死不屈，爲何要跪？」

他眞硬，雙腿一弓又站了起來，陸剛叱道：

「面對七叔神位，你還不俯首認罪。」

陸剛視疤七叔如父，心中悲痛宛若刀剜，面對這個令他傷戚的仇人，目中如噴火樣的赤紅，他又要踹下去，八爺已道：

「算了，他還算是個人物，禮應受點尊重，能領導惡人城那麼多惡人也不容易，讓他站著吧。」

八爺開了口，陸剛不能不依，憤憤的退了下去。

項莊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從你這句話裏，我相信你的確能讓人尊敬的人，項莊一生不服人，對你，我算服了，疤七叔是我殺的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項莊死不懼，活不悅，你們神龍旅人多勢衆，我項莊即落在你們手裏，只有認栽的份，現在，你們要殺要剜，悉聽尊便……」

項莊不愧是項一帆的兒子，面臨生死取捨間，他表現得果然像條漢子，侃侃而談了無懼意，剎那間令場中兄弟暗暗喝采，但，人與人之間，佩服是一回事，仇恨又是一回事，佩服並不能減低他們的殺意，他依然要死。

八爺長吸口氣道：

「項莊，血祭七叔是大夥兄弟的意思，自古以來殺人償命，你也怨不得誰？只怪你沒考慮後果……」

他一拍手，又道：

「送酒。」

酒能壯胆也能麻痺神經，八爺話聲一落，立刻有兄弟捧著一壺酒進來，雙手送到項莊面前，項莊仰天一聲大笑，道：

「這是給我送行。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人生一場醉後再走，這是兄弟的一點意思。」

項莊倒也豪爽，呵呵地道：

「痛快，人生當醉，有酒爲樂，項莊，生不歡，死不懼，但求心中一份坦然，八爺，我還

是謝謝你。」

他眞乾脆，抓起酒壺仰頭咕嚕咕嚕的喝了個夠，任酒水沾濕衣衫，而臉上始終露著一抹笑意。

劍虹聞言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你還坦然，要坦然就別殺七叔……」

那知項莊聞言後，臉上倏忽間蒙上一層憤怒之色，他的臉色凶光大怒，一副怖人的殺機，森冷的道：

「他該死，他不死才沒有天理……」

此刻大夥俱已感染到疤七叔死後的悽愴，項莊口出不遜，頓時引起全場兄弟的憤怒，數十道目光全含恨的瞪著項莊，並激起全部兄弟的怒吼，齊聲道：

「雜碎，你才該死。」

陸剛沉聲道：

「項莊，你死到臨頭猶敢嘴硬，你眞是個頂尖的壞坯子！」

兄弟中有人怒吼道：

「殺了他，八爺，殺了他。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項莊，你殺了七叔，好像還很有理。」

項莊大笑道：

「不錯，惡人城裏人人爲惡之最，也可以說誰死都不怨，可是若以疤七叔的罪行，嘿嘿，惡人城所有人的罪也不如他一人！」

嗯，項莊這話使所有人都訝異的瞪大了眼睛，怒光如一道燃燒的火苗子，憤憤的盯著項莊，有道是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而項莊不但不後悔，反而處處說疤七叔是惡人，當然引起這些人更憤烈的殺意。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項莊，人都死了，你還罵七叔。」

項莊大聲道：

「如果單單罵幾句，他還是命好，假如蒼天有眼，他的屍骨早就天打雷劈了，小杜，我說的話有一句是假，你可以把我挫骨揚灰，剩下的屍骨扔給野狗吃……」

一怔，小杜呆了，要知疤七叔在神龍旅兄弟心目中是個神，一個神的形象是美好的，一旦這個形象給人破壞了，當然會引起大夥的憤怒和不安，因爲人人怕聽眞話——

八爺突然覺得心裏震盪不已，疤七叔視這些兄弟如自己的子女，神龍旅中人人敬畏他，擁護他，可是項莊嘴裡的疤七叔，簡直是人狗不如，八爺愈聽愈寒心，難道七叔眞是個大奸大惡之徒……

顧斌凝重的道：

「八爺，下刀吧，如果再讓這龜兒子滿口胡說，七叔在天之靈也難安歇，我們——」

八爺一咬牙道：

「好，項莊，不管七叔是對是錯，現在已是死無對證，你殺了七叔，你就得死。」

項莊的死就這樣判定了。

一對大白臘燭，在洶洶火焰下，顯得益發悲慘，這些人俱是英雄豪傑，望著那座牌位也不禁眩然欲淚，八爺先上香，然後道：

「祭血！」

話聲一落，一個黑衣漢子已托著一柄長刀行了出來，他一步步的向項莊行去，臉上一片殺氣——

項莊再英雄再好漢，當他面臨死前的掙扎時，他那張臉也不禁變成臘黃色，索性閉上雙目，不聞不看！

黑衣漢子的刀已揚了起來，目注項莊喝道：

「項莊！」

他突然發出那聲震天的大叫，項莊只覺自己的身子彷彿被什麼東西抽緊了一樣，一柄長刀已向項莊的身子推了過去。

黑衣漢子手裏的刀已扎進項莊的肚子上——

血液才冒——

突然——

半空裏突然响起一聲大喝道：

「住手。」

黑衣漢子的刀正要推進項莊的肚子裏，一股力道悄然的向那黑衣漢撞來，黑衣漢子只覺手裏的刀像握在別人手裏一樣，居然反撞向自己……

鮮紅的血已迸濺出來，項莊已痛的叫了起來——

黑衣漢子蹬蹬連退七八步，那柄刀居然再也扎不進項莊的身上，他訝異的啊了一聲——

十五

當著神龍旅全部兄弟的面，居然有人硬闖靈堂，並制止了他們祭血的儘式，這在武林中是犯了最嚴重的大忌，來人如果不是有能令人信服的說辭，只怕會立刻和神龍旅反目成仇——

八爺沉聲道：

「誰？」

小杜、顧斌和陸剛已向門口撲去，沉沉黑夜中，只見一個全身白衣的婦人，手裏牽著一個十餘歲大的孩子，如踏血無痕的向這裡飄躍而來——

在臘臘燭光下，在條條白布下，在黑黑夜色中，這個白衣婦人和白衣孩子有如鬼魅樣的展現在每個人眼前，是鬼？是人？

小杜喝道：

「站住。」

那白衣婦人冷冷地道：

「我來拜我丈夫，不行麼？」

白衣孩子也叫道：

「我爹呢？我爹呢？」

女的找丈夫，孩子在喚爹，這女人倒底是誰？難道是項莊的老婆，項莊在惡人城時，他老婆和孩子都沒出現過，此刻爲何又突然冒出來？……

孩子和他娘俱是素衣素服，假如和項莊有關係，項莊人尚安全，又何須穿孝服，這母子兩人出現的太過突然，頓時讓人滿頭霧水，又知這對母子是何來歷？

白衣婦人牽著白衣孩子的手根本不理會小杜的喝止，眨眼間人已闖進靈堂之中，小杜雖有意制止，可是在沒弄清楚對方身份之前，他也不敢冒然出手，只有由她進來。

八爺冷澀的道：

「這位大嫂，你是走錯地方了！」

那婦人眸珠子一閃，一股逼人的威嚴掃過八爺的臉，然後略略一禮，道：

「錯不了，八爺，我是給我老公上香來的。」

八爺哦了一聲道：

「請問嫂子，誰是你老公……」

那婦人斜睨了疤七叔的靈位一眼，道：

「他……」

八爺一震道：

「嫂子，你……」

不但八爺聞聲一震，全場神龍旅兄弟又有那個不惊慌失措，七叔一生清高，從不沾女色，大夥兄弟跟了他這麼多年有誰聽過他有家眷，這白衣婦人在七叔死後，竟無前來認夫，這裡面究竟透露著什麼玄機？莫非……

白衣婦人淡淡地道：

「你們不信？」

八爺苦笑道：

「七叔沒提過……」

白衣婦人聞言冷笑道：

「他當然不會提過，這件事他怕露光，怕讓天下人知道他是個背信忘義之徒，八爺，請你仔細看清楚，這孩子跟老疤長的像不像……」

此刻經這白衣婦人一提，兄弟們才留意到這個十來歲的孩子身上，他眉清目秀，身體健朗，從眼神、鼻子，和那張豐厚的嘴唇，果然跟七叔一模一樣，唯一不一樣的就是七叔老邁，這孩子稚幼，但，他的動作和七叔眞是像透了，不由的兄弟們不信，他不是七叔的孩子——

八爺怔怔地道：

「像極了。」

小杜急聲道：

「七叔太不該了，有了家也不跟我們說一聲。」

白衣婦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

「他見不得人，不敢說。」

小杜也許是愛烏及烏，他愛七叔，對這孩子也就特別好感，小杜上前拉著這孩子的手，道

「小兄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孩子道：

「龍兒！」

小杜一拍手道：

「好名字，七叔給他起名字叫龍兒，顯然是神龍旅的縮寫，龍兒、龍兒，你爹給壞人殺了，你想不想替你爹報仇？」

那知龍兒眨動了大眼睛，道：

「不想。」

此言一出，全場兄弟嘩然，父仇子報，天下人那個做子孫後代的不思爲父親復仇雪恨，而這孩子對父親之死恍如與他無關一樣，這種怪異的行徑實在有勃常理，小杜心底一沉，頓覺這孩子簡直畜牲不如。

小杜面色一冷，道：

「你爹給人殺了，居然不想報仇……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殺我爹的是誰？」

小杜一指項莊，道：

「是他！」

小杜心裏忽然又撚起一絲希望，只希望龍兒少不更事，尚不理解人世間陰詐邪惡之事，而無法判斷是非曲直，此刻他忽然問起殺父仇人是誰？小杜頓時釋懷不少，想必龍兒已經想通了吧。

龍兒看了項莊一眼，居然恭聲道：

「項叔叔。」

這話出自龍兒出口，頓時把小杜給氣的七竅生煙、五佛升天，龍兒不但不恨項莊，還叫項莊叔叔，這種認賊做父的忤逆行徑自是令所有人憤慨不已。

項莊大笑道：

「好，好，項叔叔沒有白疼你。」

小杜已吼道：

「畜牲、畜牲。」

龍兒突然面色酷冷的道：

「他爲什麼殺我爹？」

小杜一呆道：

「當然是有仇了。」

龍兒嘿嘿地道：

「你知道原因麼？」

小杜又是一呆道：

「不知道。」

他當然不知道，不但小杜不知道，八爺又何嘗知道，其他兄弟就更不知道了，龍兒問的絕，小杜答的眞，頓時，全場目光全落在龍兒身上，想聽聽這孩子倒底還能說出什麼來？」

龍兒長吸口氣，道：

「你應該問問我媽！」

那知那婦人嘆息道：

「龍兒，你說吧，媽不想再提了。」

她彷彿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，又對龍兒說：

「龍兒，先給你爹上香，不管他罪有多深，人多薄情，你還是他兒子，禮數到了，再論別的……」

龍兒大眼一眨，當眞乖的跪在疤七叔的靈位前磕了三個响頭，他緩緩爬起來，站在那婦人身邊，小聲道：

「娘，磕過頭了。」

那婦人面上酷冷的一笑道：

「好，道義盡了，咱們也不必多留了，扶著你項叔叔，咱們帶他離開這裡……」

龍兒果然上去扶項莊，小杜看的大怒道：

「龍兒，他是你爹的仇人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我爹，他認過我這個兒子麼？要不是項叔叔，我和我娘早就屍骨不存了，項叔叔是我們的恩人，他要是殺了我爹，也只能怪我爹多行不義……」

這話從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嘴裡說出來，眞是令所有爲人父母者大吃一惊，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而他，小小年紀心裏充滿了這麼多的怨恨，豈非令人不可思議，更絕的是這孩子認賊做父，將殺父仇人視爲恩同天造，這種言行大逆不道，人人被這孩子的言行吓住了。

小杜聞言大怒道：

「畜牲，七叔好歹也是你爹，你怎可這樣說話。」

八爺的心突然一沉，他詫異的望著這個十來歲的孩子，這孩子的思想太可怕了，如果這孩子眞是七叔所生，這孩子的坎坷遭遇只怕是他妒恨人世的根源，七叔有子如此，九泉之下只怕難以入眠，人眞是可怕的動物——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龍兒，從你口裏，七叔恍如十分對不起你們母子，告訴我，七叔如何對不起你們……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在靈堂前，我可以叫他一聲爹，如果他沒死，我叫他爹，他會一掌劈了我，他說過，他永遠也不會承認我這個兒子，只能偷偷放在心裏，請問諸位叔叔伯伯，我龍兒眞的這麼可憐麼？要叫人家爹，要做人家的兒子都這麼困難？我還認他幹什麼？」

又是一番驚天動地的問，場中，每個人都露出驚疑不信之色，他——龍兒只有十來歲，十來歲的孩子却說出多麼世故的話語，也多沉痛的稚子心聲，人執無情？情在何處？子又何辜？父又何過？……

八爺嘆道：

「龍兒，如果你說的屬實，七叔確實有些不對，不過，七叔伕義仁厚，不似你說的那種人，如果眞有這種事，其中一定有原因……」

龍兒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你們不信，好，你們看看我娘……」

他恍如十分激動，伸手去拉那白衣婦人的手，不小心拉著了衣袖，一扯之下，白衣婦人的整條袖子給扯了下來！

白衣婦人一顫道：

「龍兒……」

在所有目光中，大家看見這婦人的手臂不是白白細細的肌膚，而是一條條如指姆粗的疤痕，條條儡儡的好不恐怖，那女人原本細柔白嫩，誰又會想到她那條手臂會被人割抽成一條條老疤。

龍兒眼裏像噴火一樣的吼道：

「怕什麼？該給他們看就給他們看，這是我爹對付我娘的手段，她本是個大富人家的小姐，從跟了我爹後，就受我爹的欺凌，拳打脚踢也就罷了，他却拿鞭子沾上油用這種方法修理我娘，所以身上才會留下這些疤痕……」

鞭子屬皮，沾上油其硬如鋼，抽在身上，連皮帶肉都會扯下來，疤七叔眞是無情至此，親手對待自己的嬌妻嗎？如果七叔若眞如此，他爲何會變的這麼殘酷？

八爺震聲道：

「嫂子，這是眞的？」

白衣婦人眸中淚光盈然，顫聲道：

「眞的……」

八爺凝重的道：

「天下至親莫如夫妻，天下至愛莫如子女，七叔捨妻不親，捨子不愛，嫂子，這有些不近情理。」

那婦人冷冷地道：

「我們這對夫妻本來就不調和，他五十餘，我二十來歲始結爲夫妻，當時相愛相親未覺不妥，但，生下龍兒之後他忽然心情大變，善猜忌，喜動怒，輕則打我，重則鞭抽，更視龍兒如仇人，根本沒將他當成兒子……」

八爺一震道：

「老夫少妻悲如秋，七叔生理心理都不協調……」

那婦人咬著嘴唇道：

「你說對了，他不碰我不動我，除了練功就是找我們母子麻煩，最後將我們母子藏於山洞中，不給吃不給穿，竟然要將我們母子活活餓死於山裡……」

說到這裡他瞄了項莊一眼，又嘆息道：

「我們母子被棄置在山洞裡，呼天搶地也走不出山洞，整整餓了七天，只能靠一點小泉苟活，如果不是項大城主路過那裏，我們母子早就餓死山裡了。」

龍兒哼哼地道：

「我爹爲了置我們母子於死地，用火葯把洞口封死，僅留一個小孔給我們透氣，就憑了這個小孔，項叔叔天天給我們母子送飯，這種日子我們挨了五年……」

這種日子歷經五年，不見天日的時光有多難熬，龍兒和他娘吃喝拉雜全在山洞裏度過，只怕旁人早就憋死其內，而項莊能連續不斷的供應他們母子生活達五年之久，這份恩情只怕是天高地厚了……

小杜聽傻了，道：

「憑項莊的功夫要毀掉洞口壁不應非難事，何以五年時光而不救你們母子出洞，這也是匪所思議……」

這話說的好，正是人人想知道的問題。

那婦人冷笑道：

「是我不准恩公這樣做。」

八爺不解的道：

「這又何苦？難道你們不想重見在日了。」

那婦人悲悽的淌著眼淚，道：

「老疤和我夫妻一場，我總念在夫妻情份上，以爲他一定會回心轉意，決意在洞裡等他接

我們母子出去，誰知道五年來他創立神龍旅，竟將我們母子全忘了，也就是因爲這個念頭而造就了龍兒一身武功……」

龍兒接口道：

「那時候我已七八歲，項叔叔知道洞中日子不好過，就給了我一本武功册子，要我沒事就照册子上的武功練習，皇天有眼，當我能力劈石壁，脚蹬巨石的功夫練成之後，我就擊破山洞帶我娘出來！」

八爺一瞪項莊，道：

「項莊，這許多年中你難道沒通知七叔！」

項莊仰頭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你們只知道疤七叔和我有仇，却不知道仇在何處所結，更不知道仇因爲何？老實說，在沒有遇到他們母子之前，我和老疤還是惺惺相惜的朋友，我敬重他是條漢子，他敬我是一方的霸子，當我親自把他們母子的境遇告訴他時，他居然和我翻臉了。」

一怔，八爺不信的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項莊呸地一聲道：

「他不是人，在他眼裏，我能知道他們母子的藏處，顯然我和那位大嫂是相好，他一口咬定龍兒是我的兒子，否則，我怎麼會知道他們母子的事……」

八爺搖頭道：

「七叔太過份了。」

項莊哼哼地道：

「何止過份，簡直沒有人性，我告訴他龍兒的娘是何等希望他老疤能去接他，他居然矢口否認有這個妻子，爲了這個還動手打我……」

八爺楞在那裏，道：

「七叔不該是這種人……」

項莊恨聲道：

「爲了這件事我們交手七八次也談判七八次，有一天，老疤去雪山找我，那時候我和我老婆正好在雪山賞景，我老婆那時身懷六甲，我倆正憧憬未來美景之時，老疤硬指龍兒是我的兒子，當著我老婆的面，我極力否認而終至動手，也因此而讓我老婆投谷自殺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咬牙切齒的又道：

「老婆沒了，孩子死了，我發誓要殺老疤，但，爲了念及龍兒母子幸福，我跟老疤說過，

此生此世不再踏出惡人城一步，如果老疤胆敢跨進惡人城範圍內，不殺他決不罷休……」

他說的陳辭激昂，目中怒焰如火，可見此人端是恨透了疤七叔，而如果疤七叔眞是這麼絕情無義之人，項莊殺他就很難論斷誰是誰非了。

項莊說到這裡似意猶未盡，又嘿了地道：

「也許是天絕此人，也許是老疤惡運當頭，居然讓東魔送來惡人城，我項莊雖不是好人，但却是個言而有信的人，只好親手殺了他！」

殺了老疤，項莊彷彿一點悔意也沒有，他坦承自己動的手，這些話在別人耳裏也許不算什麼？在神龍旅兄弟耳裏，他們却莫不憤恨難掩，俱瞪著項莊，可是憤恨中又有幾許同情，表示項莊殺人有理，並非全部怪他！

八爺皺眉道：

「項莊，我不能只聽片面之辭，七叔在神龍旅兄弟心裏是位神，是位值得大夥敬佩的漢子，如果你在編故事騙了我們……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項叔叔說的句句眞的……」

那婦人也泣道：

「老疤是我的丈夫，也是龍兒的爹，自古有夫死妻守子報仇的例子，照常情，我應恨項莊，可是，石洞五年中，我們母子若不是遇上他，今天這段恩怨就跟我們母子完全無關了，因爲我們早暴屍山裏，項莊援手我們也對得起老疤了，至於項莊殺他，只怪他逼死了他老婆，也毀了尚未出生的孩子……」

這裡面恩仇糾結，誰也說不清，誰也分不清，饒是八爺精明能幹，也不知該如何善了，殺項莊？放項莊？連他也做不了主了。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七叔之死，仇是必報！」

兩旁的兄弟幾乎同時吼道：

「殺他，殺他！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當然，要兄弟放棄殺項莊的成份不大，因爲我們敬愛七叔，可是，我們也不能不講理，如果七叔眞是萬惡不赦之徒，我們執意報仇，在公理上也有欠公平！」

小杜跺脚道：

「八爺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八爺爲難的道：

「東魔是主凶，項莊只是被利用！」

他突然覺得項莊雖然是惡人城的霸子，是個不被人尊重的梟雄，可是他也有其光明的一面，援手五年，幫助七叔的妻小，這點恩情已足赦免其死罪了，七叔雖死，龍兒已大，對七叔來說，這份恩情也太大了，如果兄弟執意殺了項莊，固可快意恩仇，留下的只怕是良心的不安吧——

小杜嗯聲道：

「東魔該死，項莊也不可原諒！」

龍兒站出來道：

「誰都不能殺項叔叔！」

八爺哦了一聲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項叔叔令我和我娘有活命之恩，要替我爹報仇也是龍兒的事，與諸位叔叔伯伯無涉！」

八爺一楞道：

「卽不殺項莊又如何替令尊報仇？」

龍兒咬牙道：

「我想過了，我是疤七叔的兒子，自然有我爹一半的個性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恩歸恩，仇歸仇，等我先報了項叔叔的恩情後，再找他替父親報仇！」

小杜聞言大笑道：

「好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果然不愧是七叔的兒子，不過，龍兒，當著這麼多叔叔伯伯的面，你要救姓莊的只怕不容易！」

龍兒咬牙道：

「你們一定要殺他！」

小杜點頭道：

「這是組合下的追殺令，連八爺也改不了。」

龍兒皺眉道：

「如果我硬闖呢？」

稚子無毛，口出狂言，在神龍旅諸英雄前，龍兒居然發下這樣的豪語，他的模樣和神情果然和疤七叔一模一樣，衆人彷彿從這孩子身上看見了老疤的當年神采。

劍虹忍不住道：

「孫子，別費事了，這裡每位叔叔伯伯都有一身好功夫，你一個孩子又能闖出什麼名堂……」

龍兒冷冷地瞄了劍虹一眼，他轉身大步行出靈堂外面，大夥被這孩子的古怪行徑弄糊塗了，還沒會過意來，只見龍兒從外面搬進一塊巨石放在靈堂正中，這塊巨石少說也有七八百斤，而龍兒却不廢吹灰之力托了進來，僅這份力氣已令全場兄弟乍舌了，誰也想不到這孩子會有這麼大的勁道，莫不楞楞的望著他。

龍兒擺好石頭，道：

「叔叔伯伯，龍兒在洞裡閒來無事就搬石頭玩，從小就有神力，在叔叔伯伯面前要硬闖我爹創下的神龍旅，對爹爹面子上實在不好看，我也不願意和叔叔伯伯動手，不過，項叔叔勢在必救，我不能傷害各位叔伯，只有告訴叔伯，我有能力闖出去。」

說完，他一移身子，舉起那隻小掌猛地拍在那塊巨石上，眞是不可思議，那隻小手攤開來沒多大，擊在石上，却如碎瓶子一樣，一塊渾厚的石頭就這樣被擊的粉碎，那強勁的掌力頓時令全部的人傻在那裏。

這是那門子神功掌力，有這麼大的威力。

八爺詫異道：

「好功夫。」

龍兒淡淡地道：

「是項叔叔那本武功册子學的！」

八爺仰天大笑道：

「七叔、七叔，有子如此，夫復何言？」

龍兒立刻道：

「我可以帶項叔叔離開這裡了嗎？」

八爺一呆，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陸剛淚流滿面的道：

「八爺，七叔的仇如果不報，組合訂的規矩就廢了，咱們神龍旅即使殺錯人了，咱們用鮮血和命來抵，龍兒是七叔的兒子，但，他却不能要求我們不報仇……」

剎那間，兄弟們齊聲大吼道：

「對呀，八爺。」

龍兒的眼裏終於淌下淚了，他是個超級倔強的孩子，在這一剎那突然憋不住了，兩行清淚從眼眶裏滴流下來，他緩緩走到七叔面前又磕了三個响頭，轉過身道：

「叔叔伯伯，龍兒雖有武功，決不敢仗功傷人，更不敢和叔伯們爲敵，但，母親教我，爲人處世，做人要恩怨分明，項叔有恩我家，自是非報不可，即然我不能和叔叔伯伯動手，我龍兒更不願意負情於人，我只有替項叔挨這一刀之懲，希望念在我爹份上不要再追究了！」

小小年紀一番言語，却說的合情合理，百來條神龍旅漢子，俱被這孩子的話感動了，楞楞的望著龍兒！

龍兒突然一舉手，右掌迅快的向左臂上切去！

八爺震聲道：

「龍兒，你幹什麼？」

他迅速的撲出去，用手拉住龍兒的右掌，但，龍兒右掌的速度快，力道足，那一掌還是砍在龍兒自己的左臂上！

「咯！」

龍兒一條左臂已畢了下去顯然已斷了。

龍兒臉色蒼白的道：

「叔叔伯伯，這樣夠了麼？」

夠了，神龍旅兄弟皆被這孩子的勇氣和胆魄懾服，他們內心裏如雷樣的吶喊著，夠了，孩子，足夠了，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那份智慧和處事方法太令他們汗顏了，大夥雖是歷盡滄桑，見識過大場面，這種令人感動的場面還是頭一遭看到，這孩子了不起！

八爺嘆聲道：

「龍兒，你何苦？」

龍兒眼裏忍著淚，道：

「我能帶項叔走麼？」

八爺咬牙道：

「行。」

龍兒猛地跪在八爺面前，顫道：

「謝謝八爺成全龍兒，也謝謝各位叔伯。」

他站起來望著項莊，又道：

「項莊，這條命是拾回來了，龍兒也算還了你的恩情，從今日起，我倆已各不相欠……」

……

項莊苦笑道：

「龍兒，項叔叔沒有白疼你！」

龍兒搖搖頭道：

「恩斷，仇未了，項莊，疤七叔是我爹，我爹是死在你的手裏，爲人子女者不能爲父親報仇枉爲人，我還恩於你，是不再相欠，我殺你，是替爹報仇，項莊，望你好好活著，有一天我找上門，就是殺你的時候了……」

千萬別小看了這孩子，處理起事情還眞有條不紊，幾番言語俱能絲絲入扣，沒有一句話不讓人家心服口服，八爺服了，手下兄弟又何嘗不服。

小杜大姆指一伸，道：

「好，龍兒，杜叔叔服了。」

項莊仰天大笑道：

「眞是蒼天有眼，老疤會有這麼一個值得驕傲的兒子，龍兒、龍兒，冲著你這份孝思，項莊這顆項上人頭，隨時等你來取，項莊決不迴避更不會還手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你還有一段日子好過！」

項莊一怔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我先解決了東魔，那才是劊子手，殺了東魔之後也就是我倆了結的時候！」

說完扶著他娘緩緩而立，項莊也長笑而去，留下神龍旅的兄弟，俱被這孩子的行徑震惊住了。

香煙繚繞，疤七叔的神位依舊放在那裏……！

十六

秋後的夜是寒索的，空中的風也顯得冷，蒼穹裡，浮雲間却有幾顆稀疏的冷星，散射着柔和的光芒，如螢火蟲般閃閃爍爍，點點滴滴……。

十里路後！

龍兒的身子突然緩了下來，白衣婦人扶着項莊坐在路邊的石頭上，略作喘息，項莊那一刀雖不嚴重，却也在流血，白衣婦人彷彿愛憐的替她包傷傷口，她那雙眼珠子隨着項莊的臉上表情而變化，從她的眼神中，很難不察覺她與他之間有種複雜而曖昧的感情，她低聲道：

「痛不痛？」

嗯，項莊眉頭略皺，道：

「還好，這次多虧了你和龍兒！」

龍兒目光望處天邊，頭也沒回，看也沒看一眼，他心裡想些什麼？沒人知道，那婦人先照顧好項莊後，連忙陪笑道：

「龍兒，讓娘看看你的手臂！」

龍兒心裡暗自冷笑，隨口道：

「八爺擋了一下，才保住了我這條手臂，娘，項叔叔已經救出來了，我們可以回家了……」

……」

那白衣婦人笑道：

「不，我們去惡人城……」

去惡人城，龍兒似乎已明白什麼回事，他顯得異常冷漠，一點也沒有興奮之態，僅淡淡地道：

「隨妳啦，反正爹已死了……」

項莊此刻拉着那婦人的手，嘿嘿地道：

「龍兒，你今天表現的太好了，項叔叔眞沒想到你小小年紀就能表現的這麼沉練，連八爺都被你的氣度懾服，項叔叔要感謝你的幫忙，送你這柄翠玉刀。」

說着手裡已多了一柄薄刃而鮮綠玉柄的小刀，美艷而犀冷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柄千古難逢的小刀，龍兒沒有回頭，僅淡淡的哦了一聲。

白衣婦人高興的道：

「龍兒，這可是項叔叔隨身必帶的一柄好刀，平常他愛逾生命從不示人，更不會輕易的送

人，能送給你算是你的造化，還不趕快謝謝人家！」

她有意討好龍兒，接過那柄小刀送進龍兒手裡。

龍兒略略瞄了那柄刀一眼，道：

「是一柄好刀，可惜它要沾血了！」

那婦人一怔道：

「殺人，殺誰？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一個仇人……」

白衣婦人大震，道：

「咱們那有仇人，龍兒，你說的是誰？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是他……」

他回頭瞪着項莊，目中散射着一股可怕的怒火。

白衣婦人大驚道：

「你瘋了，他是項叔叔！」

點點頭，龍兒道：

「不錯，他是項叔叔，不過他却是殺爹的兇手，父仇不報枉爲人子，龍兒是人，自然有人的感情，如果我不能替爹報仇，我爹死也不會瞑目……」

項莊傻了，楞楞的望着這個可怕的孩子。

白衣婦人眼裡有淚，顫聲道：

「你這孩子，在你爹靈堂，我以爲你是演戲給神龍旅的兄弟看，想不到，你居然眞有這個念頭，龍兒，你不知道娘跟項叔叔……」

龍兒點頭道：

「我知道，娘已是項叔叔的人了，娘，孩兒今日救項莊是爲了對妳盡孝道，孩兒知道娘喜歡項莊，如果讓神龍旅祭血，娘一定會傷心死了，龍兒不願看見娘日後痛苦，可是爹的仇人不能不報，所以孩兒許了願，沒殺東魔之前，決不會傷害項莊，但，東魔死，項莊必死，也許三年，也許五年，妳和項莊最好能盼東魔多活幾年，否則，龍兒也顧不了那麼多了。」

這番話出自龍兒嘴裡，不但他娘震駭了，連項莊也顫悚了，在他們眼裡龍兒不過是個孩子，但他話語中，他不但成熟了，更比老江湖還可怕，恩是恩，怨是怨，分的很清楚，他說的堅定，不容懷疑，像顆顆巨石投落深井一樣，鏘然聲中，墜進每個人心中……。

龍兒說完話，揮舞着那柄翠玉刀走得遠遠的，他似乎不想和他娘說話，更不願再見項莊！

白衣婦人怔怔的望着龍兒的背影，怔怔的道：

「這孩子個性倔，怎麼辦？」

項莊嘿嘿一笑道：

「妳担什麼心，我會殺了他……」

白衣婦人全身一震，顫聲道：

「胡說，他是我兒子。」

項莊冷冷地道：

「也是我兒子。」

白衣婦人怒聲道：

「既然你也知道他是你兒子，你還要殺他！」

項莊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們要想生活的愉快只有除掉他，他早已認定老疤是他爹，說破了嘴他也不會改變主意，老婆，一念之仁會禍患終生，我不能再念這份情了。」

白衣婦人顫聲道：

「我現在終於明白老疤爲什麼不認這個孩子了，爲什麼懷疑我不貞了，項莊，你和老疤交過手，他練的是什麼功？」

項莊一怔道：

「玄陰功。」

白衣婦人一拍手道：

「這就對了，玄陰功屬陰，源自北少林，這種功夫尋常人不願練，因爲練後會不能生育，老疤五十多歲和我在一起，他當然明白自己會不會有後，怪不得我告訴他有喜之後，他不但不高興居然出手修理我，天哪，我怎麼今天才想通這個道理！」

她扼腕頓足，頗爲自己的愚蠢而後悔。

項莊冷笑道：

「老疤死都死了，還有什麼好後悔的，妳既然叛夫背着老疤和我私通，所有後果早在意料中，現在什麼都別想了，殺了龍兒永絕後患！」

白衣婦人苦澀的道：

「虎不食子，天下那有……」

項莊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別忘了我是惡人城的主，殺人毀屍只是小事一樁，孩子死了可以再生，望着他會殺了我，現在很簡單，妳選擇我？還是他？由妳自己決定！」

白衣婦人張大了眼睛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下面的話還是沒說出來，遠處，一個灰淡的身影已悄悄而至，眨眼間已到了他兩的跟前，項莊望着這個灰袍老人一呆，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灰袍老人嘿嘿地道：

「不錯，是我，你不會想到吧。」

項莊立刻吼道：

「東魔，我差點被你害死，你居然還敢來見我，要不是我命大，神龍旅這一刻早宰了我……」

白衣婦人冷冷地道：

「他就是東魔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——第二冊完——

——請看第三冊——

還珠樓主 著

李壽民武俠小說專輯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長眉眞人傳	二	320
					2	金頂掖神誌	三	480
					3	蜀江幻異錄	三	480
					4	巴蜀俠踪	三	480
					5	聶殷風雲傳	三	480
					6	續聶殷風雲傳	三	480
					7	大江千壽記	三	480
					8	續大江千壽記	三	480
					9	熾媚七矮	二	320
					10	青城俠隱錄	三	480
					11	苗疆異女奇幻傳	三	480
					12	虎猿俠道	三	480
					13	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					14	續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					15	洞湖俠隱	三	480
					16	雲海爭奇記	三	480
					17	兵雲峽	四	640
					18	大俠狄龍子	三	480
					19	續大俠狄龍子	二	320
					20	黑媽媽	二	320
					21	龍山四友	二	320
					22	蜀閩異人傳	三	480
					23	邊塞英雄譜	二	320
					24	冷魂谷	二	320
					25	黑孩兒	二	320
					26	北海屠龍記	二	320
					27	征輪俠影	二	320
					28	武當異人傳	二	320
					29	長眉眞人傳	二	320
					30	蜃荒俠隱	四	640
					31	蜀山劍俠新傳	三	480
					32	青門十四俠	三	480
					33	虎爪山王	一	160
					34	俠丐木韋者	一	160
					35	大漠英雄	四	640
					36	岳飛傳	一	200
					37			
					38			
					39			
					40			
					41			
					42			
					43			
					44			
					45			

李壽民 著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費蒙著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大小姐與流氓	二	240
					2	功夫新娘	二	180
					3	101女兒手	二	220
					4	賭命記	二	240
					5	禁海之孤	一	140
					6	人在江湖	二	220
					7	浪人傳	一	140
					8	貓眼女娘	二	260
					9	紫色夜叉	二	260
					10	偵察者七號	一	130
					11	萬里擒兇	一	130
					12	紫麒香	二	260
					13	魔鬼新娘	二	260
					14	魔鬼玩偶	一	150
					15	麒香煞手	二	200
					16	迷魂者	二	200
					17	弄頭情癡	一	120
					18	罪愚	一	120
					19	恐怖美人	二	220
					20	再見駱駝	二	220
					21	江湖無道	一	140
					22	十二煞星	一	140
					23	尋兇記	一	120
					24	七忍武館	一	120
					25	鴨蛋公主	一	120
					26	黑龍別墅	一	140
					27	潛水俱樂部	一	120
					28	金孔雀	一	120
					29	假鈔案	一	120
					30	女吾薩	一	120
					31	好頭王五	一	120
					32			
					33			
					34			
					35			
					36			
					37			
					38			
					39			
					40			
					41			
					42			
					43			
					44			
					45			

武兒爺

著　　者：柳　殘　陽
出 版 者：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負 責 人：沈　耀　榮
發 行 人：張　銘　森
發 行 所：合　成　書　局
總 經 銷：合成書局門市部
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 83 巷 27 號
電話：(2) 5417597
郵政劃撥帳號：第 0110066-2 號（合成書局收）
印　刷　廠：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 33 巷 1 號
電話：9722754
美州加拿大總經銷：泛　亞　書　局
PAN ASIAN PUBLICATIONS
69 Blue Eagle Trail
Agincourt, Ontario MIV IK6
TELEPHONE(416)292-7544
CANADA
定　　價：新台幣：160元
美　金：7元2角
港　幣：　元
中華民國 79 年　元 月初版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譯作權不可翻印
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
準局註册，不可仿用。註册號碼 .34032-.261954_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
郵購八折優待　郵票通用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金黃色牡丹	一	100
					2	外遇	一	100
					3	舞男	一	100
					4	愛的洗禮	一	100
					5	三點皇后	一	100
					6	彩男（上）		100
					7	彩男（下）		100
					8	在室男	一	100
					9	夜蝶	一	100
					10	賭道情郎	一	100
					11	神女淚痕	一	100
					12	浮	一	100
					13	女阱	一	100
					14	迷	一	100
					15	假戲眞做	一	100
					16	星媽	一	100
					17	家有菲傭	一	100
					18	午夜情	一	100
					19	愛與恨	一	100
					20	舞劍	一	100
					21	艾歌	一	100
					22	紅屋	一	100
					23	雅男	一	100
					24	小妖	一	100
					25	遊戲	一	100
					26	小歌手	一	100
					27	百花劫	一	100
					28	騷女	一	100
					29	誰來晚餐	一	100

東方英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血路	三	480
					2	霹靂明珠	三	480
					3	竹劍飛鷹	三	480
					4	烈日飛霜	三	480
					5	道與與魔	三	480
					6	熱血江湖	三	480
					7	武林潮	三	480
					8	河漢三霸	三	480
					9	殿俠傳	三	480
					10	冠種凡胎	三	48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東方玉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	東方玉武俠小說專區		
					1	沈香谷	三	480
					2	續沈香令	二	320
					3	飛龍引	三	480
					4	風雲七劍	四	640
					5	霧中劍影	一	160
					6	翠蓮曲	二	320
					7	紅綠俠侶	三	480
					8	神劍金戈	三	480
					9	雪劍劫	三	480
					10	雙玉、紅	三	480
					11	北山飛龍	三	480
						秦紅武俠小說專區		
					1	一劍染紅長白雪	一	160
					2	武林大奇案	一	160
					3	俠缽	一	160
					4	劍舞	一	160
					5	巫山雙蝶	二	320
					6	大俠追凶手	二	320
					7	一劍照紅顏	二	320
					8	俠骨奇情	二	320

曹若冰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仁心香生	三	480
					2	金劍寒梅	二	320
					3	魔中俠	三	480
					4	天涯雙燕	二	320
					5	青衫遊龍	四	640